



天台宗要典彙編（一）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天台宗要典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錄

大乘止觀法門.....	1
南嶽大乘止觀序.....	1
南嶽禪師止觀序.....	2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一.....	3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二.....	16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三.....	31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四.....	45
法華經安樂行義.....	58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	71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上.....	71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下.....	86
四念處觀.....	86
坐禪修覺意.....	106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108
禪宗永嘉集.....	124
禪宗永嘉集序.....	124
慕道志儀第一.....	126
戒憍奢意第二.....	126
淨修三業第三.....	127
奢摩他頌第四.....	130
毘婆舍那頌第五.....	134
優畢叉頌第六.....	135
三乘漸次第七.....	137
事理不二第八.....	141
勸友人書第九.....	143
發願文第十.....	145
永嘉禪宗集註.....	148
永嘉禪宗集註序.....	148
永嘉禪宗集註卷上.....	151
永嘉禪宗集註卷下.....	194

大乘止觀法門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 No. 1924 《大乘止觀法門》

南嶽大乘止觀序

兩浙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大夫行尚書
度支員外郎護軍借紫朱頔撰

鶴林示滅而來賢聖應世者非一。咸以六度萬行通達大智。安住於法界拔濟於群迷。金文寶軸具載於諸法之藏。若夫空一切法證一切性。不於三界現其身。意達正覺之真源顯毘盧之實相。則見乎南嶽大師之止觀也。大師靈山佛會之聖眾三世化緣。於衡岫密承佛旨親聽法音。總馬鳴龍樹之心要。具菩提涅槃之了義。故著止觀上下二論遣真妄於一念。明體相之無迹。空拳舒手無物可見。則止觀之理自是而顯。寂照其門由是而入。為出世之宗本作佛種之導師。不歷僧祇直超聖位。嗟夫斯教雖大顯示啟來者。而人世未之普見流于海外。逮五百年咸平中日本國僧寂照以斯教航海而來復歸。聖朝天禧四年夏四月靈隱山天竺教主遵式將示。生生之佛種咸成上上之勝緣。乃俾刻其文又復以序為請。重念如意稱珠已還。合浦虛室生白坐見法身。顧鑽仰之未至抑稱讚之無取。但願一切信心見者能修。修者能證。對諸境而不動。於諸法而無染。一受不退一得永得。盡未來際常與南嶽大師俱生行如來事焉。

南嶽禪師止觀序

天竺寺沙門遵式述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祇分而不分祇一而不一耳。體德無改疆名為萬法之性。體德無住疆名為萬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舉體明靜之所為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疆照照生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捏目空華豈是他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為心。隨緣不變名之為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即明而為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為靜。於是聖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即動而靜即昏而明。昏動既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為圓頓是為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為示物旨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伊三點如天三日。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為不思議三德是為大般涅槃也。嗚呼此法自鶴林韜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鳴授龍樹。樹以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淮河慧文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即復于性獲六根清淨位隣乎聖。斯止觀之用驗矣。我大師惜之無聞後代。從大悲心出此數萬言。目為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要。分為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焉。俾我安安不遷而運到清涼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于海外道將復

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汎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頔冠首序。出俸錢模板廣而行之。大矣哉斯法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素影圓暉終環回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晦耳。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一

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行者若欲修之。當於下止觀體狀文中學。若有所疑不決。然後遍讀當有斷疑之處也。又此所明悉依經論。其中多有經文論偈。不得不淨御之。恐招無敬之罪)。

有人問沙門曰。夫稟性斯質託修異焉。但匠有殊彫故器成不一。吾聞大德洞於究竟之理。鑑於玄廓之宗。故以策修冀聞正法爾。沙門曰。余雖幼染緇風少餐道味。但下愚難改行理無沾。今辱子之所問莫知何說也。外人曰。唯然大德願無憚勞為說大乘行法。謹即奉持不敢遺忘。沙門曰。善哉佛子乃能發是無上之心。樂聞大乘行法。汝今即時已超二乘境界。況欲聞而行乎。然雖發是勝心要藉行成其德。但行法萬差入道非一。今且依經論為子略說大乘止觀二門。依此法故速能成汝之所願也。外人曰。善哉願說充滿我意。亦使餘人展轉利益。則是傳燈不絕為報佛恩。沙門曰。諦聽善攝為汝說之。所言止者。謂知一切諸法從本已來性自非有不生不滅。但以虛妄因緣故非有而有。然彼有法有即非有。唯是一心體無分別。作是觀者。能令妄念不流。故名為止。所言觀者。雖知本不生今不滅。而以心性緣起不無虛妄世用。猶如幻夢

非有而有。故名為觀。外人曰。余解昧識微聞斯未能即悟。願以方便更為開示。沙門曰。然更當為汝廣作分別。亦令未聞尋之取悟也。就廣分別止觀門中作五番建立。一明止觀依止。二明止觀境界。三明止觀體狀。四明止觀斷得。五明止觀作用。就第一依止中復作三門分別。一明何所依止。二明何故依止。三明以何依止。初明何所依止者。謂依止一心以修止觀也。就中復有三種差別。一出眾名。二釋名義。三辨體狀。初出眾名者。此心即是自性清淨心。又名真如。亦名佛性。復名法身。又稱如來藏。亦號法界。復名法性。如是等名無量無邊。故言眾名。次辨釋名義。問曰。云何名為自性清淨心耶。答曰。此心無始以來雖為無明染法所覆。而性清淨無改。故名為淨。何以故。無明染法。本來與心相離故。云何為離。謂以無明體是無法有即非有以非有故。無可與心相應。故言離也既無無明染法與之相應。故名性淨。中實本覺故名為心。故言自性清淨心也。問曰。云何名為真如。答曰。一切諸法依此心有以心為體。望於諸法法悉虛妄有即非有。對此虛偽法。故目之為真。又復諸法雖實非有。但以虛妄因緣而有生滅之相。然彼虛法生時此心不生。諸法滅時此心不滅。不生故不增不滅故不減。以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故名之為真。三世諸佛及以眾生。同以此一淨心為體。凡聖諸法自有差別異相。而此真心無異無相。故名之為如。又真如者。以一切法真實如是唯是一心。故名此一心以為真如。若心外有法者。即非真實亦不如是。即為偽異相也。是故起信論言。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此義故自性清淨心復名真如也。問曰。云何復名此心以為佛性。答曰。佛名為覺性名為心。以此淨心之體非是不覺。故說為覺

心也。問曰。云何知此真心非是不覺。答曰。不覺即是無明住地。若此淨心是無明者眾生成佛。無明滅時應無真心。何以故。以心是無明故。既是無明自滅淨心自在。故知淨心非是不覺。又復不覺滅故方證淨心。將知心非不覺也。問曰。何不以自體是覺。名之為覺。而以非不覺故說為覺耶。答曰。心體平等非覺非不覺。但為明如如佛故擬對說為覺也。是故經言。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離此即偏就心體平等說也。若就心體法界用義以明覺者。此心體具三種大智。所謂無師智。自然智。無礙智。是覺心體本具此三智性。故以此心為覺性也。是故須知同異之義。云何同。謂心體平等即是智覺。智覺即是心體平等。故言同也。復云何異。謂本覺之義是用。在凡名佛性。亦名三種智性。出障名智慧佛也。心體平等之義是體。故凡聖無二唯名如如佛也。是故言異應如是知。問曰。智慧佛者。為能覺淨心。故名為佛。為淨心自覺。故名為佛。答曰。具有二義。一者覺於淨心。二者淨心自覺。雖言二義體無別也。此義云何。謂一切諸佛本在凡時。心依熏變不覺自動顯現虛狀。虛狀者。即是凡夫五陰及以六塵。亦名似識似色似塵也。似識者。即六七識也。由此似識念念起時。即不了知似色等法。但是心作虛相無實以不了故。妄執虛相以為實事。妄執之時即還熏淨心也。然似識不了之義。即是果時無明。亦名迷境無明。是故經言。於緣中癡故似識妄執之義。即是妄想所執之境即成妄境界也。以果時無明熏心故。令心不覺。即是子時無明亦名住地無明也。妄想熏心故令心變動。即是業識。妄境熏心故令心成似塵種子。似識熏心故令心成似識種子。此似塵似識二種種子。總名為虛狀種子也。然此果時無明等雖云各別熏起一法。要俱時和合故能熏也。何以

故。以不相離相藉有故。若無似識即無果時無明。若無無明即無妄想。若無妄想即不成妄境。是故四種俱時和合方能現於虛狀之果。何以故。以不相離故。又復虛狀種子依彼子時無明住故。又復虛狀種子不能獨現果故。若無子時無明即無業識。若無業識即虛狀種子不能顯現成果。亦即自體不立。是故和合方現虛狀果也。是故虛狀果中還具似識似塵虛妄無明妄執。由此義故略而說之云不覺。故動顯現虛狀也。如是果子相生無始流轉名為眾生。後遇善友為說諸法皆一心作似有無。實聞此法已隨順修行。漸知諸法皆從心作唯虛無實。若此解成時是果時無明滅也。無明滅故不執虛狀為實。即是妄想及妄境滅也。爾時意識轉名無塵智。以知無實塵故。雖然知境虛故說果時無明滅。猶見虛相之有。有即非有本性不生今即不滅。唯是一心以不知此理。故亦名子時無明。亦名迷理無明。但細於前迷事無明也。以彼麤滅故說果時無明滅也。又不執虛狀為實。故說妄想滅。猶見有虛相謂有異心。此執亦是妄想。亦名虛相。但細於前以彼麤滅故言妄想滅也。又此虛境以有細無明妄想所執故。似與心異相相不一即是妄境。但細於前以其細故名為虛境。又彼麤相實執滅故說妄境滅也。以此論之非直果時迷事無明滅息。無明住地亦少分除也。若不分分漸除者。果時無明不得分分漸滅。但相微難彰。是故不說住地分滅也。今且約迷事無明滅後。以說住地漸滅。因由即知一念發修已來亦能漸滅也。此義云何。謂以二義因緣故。住地無明業識等漸已微薄。二義者何。一者知境虛智熏心。故令舊無明住地習氣及業識等漸除也。何以故。智是明。法性能治無明故。二者細無明虛執及虛境熏心故。雖更起無明住地等。即復輕弱不同前迷境等所熏起者。何以故。以能熏微細故。所起不覺亦即薄也。以此義故。住地無明業

識等漸已損滅也。如迷事無明滅後既有此義。應知一念創始發修之時無明住地即分滅也。以其分分滅故。所起智慧分分增明。故得果時迷事無明滅也。自迷事無明滅後業識及住地無明漸薄。故所起虛狀果報亦轉輕妙不同前也。以是義故。似識轉轉明利。似色等法復不令意識生迷。以內識生外色塵等俱細利故。無塵之智倍明。無明妄想極薄還復熏心。復令住地無明業識習氣漸欲向盡所現。無塵之智為倍明。了如是念念轉轉熏習故。無明住地垂盡所起。無塵之智即能知彼虛狀果報體性非有本自。不生今即無滅。唯是一心體無分別。以唯心外無法故。此智即是金剛無礙智也。此智成已即復熏心。心為明智熏故。即一念無明習氣於此即滅無明盡。故業識染法種子習氣即亦隨壞。是故經言。其地壞者彼亦隨壞。即其義也。種子習氣壞。故虛狀永泯。虛狀泯故心體寂照。名為體證真如。何以故。以無異法為能證故。即是寂照無能證所證之別。名為無分別智。何以故。以此智外無別有真如可分別故。此即是心顯成智。智是心用。心是智體。體用一法自性無二。故名自性體證也。如似水靜內照照潤義殊而常湛一。何以故。照潤潤照故。心亦如是。寂照義分而體融無二。何以故。照寂寂照故。照寂順體寂照順用。照自體名為覺。於淨心體自照即名為淨心。自覺故言二義一體。此即以無分別智為覺也。淨心從本已來具此。智性不增不減。故以淨心為佛性也。此就智慧佛以明淨心為佛性。又此淨心自體具足福德之性及巧用之性。復為淨業所熏出生報應二佛。故以此心為佛性也。又復不覺滅故以心為覺。動義息故說心不動。虛相泯故言心無相。然此心體非覺非不覺。非動非不動。非相非無相。雖然以不覺滅故說心為覺。亦無所妨也。此就對治出障心體以論於覺。不據智用為覺。又復淨心本無不覺。

說心為本覺本無動變說心為本寂。本無虛相說心本平等。然其心體非覺非不覺。非動非不動。非相非無相。雖然以本無不覺故。說為本覺。亦無所失也。此就凡聖不二。以明心體為如如佛。不論心體本具性覺之用也。問曰。若就本無不覺名為覺者。凡夫即是佛何用修道為。答曰。若就心體平等。即無修與不修成與不成。亦無覺與不覺。但為明如如佛故擬對說為覺也。又復若據心體平等。亦無眾生諸佛與此心體有異。故經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然復心性緣起法界。法門法爾不壞。故常平等常差別。常平等故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常差別故流轉五道說名眾生。反流盡源說名為佛。以有此平等義故。無佛無眾生。為此緣起差別義故。眾生須修道。問曰。云何得知心體本無不覺。答曰。若心體本有不覺者。聖人證淨心時應更不覺。凡夫未證得應為覺。既見證者無有不覺。未證者不名為覺。故定知心體本無不覺。問曰。聖人滅不覺。故得自證淨心。若無不覺。云何言滅。又若無不覺即無眾生。答曰。前已具釋。心體平等無凡無聖。故說本無不覺。不無心性緣起。故有滅有證有凡有聖。又復緣起之有。有即非有。故言本無不覺。今亦無不覺。然非不有。故言有滅有證有凡有聖。但證以順用入體即無不覺。故得驗知心體本無不覺。但凡是違用一體謂異。是故不得證知平等之體也。問曰。心顯成智者為無明塵。故自然是智為更別有因緣。答曰。此心在染之時。本具福智二種之性不少一。法與佛無異。但為無明染法所覆。故不得顯用。後得福智二種淨業所熏。故染法都盡。然此淨業除染之時。即能顯彼二性。令成事用。所謂相好依報一切智等。智體自是真心性照之能智用由熏成也。問曰。心顯成智即以心為佛性。心起不覺亦應以心為無明性。答曰。若就法性之義論之。亦得為無明性

也。是故經言。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也。問曰。云何名此心以為法身。答曰。法以功能為義。身以依止為義。以此心體有隨染之用故。為一切染法之所熏習。即以此心隨染故。能攝持熏習之氣。復能依熏顯現染法。即此心性能持能現二種功能。及所持所現二種染法。皆依此一心而立。與心不一不異故名此心以為法身。此能持之功能與所持之氣和合。故名為子時阿梨耶識也。依熏現法之能與所現之相和合。故名為果報阿梨耶識。此二識體一用異也。然此阿梨耶中即有二分。一者染分。即是業與果報之相。二者淨分。即是心性及能熏淨法。名為淨分。以其染性即是淨性更無別法。故由此心性為彼業果染事所依。故說言生死依如來藏。即是法身藏也。又此心體雖為無量染法所覆。即復具足過恒河沙數無漏性功德法。為無量淨業所熏。故此等淨性即能攝持熏習之氣。復能依熏顯現諸淨功德之用。即此恒沙性淨功德。及能持能現二種功能。并所持所現二種淨用。皆依此一心而立。與心不一不異。故名此心為法身也。問曰。云何復名此心為如來藏。答曰有三義。一者能藏名藏。二者所藏名藏。三者能生名藏。所言能藏者。復有二種。一者如來果德法身。二者眾生性德淨心。並能包含染淨二性及染淨二事無所妨礙。故言能藏名藏。藏體平等名之為如。平等緣起目之為來。此即是能藏名如來藏也第二所藏名藏者。即此真心而為無明轂藏所覆藏。故名為所藏也。藏體無異無相名之為如。體備染淨二用目之為來。故言所藏名藏也。第三能生名藏者。如女胎藏能生於子。此心亦爾。體具染淨二性之用。故依染淨二種熏力。能生世間出世間法也。是故經云。如來藏者。是善不善因。又復經言。心性是一。云何能生種種果報。又復經言。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而生也。故染淨平等名

之為如。能生染淨目之為來。故言能生名如來藏也。問曰。云何復名淨心以為法界。答曰。法者法爾故。界者性別故。以此心體法爾具足一切諸法。故言法界。問曰。云何名此淨心以為法性。答曰。法者一切法。性者體別義。以此淨心有差別之性故。能與諸法作體也。又性者體實不改義。以一切法皆以此心為體。諸法之相自有生滅。故名虛妄。此心真實不改不滅。故名法性也。其餘實際實相等無量名字不可具釋。上來釋名義竟。次出體狀。所言體狀者。就中復有三種差別。一舉離相以明淨心。二舉不一不異以論法性。三舉二種如來藏以辨真如。雖復三種差別。總唯辨此淨心體狀也。第一明離相者。此心即是第一義諦真如心也。自性圓融體備大用。但是自覺聖智所知。非情量之能測也。故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以名名。不可以相相。何以故。心體離名相故。體既離名即不可設名以談其體。心既絕相即不可約相以辨其心。是以今欲論其體狀實亦難哉。唯可說其所離之相。反相滅相而自契焉。所謂此心從本已來。離一切相平等寂滅。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亦有相非。亦無相。非去來今。非上中下。非彼非此。非靜非亂非染非淨。非常非斷。非明非暗。非一非異等。一切四句法總說。乃至非一切可說可念等法。亦非不可說不可念法。何以故。以不可說不可念對可說可念。生非自體法故。即非淨心是故但知所有可說可念。不可說不可念等法。悉非淨心。但是淨心所現虛相。然此虛相各無自實有即非有。非有之相亦無可取。何以故。有本不有故。若有本不有。何有非有相耶。是故當知。淨心之體不可以緣慮所知。不可以言說所及。何以故。以淨心之外無一法故。若心外無法。更有誰能緣能說此心耶。是以應知。所有能緣能說者。但是虛妄不實。故有考實無也。能緣

既不實故所緣何得是實耶。能緣所緣皆悉不實故。淨心既是實法是故不以緣慮所知也。譬如眼不自見以此眼外更有他眼。能見此眼。即有自他兩眼。心不如是。但是一如。如外無法。又復淨心不自分別。何有能分別取此心耶。而諸凡惑分別淨心者。即如癡人大張己眼還覓己眼。復謂種種相貌是己家眼竟。不知自家眼處也。是故應知。有能緣所緣者。但是己家淨心。為無始妄想所熏。故不能自知己性。即妄生分別。於己心外建立淨心之相。還以妄想取之以為淨心。考實言之。所取之相正是識相。實非淨心也。問曰。淨心之體。既不可分別。如諸眾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妄念分別體是淨心。但以分別不息說為背理。作此知己當觀一切諸法。一切緣念有即非有。故名隨順。久久修習若離分別。名為得入。即是離相體證真如也。此明第一離相以辨體狀竟。次明不一不異以辨體狀者。上來雖明淨心離一切分別心及境界之相。然此諸相復不異淨心。何以故。此心體雖復平等。而即本具染淨二用。復以無始無明妄想熏習力故。心體染用依熏顯現此等虛相無體唯是淨心。故言不異。又復不一。何以故。以淨心之體。雖具染淨二用。無二性差別之相。一味平等但依熏力所現虛相。差別不同。然此虛相。有生有滅。淨心之體常無生滅常恒不變故言不一。此明第二不一不異以辨體狀竟。次明第三二種如來藏以辨體狀者。初明空如來藏。何故名為空耶。以此心性雖復緣起建立生死涅槃違順等法。而復心體平等妙絕染淨之相。非直心體自性平等所起。染淨等法亦復性自非有。如以巾望兔。兔體是無。但加以幻力故似兔現。所現之兔。有即非有。心亦如是。但以染淨二業幻力所熏故。似染似淨二法現也。若以心望彼二法。法即非有。是故經言。流轉即生死。不轉是涅槃。生死及涅槃。二俱不

可得。又復經言。五陰如幻。乃至大般涅槃如幻。若有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彼如幻。又復經言。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離。此等經文皆據心體平等。以泯染淨二用。心性既寂。是故心體空淨以是因緣名此心體為空如來藏。非謂空無心體也。問曰。諸佛體證淨心可以心體平等。故佛亦用而常寂說為非有。眾生既未證理現有六道之殊云何無耶。答曰。真智真照。尚用即常寂說之為空。沉迷闇妄見。何得不有。有即非有。問曰。既言非有。何得有此迷妄。答曰。既得非有而妄見有。何為不得無迷。而橫起迷。空華之喻於此宜陳。問曰。諸餘染法可言非有。無明既是染因。云何無耶答曰。子果二種無明本無自體。唯以淨心為體。但由熏習因緣故有迷用。以心往攝用即非有。唯是一心。如似粟麥本無自體唯以微塵為體。但以種子因緣。故有粟麥之用。以塵往收用即非有。唯是微塵無明亦爾有即非有。問曰。既言熏習因緣故有迷用。應以能熏之法即作無明之體。何為而以淨心為體。答曰。能熏雖能熏他令起而即念念自滅。何得即作所起體耶。如似麥子但能生果。體自爛壞歸於微塵。豈得春時麥子即自秋時來果也。若得爾者劫初麥子。今仍應在過去。無明亦復如是。但能熏起後念無明。不得自體不滅。即作後念無明也。若得爾者無明即是常。法非念。念滅既非常故。即如燈焰前後相因而起。體唯淨心也。是故以心收彼有即非有。彼有非有。故名此淨心為空如來藏也。問曰。果時無明與妄想為一為異。子時無明與業識為一為異。答曰。不一不異。何以故。以淨心不覺故。動無不覺即不動。又復若無無明即無業識。又復動與不覺和合俱起不可分別。故子時無明與業識不異也。又不覺自是迷闇之義。過去果時無明所熏起故。即以彼果時無明為因

也。動者自是變異之義。由妄想所熏起故。即以彼妄想為因也。是故子時無明與業識不一。此是子時無明與業識不一不異也。果時無明與妄想不一不異者。無明自是不了知義。從子時無明生故。即以彼子時無明為因。妄想自是浪生分別之義。從業識起故。即以彼業識為因。是故無明妄想不一。復以意識不了境虛故。即妄生分別。若了知虛即不生妄執分別。又復若無無明即無妄想。若無妄想亦無無明。又復二法和合俱起不可分別。是故不異。此是果時無明與妄想不一不異也。以是義故。二種無明是體。業識妄想是用。二種無明自互為因果。業識與妄想亦互為因果。若子果無明互為因者。即是因緣也。妄想與業識互為因者。亦是因緣也。若子時無明起業識者。即是增上緣也。果時無明起妄想者。亦是增上緣也。上來明空如來藏竟。次明不空如來藏者。就中有二種差別。一明具染淨二法以明不空。二明藏體一異以釋實有。第一明染淨二法中。初明淨法。次明染法。初明淨法。中復有二種分別。一明具足無漏性功德法。二明具足出障淨法。第一具無漏性功德者。即此淨心雖平等一味體無差別。而復具有過恒沙數無漏性功德法。所謂自性有大智慧光明義故。真實識知義故。常樂我淨義故。如是等無量無邊性淨之法。唯是一心具有如起信論廣明也。淨心具有此性淨法。故名不空。第二具出障淨德者。即此淨心體具性淨功德。故能攝持淨業熏習之力由熏力故德用顯現。此義云何。以因地加行般若智業。熏於三種智性令起用顯現。即是如來果德三種大智慧也。復以因地五波羅蜜等一切種行。熏於相好之性令起用顯現。即是如來相好報也。然此果德之法雖有相別。而體是一心。心體具此德故名不空。不就其心體義明不空也。何以故。以心體平等非空不空故。問曰。能熏淨業。為從心起為心外別

有淨法以為能熏耶。答曰。能熏之法。悉是一心所作。此義云何。謂所聞教法。悉是諸佛菩薩心作。諸佛心。菩薩心。眾生心是一故。教法即不在心外也。復以此教熏心解性。性依教熏以起解用。故解復是心作也。以解熏心行性。性依解熏以起行用。故行復是心作也。以行熏心果性。性依行熏起於果德。故果復是一心作也。以此言之一心為教。乃至一心為果。更無異法也。以是義故心體在凡之時。本具解行果德之性。但未為諸佛真如用法所熏。故解等未顯用也。若本無解等之性者。設復熏之德用終不顯現也。如是真金本有器朴之性。乃至具有成器精妙之性。但未得椎鍛而加故器朴等用不現。後加以鉗椎朴器成器次第現也。若金本無朴器成器之性者。設使加以功力。朴用成用終難顯現。如似壓沙求油鑽冰覓火鍛冰為器鑄木為瓶。永不可成者以本無性故也。是故論言若眾生無佛性者。設使修道亦不成佛。以是義故淨心之體。本具因行果德性也。依此性故起因果之德。是故此德唯以一心為體。一心具此淨德。故以此心為不空如來藏也。次明具足染法者。就中復有二種差別。一明具足染性。二明具足染事。初明具足染性者。此心雖復平等離相。而復具足一切染法之性。能生生死能作生死。是故經云。心性是一。云何能生種種果報。即是能生生死。又復經言。即是法身流轉五道說名眾生。即是能作生死也。問曰。若心體本具染性者。即不可轉凡成聖。答曰。心體若唯具染性者。不可得轉凡成聖。既並具染淨二性。何為不得轉凡成聖耶。問曰。凡聖之用。既不得並起。染淨之性。何得雙有耶。答曰。一一眾生心體一一諸佛心體。本具二性。而無差別之相。一味平等古今不壞。但以染業熏染性故。即生死之相顯矣。淨業熏淨性故。即涅槃之用現矣。然此一一眾生心體依熏作生死時。而

不妨體有淨性之能。一一諸佛心體依熏作涅槃時。而不妨體有染性之用。以是義故。一一眾生一一諸佛。悉具染淨二性。法界法爾未曾不有。但依熏力起用先後。不俱是以染熏息。故稱曰轉凡。淨業起故說為成聖。然其心體二性實無成壞。是故就性說故染淨並具。依熏論故凡聖不俱。是以經言。清淨法中不見一法增。即是本具性淨非始有也。煩惱法中不見一法減。即是本具性染不可滅也。然依對治因緣清淨般若轉勝現前。即是淨業熏故成聖也。煩惱妄想盡在於此。即是染業息故轉凡也。問曰。染業無始本有何由可滅。淨業本無何由得起。答曰。得諸佛真如用義熏心故淨業得起。淨能除染故染業即滅。問曰。染淨二業皆依心性而起。還能熏心。既並依性起何得相除。答曰。染業雖依心性而起。而常違心。淨業亦依心性而起。常順心也。違有滅離之義故為淨除。順有相資之能故能除染。法界法爾有此相除之用。何足生疑。問曰。心體淨性能起淨業還能熏心淨性。心體染性能起染業。還能熏心染性。故乃可染業與淨性不相熏相生說為相違。染業與染性相生相熏應云相順。若相順者。即不可滅。若染業雖與染性相順。由與淨性相違故。得滅者。亦應淨業雖與淨性相順由與染性相違故。亦可得除。若二俱有違義故。雙有滅離之義。而得存淨除染。亦應二俱有順義故。並有相資之能。復得存染廢淨。答曰。我立不如是何為作此難。我言淨業順心故心體淨性即為順本。染業違心故心體染性即是違本。若偏論心體即違順平等。但順本起淨即順淨心不二之體。故有相資之能。違本起染便違真如平等之理。故有滅離之義也。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一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二

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問曰。違本起違末便違不二之體。即應並有滅離之義也。何故上言法界法爾具足二性不可破壞耶。答曰。違本雖起違末。但是理用故與順一味。即不可除。違末雖依違本。但是事用故即有別義是故可滅。以此義故二性不壞之義成也。問曰。我仍不解染用違心之義。願為說之。答曰。無明染法。實從心體染性而起。但以體闇故。不知自己及諸境界從心而起。亦不知淨心具足染淨二性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以不知如此道理。故名之為違。智慧淨法實從心體而起。以明利故能知己及諸法皆從心作。復知心體具足染淨二性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以如此稱理而知。故名之為順。如似窮子實從父生父實追念。但以癡故不知己從父生。復不知父意。雖在父舍不認其父。名之為違。復為父誘說經歷多年。乃知己從父生。復知父意。乃認家業受父教勅。名之為順。眾生亦爾。以無明故。不知己身及以諸法悉從心生。復遇諸佛方便教化。故隨順淨心能證真如也。問曰。既說無明染法。與心相違。云何得熏心耶。答曰。無明染法無別有體故不離淨心以不離心故。雖復相違而得相熏。如木出火炎炎違木體而上騰。以無別體不離木故還燒於木。後復不得聞斯譬喻便起燈爐之執也。此明心體具足染性名為不空也。次明心體具足染事者。即彼染性為染業熏。故成無明住地。及一切染法種子。依此種子現種種果報。此無明及與業果即是染事也。然此無明住地及以種子果報等。雖有相別顯現說之為事。而悉一心為體悉不在心外。以是義故復以此心為不空也。譬如明鏡所現色像無別有體。唯是一鏡而復不妨萬像區分不同。不同之狀皆在鏡

中顯現。故名不空鏡也。是以起信論言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不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以此驗之。具足世間染法。亦是不空如來藏也。上來明具足染淨二法。以明不空義竟。次明藏體一異以釋實有義。就中復有六種差別。一明圓融無礙法界法門。二明因果法身名別之義。三明真體在障出障之理。四明事用相攝之相。五明治感受報不同之義。六明共不共相識。第一明圓融無礙法界法門者。問曰。不空如來藏者。為一一眾生各有一如來藏。為一切眾生一切諸佛唯共一如來藏耶。答曰。一切眾生一切諸佛。唯共一如來藏也。問曰。所言藏體具包染淨者。為俱時具為始終具耶。答曰。所言如來藏具染淨者。有其二種。一者性染性淨。二者事染事淨。如上已明也。若據性染性淨即無始以來俱時具有。若據事染事淨即有二種差別。一者一一時中俱具染淨二事。二者始終方具染淨二事。此義云何。謂如來藏體具足一切眾生之性。各各差別不同。即是無差別之差別也。然此一一眾生性中。從本已來復具無量無邊之性。所謂六道四生。苦樂好醜。壽命形量。愚癡智慧等。一切世間染法。及三乘因果等。一切出世淨法。如是等無量差別法性。一一眾生性中。悉具不少也。以是義故如來之藏。從本已來俱時具有染淨二性。以具染性故能現一切眾生等染事。故以此藏為在障本住法身。亦名佛性復具淨性故。能現一切諸佛等淨德。故以此藏為出障法身。亦名性淨法身。亦名性淨涅槃也。然諸一一眾生。無始已來雖復各各具足染淨二性。但以造業不同故。熏種子性成種子用。亦即有別種子用別。故一時之中受報不同。所謂有成佛者。有成二乘果者。有入三塗者。有生天人中者。復於一一趣中無量差別不同。以此論之。如來藏心之內。俱時得具染

淨二事。如一時中一切時中亦復如是也。然此一一凡聖。雖於一時之中受報各別。但因緣之法無定故。一一凡聖無始以來具經諸趣無數迴返。後遇善友教修出離學三乘行及得道果。以此論之一一眾生始終乃具染淨二事。何以故。以一眾生受地獄身時無餘趣報。受天報時亦無餘趣報。受一一趣中一身時亦無餘身報。又受世間報時不得有出世果。受出世果時無世間報。以是義故。一眾生不得俱時具染淨二事。始終方具二事也。一切眾生亦如是。是故如來之藏有始終方具染淨二事之義也。問曰。如來之藏具如是等無量法性之時。為有差別為無差別。答曰。藏體平等實無差別。即是空如來藏。然此藏體復有不可思議用。故具足一切法性有其差別即是不空如來藏。此蓋無差別之差別也。此義云何。謂非如泥團具眾微塵也。何以故。泥團是假微塵是實。故一一微塵各有別質。但以和合成一團泥。此泥團即具多塵之別。如來之藏即不如是。何以故。以如來藏是真實法圓融無二故。是故如來之藏全體是一眾生一毛孔性。全體是一眾生一切毛孔性。如毛孔性。其餘一切所有世間一一法性亦復如是。如一眾生世間法性。一切眾生所有世間一一法性。一切諸佛所有出世間一一法性亦復如是。是如來藏全體也。是故舉一眾生一毛孔性。即攝一切眾生所有世間法性。及攝一切諸佛所有出世間法性。如舉一毛孔性即攝一切法性。舉其餘一切世間一一法性亦復如是。即攝一切法性如舉世間一一法性。即攝一切法性。舉一切出世間所有一一法性亦復如是。即攝一切法性。又復如舉一毛孔事。即攝一切世出世事。如舉一毛孔事即攝一切事。舉其餘世間出世間中一切所有隨一一事亦復如是。即攝一切世出世事。何以故。謂以一切世間出世間事。即以彼世間出世間性為體故。是故世間出世間性體融相攝。故世

間出世間事。亦即圓融相攝無礙也。是故經言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譬如明鏡體具一切像性各各差別不同。即是無差別之差別也。若此鏡體本無像性差別之義者。設有眾色來對像終不現。如彼熾火雖復明淨不能現像者。以其本無像性也。既見鏡能現像。定知本具像性。以是義故。此一明鏡於一時中。俱能現於一切淨穢等像。而復淨像不妨於穢。穢像不妨於淨。無障無礙淨穢用別。雖然有此像性像相之別。而復圓融不異。唯是一鏡。何以故。謂以此鏡全體是一毛孔像性故。全體是一切毛孔像性故。如毛孔像性。其餘一一微細像性一一龐大。像性一淨像性一穢。像性等亦復如是。是鏡全體也。是故若舉一毛孔像性。即攝其餘一切像性。如舉一毛孔像性。即攝一切像性。舉其餘一一像性亦復如是。即攝一切像性也。又若舉一毛孔像相即攝一切像相。如舉一毛孔像相即攝一切像相。舉其餘一一像相亦復如是。即攝一切像相。何以故。以一切像相即以彼像性為體故。是故一切像性體融相攝。故一切像相亦即相融相攝也。以是譬故。一切諸佛一切眾生。同一淨心如來之藏不相妨礙。即應可信。是故經言。譬如明淨鏡隨對面像現。各各不相知。業性亦如是。此義云何。謂明淨鏡者。即喻淨心體也。隨對者。即喻淨心體具一切法性。故能受一切熏習。隨其熏別現報不同也。面者。即喻染淨二業也。像現者。即喻心體染淨二性依熏力。故現染淨二報也。各各不相知者。即喻淨心與業果報各不相知也。業者。染淨二業合上面也。性者。即是真心染淨二性。合上明鏡具一切像性也。亦如是者。總結成此義也。又復長行問云。心性是一者。此據法性體融說為一也。云何能生種種果報者。謂不解無差別之差別。故言云何能生種種果報也。此修多羅中喻意。偏明心性能生世間果報。今即通明能生世出世果亦無所

妨也。是故論云。三者用大。能生世間出世間善惡因果。故以此義故。一切凡聖一心為體。決定不疑也。又復經言。一切諸佛法身。唯是一法身者。此即證知一切諸佛同一真心為體。以一切諸佛法身是一故。一切眾生及與諸佛即同一法身也。何以故。修多羅為證故。所證云何。謂即此法身流轉五道說名眾生。反流盡源說名為佛。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一切諸佛。唯共一清淨心。如來之藏平等法身也。此明第一圓融無礙法界法門竟。次明第二因果法身名別之義。問曰。既言法身唯一。何故上言眾生本住法身。及云諸佛法身耶。答曰。此有二義。一者以事約體說此二名。二者約事辨性以性約體說此二名。所言以事約體說二法身名者。然法身雖一。但所現之相凡聖不同。故以事約體說言諸佛法身眾生法身之異。然其心體平等實無殊二也。若復以此無二之體。收彼所現之事者。彼事亦即平等凡聖一味也。譬如一明鏡能現一切色像。若以像約鏡。即云人像體鏡。馬像體鏡。即有眾鏡之名。若廢像論鏡其唯一焉。若復以此無二之鏡體。收彼人馬之異像者。人馬之像亦即同體無二也。淨心如鏡凡聖如像。類此可知。以是義故常同常別。法界法門以常同故。論云。平等真法界佛不度眾生。以常別故。經云。而常修淨土教化諸眾生。此明約事辨體也。所言約事辨性以性約體說有凡聖法身之異名者。所謂以此真心能現淨德故。即知真心本具淨性也。復以真心能現染事故。即知真心本具染性也。以本具染性故。說名眾生法身。以本具淨性故。說名諸佛法身。以此義故。有凡聖法身之異名。若廢二性之能以論心體者。即非染非淨。非聖非凡。非一非異。非靜非亂。圓融平等不可名目。但以無異相故。稱之為一。復是諸法之實。故名為心。復為一切法所依止。故名平等法身。依此平等法身有染淨性。故得論

凡聖法身之異。然實無別有體。為凡聖二種法身也。是故道一切凡聖同一法身亦無所妨。何以故。以依平等義故。道一一凡一一聖各別法身亦無所失。何以故。以依性別義故。問曰。如來之藏體具染淨二性者。為是習以成性。為是不改之性耶。答曰。此是理體用不改之性。非習成之性也。故云。佛性大王非造作法。焉可習成也。佛性即是淨性既不可造作。故染性與彼同體。是法界法爾亦不可習成。問曰。若如來藏體具染性能生生死者。應言佛性之中有眾生。不應言眾生身中有佛性。答曰。若言如來藏體具染性能生生死者。此明法性能生諸法之義。若言眾生身中有佛性者。此明體為相隱之語。如說一切色法依空而起悉在空內。復言一切色中悉有虛空。空喻真性。色喻眾生。類此可知。以是義故。如來藏性能生生死。眾生身中悉有佛性義不相妨。問曰。真如出障既名性淨涅槃。真如在障應名性染生死。何得稱為佛性耶。答曰。在纏之實雖體具染性。故能建生死之用。而即體具淨性故。畢竟有出障之能。故稱佛性。若據真體具足染淨二性之義者。莫問在障出障。俱得稱為性淨涅槃。並合名性染生死。但名涉事染化儀有濫。是故在障出障俱匿性染之義也。又復事染生死唯多熱惱。事淨涅槃偏足清涼。是以單彰性淨涅槃。為欲起彼事淨之泥洹。便隱性染輪迴。冀得廢斯事染之生死。若孤題性染惑者。便則無羨於真源。故偏導清升愚子遂乃有欣於實際。是故在障出障法身俱隱性染之名。有垢無垢真如並彰性淨之號。此明第二因果法身名別之義竟。次明第三在障出障之義。問曰。既言真如法身平等無二。何得論在障出障有垢無垢之異耶。答曰。若論心體平等實無障與不障不論垢與不垢。若就染淨二性。亦復體融一味不相妨礙。但就染性依熏起故有障垢之名。此義云何。謂以染業熏於真心違性

故。性依熏力起種種染用。以此染用違隱真如順用之照性。故即說此違用之暗以為能障。亦名為垢。此之垢用不離真體故。所以即名真如心為在障法身。亦名為有垢真如。若以淨業熏於真心順性故。性依熏力起種種淨用。能除染用之垢。以此淨用順顯真心體照之明性。故即說此順用之照。以為圓覺大智。亦即名大淨波羅蜜。然此淨用不離真體故。所以即名真心為出障法身。亦名無垢真如。以是義故。若總據一切凡聖以論出障在障之義。即真如法身於一時中並具在障出障二用。若別據一一凡聖以論在障出障之義。即真如法身始終方具在障出障二事也。然此有垢無垢在障出障之別。但約於染淨之用說也。非是真心之體有此垢與不垢障與不障。問曰。違用既論為垢障。違性應說為礙染。答曰。具是障性垢性亦得名為性障性垢。此蓋平等之差別。圓融之能所。然即唯一真心。勿謂相礙不融也問曰。既言有平等之差別能所。亦應有自體在障出障耶。答曰。亦得有此義。謂據染性而說無一淨性而非染。即是自體為能障。自體為所障自體為在障。就淨性而論。無一染性而非淨。即是自體為能除。自體為所除。自體為出障。是故染以淨為體。淨以染為體。染是淨淨是染。一味平等無有差別之相。此是法界法門常同常別之義。不得聞言平等便謂無有差別。不得聞言差別便謂乖於平等也。此明第三在障出障之義竟。次明第四事用相攝之相。問曰。體性染淨既得如此圓融可解少分。但上言事法染淨。亦得無礙相攝。其相云何。答曰。若偏就分別妄執之事。即一向不融。若據心性緣起依持之用。即可得相攝。所謂一切眾生悉於一佛身中起業招報。一切諸佛復在一眾生毛孔中修行成道。此即凡聖多少以相攝。若十方世界內纖塵而不迕。三世時劫入促念而能容。此即長短大小相收。是故經云。一一塵中顯現

十方一切佛土。又云。三世一切劫解之即一念。即其事也。又復經言。過去是未來。未來是現在。此是三世以相攝。其餘淨穢好醜高下彼此。明暗一異靜亂有無等。一切對法及不對法。悉得相攝者。蓋由相無自實起必依心。心體既融相亦無礙也。問曰。我今一念即與三世等耶。所見一塵即共十方齊乎。答曰。非但一念與三世等。亦可一念即是三世時劫。非但一塵共十方齊。亦可一塵即是十方世界。何以故。以一切法唯一心故。是以別無自別。別是一心。心具眾用。一心是別。常同常異。法界法爾。問曰。此之相攝既理實不虛。故聖人即能以自攝他。以大為小。促長演短。合多離一。何故凡夫不得如此。答曰。凡聖理實同爾圓融。但聖人稱理施作。所以皆成。凡夫情執乖旨。是故不得。問曰。聖人得理便應不見別相。何得以彼小事以包納大法。答曰。若據第一義諦真如平等實無差別不妨。即寂緣起世諦不壞而有相別。問曰。若約真諦本無眾相。故不論攝與不攝。若據世諦彼此差別。故不可大小相收。答曰。若二諦。一向異體可如來難。今既以體作用名為世諦。用全是體名為真諦。寧不相攝。問曰。體用無二只可二諦相攝。何得世諦還攝世事。答曰。今云體用無二者。非如攬眾塵之別用成泥團之一體。但以世諦之中。一一事相即是真諦全體。故云體用無二。以是義故。若真諦攝世諦中一切事相得盡。即世諦中一一事相亦攝世諦中一切事相皆盡。如上已具明此道理竟。不須更致餘詰。問曰。若言世諦之中一一事相即是真諦全體者。此則真心遍一切處。與彼外道所計神我遍一切處義有何異耶。答曰。外道所計心外有法。大小遠近三世六道歷然是實。但以神我微妙廣大故。遍一切處猶如虛空。此即見有實事之相異神我。神我之相異實事也。設使即事計我我與事一。但彼執事為實彼

此不融。佛法之內即不如。是知一切法悉是心作。但以心性緣起不無相別。雖復相別其唯一心為體。以體為用故言實際無處不至。非謂心外有其實事。心遍在中名為至也。此事用相攝之義難知。我今方便令汝得解。汝用我語不。外人曰。善哉受教。沙門曰。汝當閉目憶想。身上一小毛孔即能見不。外人憶想一小毛孔已。報曰。我已了了見也。沙門曰。汝當閉目憶想。作一大城廣數十里即能見不。外人想作城已。報曰。我於心中了了見也。沙門曰。毛孔與城大小異不。外人曰異。沙門曰。向者毛孔與城但是心作不。外人曰是心作。沙門曰。汝心有小大耶。外人曰。心無形相焉可見有大小。沙門曰。汝想作毛孔時。為減小許心作。為全用一心作耶。外人曰。心無形段。焉可減小許用之。是故我全用一念想作毛孔也。沙門曰。汝想作大城時。為只用自家一心作。為更別得他人心神共作耶。外人曰。唯用自心作城。更無他人心也。沙門曰。然則一心全體唯作一小毛孔。復全體能作大城。心既是一無大小。故毛孔與城俱全用一心為體。當知毛孔與城體融平等也。以是義故。舉小收大無大而非小。舉大攝小無小而非大。無小而非大故大入小而大不減。無大而非小故小容大而小不增。是以小無異增。故芥子舊質不改。大無異減故須彌大相如故。此即據緣起之義也。若以心體平等之義。望彼即大小之相。本來非有不生不滅。唯一真心也。我今又問汝。汝嘗夢不。外人曰。我嘗有夢。沙門曰。汝曾夢見經歷十年五歲時節以不。外人曰。我實曾見歷涉多年。或經旬月時節。亦有晝夜。與覺無異。沙門曰。汝若覺已自知睡經幾時。外人曰。我既覺已借問。他人言。我睡始經食頃。沙門曰。奇哉於一食之頃。而見多年之事。以是義故據覺論夢。夢裏長時便則不實。據夢論覺。覺時食頃亦則為虛。若覺夢

據情論。即長短各論各謂為實。一向不融。若覺夢據理論。即長短相攝長時是短短時是長。而不妨長短相別。若以一心望彼。則長短俱無。本來平等一心也。正以心體平等非長非短故。心性所起長短之相即無長短之實。故得相攝。若此長時自有長體。短時自有短體。非是一心起作者。即不得長短相攝。又雖同一心為體。若長時則全用一心而作短時即減少許心作者。亦不得長短相攝。正以一心全體復作短時。全體復作長時故得相攝也。是故聖人依平等義故。即不見三世時節長短之相。依緣起義故即知短時長時體融相攝。又復聖人善知緣起之法。唯虛無實悉是心作。是心作故用心想彼七日以為一劫。但以一切法本來皆從心作故。一劫之相隨心即成。七日之相。隨心即謝。演短既爾。促長亦然。若凡夫之輩於此緣起法上妄執為實。是故不知長短相攝。亦不能演短促長也。此明第四事用相攝之相竟。次明第五治惑受報同異所由。問曰。如來之藏既具一切世法出世法。種子之性及果報性。若眾生修對治道熏彼對治種子性。分分成對治種子事用時。何故彼先所有惑染種子事即分分滅也。即能治所治種子皆依性起。即應不可一成一壞。答曰。法界法爾所治之法。為能治之所滅也。問曰。所治之事既為能治之事所滅者。所治之性亦應為能治之性所滅。答曰。不然。如上已說。事法有成有敗。故此生彼滅性義無始並具。又復體融無二。故不可一滅一存也。是故眾生未修治道之前。雙有能治所治之性。但所治染法之性依熏起用。能治淨法之性未有熏力。故無用也。若修治道之後。亦並具能治所治之性。但能治之性依熏力故。分分起。於淨用所治之性無所熏力被對治。故染用分分損滅。是故經言但治其病而不除法。法者法界法爾。即是能治所治之性。病即是所治之事。問曰。能治所治可爾。其未修對治

者。即無始已來具有一切故業種子。此種子中即應備有六道之業。又復一一眾生各各本具六道果報之性。何不依彼無始六道種子。令一眾生俱時受六道身耶。答曰。不得。何以故。以法界法爾故。但可具有無始六道種子在於心中。隨一道種子偏彊偏熟者。先受果報隨是一報之中。不妨自雜受苦樂之事。要不得令一眾生俱受六道之身。後若作菩薩自在用時。以悲願力故。用彼故業種子一時於六道中受無量身教化眾生也。問曰。據一眾生即以一心為體。心體之中實具六道果報之性。復有無始六道種子。而不得令一眾生一時之中俱受六道之報者。一切諸佛一切眾生亦同。以一心為體故。雖各自具六道果報之性及六道種子。亦應一切凡聖次第先後受報。不應一時之中有眾多凡聖。答曰。不由以一心為體故便不得受眾多身。亦不由以一心為體故要須一時受眾多身。但法界法爾。若總據一切凡聖。雖同一心為體即不妨一時俱有一切凡聖。若別據一眾生。雖亦一心為體即不得一時俱受六道報也。若如來藏中唯具先後受報之法。不具一時受報之法者。何名法界法門具一切法耶。問曰。上言據一眾生即以一心為體。心體雖具染淨二性。而淨事起時能除染事者。一切諸佛一切眾生既同。以一心為體。亦應由佛是淨事。故能治餘眾生染事。若爾者。一切眾生自然成佛。即不須自修因行。答曰。不由以一心為體故。染淨二事相除。亦不由以一心為體故。染淨二法不得相除。亦不由別心為體故。凡聖二事不得相除。但法界法爾。一切凡聖。雖同一心為體而不相滅若別據一眾生。雖亦一心為體。即染淨二事相除也如來之藏唯有染淨相除之法。無染淨不相除法者。何名法界法爾具一切法。問曰。向者兩番都言法界法爾。實自難信。如我意者所解。謂一一凡聖各自別有淨心為體。何以故。以各各一心為體故。

不得於一心中俱現多身。所以一一凡聖不俱受無量身。又復各各依心起用故。不妨俱時有眾多凡聖。此義即便。又復一一眾生各以別心為體故。一一心中不容染淨二法。是故能治之法熏心時自己惑滅。以與他人別心故。不妨他惑不滅此義亦便。何為辛苦堅成一切凡聖同一心耶。答曰。癡人若一切凡聖不同一真心為體者。即無共相平等法身。是故經言。由共相身。故一切諸佛畢竟不成佛也。汝言一一凡聖各各別心為體。故於一心中不得俱現多身。是故一眾生不俱受無量身者。如法華中所明無量分身釋迦俱現於世。亦應不得以一法身為體。若彼一切釋迦。唯以一心為法身者。汝云何言一心不得俱現多身耶。若一心既得俱現多身者。何為汝意欲使一一凡聖各別一心為體。故方得俱時有凡聖耶。又復經言。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若諸眾生法身不反流盡源。即是佛法身者。可言一切眾生在凡之時各各別有法身。既眾生法身即是諸佛法身。諸佛法身既只是一。何為一一凡聖各各別有真心為法身耶。又復善才童子自見遍十方佛前悉有己身。爾時豈有多心為體耶。又復一人夢中一時見無數人。豈可有無數心與彼夢裡諸人為體耶。又復菩薩以悲願力用故業受生之時。一念俱受無量種身。豈有多淨心為體耶。又復汝言一一凡聖各以一心為體。一心之中不得容於染淨二法。故所以能治之法熏心時。自己惑滅。以與他別心故不妨他惑不滅。此義為便者。一人初修治道時。此人惑染心悉應滅盡。何以故。以一心之內不容染淨二法故。若此人淨法熏心心中有淨法時。仍有染法者。此人應有二心。何以故。以他人與我別心故。我修智時他惑不滅。我今修智自惑亦復未滅。定如須有二心。若使此人唯有一心。而得俱有染淨二法者。汝云何言以一心之內不容染淨二法故。淨生染滅耶。是故諸大菩薩留隨眠惑

在於心中。復修福智淨法熏心而不相妨。又復隨眠之惑與對治之智。同時而不相礙。何為一心之內不得容染淨二法耶。以是義故。如來之藏一時具包一切凡聖。無所妨礙也。問曰。既引如此道理。得以一心為體。不妨一時有多凡聖者。何為一眾生不俱受六道報耶。又復修行之人一心之中。俱有解惑種子不相妨者。有何道理得以智斷惑耶。答曰。蠓蟲如上已言。法界法爾一心之中具有一切凡聖。法界法爾。一一凡聖。各各先後。隨自種子彊者受報。不得一人俱受六道之身。法界法爾一心之中。一時具有凡聖不相除滅。法界法爾一切凡聖雖同一心。不妨一一凡聖各自修智自斷其惑。法界法爾智慧分起能分除惑。智慧滿足除惑皆盡。不由一心之內不容染淨故斷惑也。法界法爾惑未盡時。解惑同體。不由別有心故雙有解惑。是故但知真心能與一切凡聖為體。心體具一切法性。如即時世間出世間事得成立者。皆由心性有此道理也。若無道理者終不可成。如外道修行不得解脫者。由不與心性解脫道理相應也。法界法爾行與心性相應。所作得成行。若不與心性相應。即所為不成就。此明第五治惑受報不同所由竟。次明第六共相不共相識。問曰。一切凡聖既唯一心為體。何為有相見者有不相見者。有同受用者有不同受用者。答曰。所言一切凡聖唯以一心為體者。此心就體相論之。有其二種。一者真如平等心此是體也。即是一切凡聖平等共相法身。二者阿梨耶識即是相也。就此阿梨耶識中復有二種。一者清淨分依他性。亦名清淨和合識。即是一切聖人體也。二者染濁分依他性。亦名染濁和合識。即是一切眾生體也。此二種依他性雖有用別。而體融一味。唯是一真如平等心也。以此二種依他性體同無二故。就中即合有二事別。一者共相識。二者不共相識。何故有耶。以真如體中具此共相識性不共相識

性故。一切凡聖造同業熏此共相性故。即成共相識也。若一一凡聖各各別造別業。熏此不共相性故。即成不共相識也。何者。所謂外諸法五塵器世界等。一切凡聖同受用者。是共相識相也。如一切眾生同修無量壽業者。皆悉熏於真心共相之性。性依熏起顯現淨土。故得凡聖同受用也。如淨土由共業成。其餘雜穢等土亦復如是。然此同用之土。唯是心相。故言共相識。又此同用之土雖一切凡聖共業所起。而不妨一一眾生一一聖人一身造業。即能獨感此土是故無量眾生餘處託生不廢此土。常存不缺。又雖一一凡聖皆有獨感此土之業。而不相妨唯是一土。是故無量眾生新生。而舊土之相。更無改增。唯除其時。一切眾生同業轉勝土即變異。同業轉惡土亦改變若不爾者即土常一定也。所言不共相者。謂一一凡聖內身別報是也。以一一凡聖造業不同熏於真心。真心不共之性。依熏所起顯現別報各各不同自他兩別也。然此不同之報唯是心相。故言不共相識。就共相中復有不共相識義。謂如餓鬼等與人同造共業。故同得器世界報。及遙見恒河。即是共相故。復以彼等別業尤重為障故。至彼河邊但見種種別事不得水飲。即是共中不共也。復據彼同類同造餓業。故同於恒河之上不得水飲。復是共相之義。於中復所見不同。或見流火。或見枯竭。或見膿血等無量差別。復是共中不共。若如是顯現之時。隨有同見同用者。即名為共相識。不同見聞不同受用者。即是共不共相識。隨義分別。一切眾生悉皆如是可知也。就不共相中復有共義。謂眷屬知識。乃至時顧問同處同語同知同解。或暫相見若怨若親。及與中人相識及不相識。乃至畜生天道互相見知者。皆由過去造相見知等業熏心共相性。故心緣熏力顯現。如此相見相知等事。即是不共相中共相義也。或有我知見他他不知見我者。即於我為共。於

他為不共。如是隨義分別可知。又如一人之身即是不共相識。復為八萬戶蟲聽依故。即此一身復與彼蟲為共相識。亦是不共中共相義也。以有此共相不共相道理故。一切凡聖雖同一心為體。而有相見不相見同受用不同受用也。是故靈山常曜而覩林樹潛輝。丈六金軀復見土灰眾色。蓮花妙剎反謂丘墟。莊嚴寶地倒言砂礫。斯等皆由共不共之致也。此明不空如來藏中藏體一異六種差別之義竟。上來總明止觀依止中何所依止訖。

大乘止觀法門第二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三

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次明何故依止。問曰。何故依止此心修止觀。答曰。以此心是一切法根本故。若法依本則難破壞。是故依止此心修止觀也。人若不依止此心修於止觀則不得成。何以故。以從本以來未有一法心外得建立故。又此心體本性具足寂用二義。為欲熏彼二義令顯現故。何以故。以其非熏不顯故。顯何所用。謂自利利他故。有如是因緣故。依此心修止觀也。問曰。何謂心體寂用二義。答曰。心體平等離一切相。即是寂義。體具違順二用。即是用義。是故修習止行即能除滅虛妄紛動。令此心體寂靜離相。即為自利。修習觀行令此心用顯現繁興。即為利他。問曰。修止觀者為除生死。若令顯現繁興此即轉增流浪。答曰。不然。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病在執情不在大用。是故熾然六道權現無間。即是違用顯現。而復畢竟清淨不為世染。智慧照明故相好圓備。身心安住勝妙境界。具足一切諸佛功德。即是順用顯現也。此明止觀依止中何故依止竟。次明以何依止。就中復有三門差別。一明以何依止體狀。二明破小乘人執。三明破大乘人執。初明以何依止體狀者。問曰。以何依止此心修止觀。答曰。以意識依止此心修行止觀也。此義云何謂以意識能知名義故。聞說一切諸法自性寂靜本來無相。但以虛妄因緣故有諸法。然虛妄法有即非有。唯一真心亦無別真相可取。聞此說已。方便修習知法本寂唯是一心。然此意識如此解時。念念熏於本識增益解性之力。解性增已更起意識。轉復明利知法如實久久熏心。故解性圓明照己體。本唯真寂意識即息。爾時本識轉成無分別智。亦名證智。以是因緣故。以意識依止真心修止行也。是故論言。

以依本覺故有不覺。依不覺故而有妄心。能知名義為說本覺。故得始覺即同本覺。如實不有始覺之異也。問曰。上來唯言淨心真心。今言本識意有何異答曰。本識阿梨耶識。和合識。種子識。果報識等。皆是一體異名。上共不共相中。已明真如與阿梨耶同異之義。今更為汝重說。謂真心是體。本識是相。六七等識是用。如似水為體。流為相。波為用。類此可知。是故論云。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說名阿梨耶識。即本識也。以與生死作本故名為本。是故論云。以種子時阿梨耶識與一切法作根本種子故。即其義也。又復經云。自性清淨心。復言。彼心為煩惱所染。此明真心。雖復體具淨性。而復體具染性故。而為煩惱所染。以此論之。明知就體偏據一性說為淨心。就相與染事和合說為本識。以是義故上來就體性以明。今就事相說。亦無所妨。問曰。熏本識時即熏真心以不。答曰。觸流之時即觸於水。是故向言增益解性者。即是益於真心性淨之力也。是故論云。阿梨耶識有二分。一者覺。二者不覺。覺即是淨心。不覺即是無明。此二和合說為本識。是故道淨心時更無別有阿梨耶。道阿梨耶時更無別有淨心。但以體相義別故。有此二名之異。問曰。云何以意識依止淨心修觀行。答曰。以意識知名義故。聞說真心之體。雖復寂靜而以熏習因緣故。性依熏起顯現世間出世間法。以聞此說故。雖由止行知一切法畢竟無相。而復即知性依熏起顯現諸法不無虛相。但諸凡惑無明覆意識。故不知諸法唯是心作。似有非有虛相無實。以不知故流轉生死。受種種苦。是故我當教彼知法如實。以是因緣即起慈悲。乃至具行四攝六度等行。如是觀時意識亦念念熏心。令成六度四攝慈悲等種子。復不令心識為止所沒。即是用義漸顯現也。以久久熏故真心作用之性。究竟圓興法界德備。三身攝化普門示現。以是因

緣以意識依止淨心修觀行也。次明破小乘人執。問曰。但以意識修習止觀豈不成耶。何故要須依止淨心答曰。意識無體。唯以淨心為體。是故要須依止。又復意識念念生滅前非其後。若不以淨心為依止者。雖修諸行無轉勝義。何以故。以其前念非後念故。如前人聞法後人未聞。後人若聞無勝前人之義。何以故。俱始一遍聞故。意識亦爾。前後兩異前雖曾聞隨念即滅。後若重聞亦不增勝。何以故。前後二念俱始一遍聞故。又復如似前人學得甲字後已命終。後人更學乙字。即唯解乙字不識甲字。何以故。前後人異故。意識亦爾。前滅後生不相逐及。是故不得所修增廣。若以淨心為體。意識念念引所思修熏淨心性。性依熏起以成種子。前念念滅後念起時。即與前念所修種子和合而起。是故更修彼法即勝於前一念。如是念念轉勝。是故所修成就若不久熏尚自種子力劣。便則廢失所修不成。何況全無依止。直莫前後相熏而得成就也。以是因緣唯用意識不假依止。無有是處。問曰。小乘法中不明有本識。何得所聞所思皆得成就。答曰。博地凡夫乃至聞教畜生等。有所修習得成者。尚由本識為體故成。何況二乘。但彼自不知此義非彼不假淨心也。問曰。不聞教畜生。豈無淨心為體。答曰。造作癡業尤重。熏心起報亦即極鈍。雖有點慧之性及有宿生點慧種子。但以現報所障故。不得有用。故不聞教非是無淨心也。次明破大乘人執。問曰。但用淨心修行止觀即足。何用意識為。答曰。已如上說。由意識能知名義。能滅境界。能熏本識。令惑滅解成故須意識也。問曰。淨心自性寂靜即名為止。自體照明即名為觀。彼意識名義及以境界體性非有。何論意識尋名知義滅自心境界耶。答曰。若就心體而論實自如此但無始已來為無明妄想熏故。不覺自動顯現諸法。若不方便尋名知義依義修行。觀知境界有即非

有者。何由可得寂靜照明之用。問曰。淨心自知己性本寂即當念息。何用意識為。答曰。淨心無二。復為無明所覆故。不得自知本寂。要為無塵智熏無明盡滅。方得念息。問曰。但息於念心即寂照。何故要須智熏寂照始現。答曰。若無無塵智熏心裡。無明終不可滅。無明不滅念即叵息。問曰。我今不觀境界。不念名義。證心寂慮泯然絕相。豈非心體寂照真如三昧。答曰。汝證心時。為心自證。為由他證。為證於他。若心自證即是不由功用而得寂靜。若爾一切眾生皆不作心求於寂靜。亦應心住。若言非是自然而證。蓋由心自作意自證名為自證者。作意即是意識。即有能所即名為他。云何得成心自證也若非他證。但心自止故名自證者。若不作意即無能所。云何能使心證。若當作意即是意識即是他證。若言眾生體實皆證。但由妄想不知體證。故有其念能知心體本性證寂。不念諸法故念即自息。即是真如三昧者。為是意識能知本寂。為是淨心能知本寂。若是淨心自知本寂不念諸法者。一切眾生皆有淨心。應悉自知本寂。故自息滅妄識。自然而得真如三昧。以不修不得故知淨心不得名自知也。若言意識能知淨心本證即自息滅。故但是意識自滅非是意識能證淨心。是故說言。心自證者意識知心本證之時為見淨心。故知本證為不見淨心能知證也。若言不見淨心能知證者。不見佛心應知佛證。若見淨心故知證者。淨心即是可見之相。云何論言心真如者離心緣相。又復經言。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以此驗之。定知意識不見心也。以見與不見無有道理知心本寂故。設使心體本證妄念之心不可息也。若言妄識雖不見淨心。而依經教知心本寂故能知之。智熏於淨心令心自知本證。即不起後念名為自證者。汝依經教知心本寂之時。為作寂相而知。為不作寂相而知。若作寂相而知者。妄想之相云何名寂。

若不作相即心無所繫便更馳散。若言作意不令馳散者。即有所緣。既有所緣即還有相。云何得言不作相也。若言七識能見淨心。故知心本寂。知已熏心。令心自知本證故不起後念。即名為自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以七識是我執識故。不能見心本寂。又復若為能緣之所緣者。即非淨心。如上心體狀中已說。既所緣非實。故熏心還生妄念也。以是義故無有道理。淨心自證不起後念也。若言由他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心體自寂靜故。但以有六七識等名之為他。由有此他故說他心不證。是故乃可證他。何須以他證心也。若言心體雖復本寂。但以無始無明妄念熏故。有此妄念習氣在於心中。是故心體亦不證寂。故須他證者。何等方便能除心中習氣令心證也。若言更不起新念。故不熏益彼習氣。彼即自滅者。彼未滅間有何所以不起新念也。若無別法為對治者。彼諸習氣法應起念。若起念者更益彼力也。以是義故。由他所證亦無道理。若言不須用他證心但證於他。以他證故習氣自滅者。是亦不然。他既有習氣為根本。故念念常起。若不先除彼習氣種子者。妄念何由可證也。又復淨心無有道理能證於他。若能證他者。一切眾生皆有淨心。應悉自然除於妄念也。若言妄念前後自相抑止。久久即息故名為證他者。為前止後為後止前若言前念止後念者。前在之時後識未生後若起時前念已謝不相逐及。云何能止。若言後念止前念者。亦復如是不相逐及。云何能止。若前念起時即自嫌起。嫌起之心熏於本識令不起後念者。心不自見。云何自嫌。若後念嫌前故。能嫌之心熏於本識令不更起後念者。能嫌之心嫌前心時為知前心是空故嫌。為不知是空故嫌。若知是空即是無塵智也。汝云何言不須此智。又若知是空則應不嫌。若不知前念空者。此心即是無明。何以故。以其前念實空而不能知故。又復不

知前念空故。執有實念而生嫌心即是妄想。何以故。以其於空妄起實有想故。此能嫌之心既是無明妄想故。即是動法復言熏心。此乃亦增不覺。重更益動生起之識。於是雲興而言能令後念不起者。蓋是夢中之夢未惺覺也。故作斯說彷彿不睡者。必應不言如此。又復若言不作心念諸法故念不起者。為淨心不作心念。為是意識不作心念。若是淨心不作心念者。本來何因作心念法。今忽何因不念法也。若是意識不念法者。意識即是其念。若言意識不作心念法者。為對見法塵而不念。為不對見法塵而不念。為對而不見而不念。為全不對塵名為不念。若不對塵云何說為意識。何以故。以識者必識所識故。若對而不見即是頑瞽之法。若見而不念為何所因而得不念。為知空故所以不念。謂為有故所以不念。若知是空是無塵之智。對而不見見而不念。二俱無妨。何故汝言不須此智。若謂為有即不能不念。又復謂有之時即已是念。又復謂為有故。即是無明妄想而復不念。譬如怯人閉目入闇道理開眼而入。唯有外闇倒生怕怖閉目而入。內外俱黑反謂安隱。此亦如是。念前法時唯有迷境無明而生。嫌心不念之時心境俱闇。反謂為善。又復若不作意念法心則馳散。若作意不念諸法。作意即是亂動非寂靜法。云何得名證心也。但以專心在此不念故。即以此不念為境。意識為此境所繫故。於餘境界無容攀緣。是惑者不知此事。便謂於諸法無復攀緣。遂更深生寶玩將為真法。是以策意相續不休。以晝夜久習熟故。不須作意自然而進。但不覺生滅常流剎那恒起。起復不知無明妄想未遣一毫。又不解自身居在何位。便言我心寂住。應是真如三昧。作如是計者且好不識分量也。雖然但以專心一境故。亦是一家止法。遠與無塵之智為基。近與猿猴之躁為鎖。比彼攀緣五欲遊戲六根者。此即百千萬倍為殊為勝。但非心體寂照真

如三昧耳。是故行者為而不執即是漸法門。若欲成就出世之道必藉無塵之智也。此明止觀依止中以何依止竟。上標五番建立中第一止觀依止訖。次明止觀境界者謂三自性法。就中復作兩番分別。一總明三性。二別明三性。所言總明三性者。謂出障真如及佛淨德悉名真實性。在障之真與染和合名阿梨耶識。此即是依地性六識七識妄想分別悉名分別性。此是大位之說也。所言別明三性者。初辨真實性。就中復有兩種一者有垢淨心以為真實性。二者無垢淨心以為真實性。所言有垢淨心者。即是眾生之體實事染之本性。具足違用依熏變現。故言有垢。而復體包淨用自性無染。能熏之垢本空。所現之相常寂。復稱為淨。故言有垢淨心也。所言無垢淨心者。即是諸佛之體性淨德之本實。雖具法爾違用之性。染熏息故事染永泯。復備自性順用之能。淨熏滿故事淨德顯。故言無垢。雖從熏顯。性淨之用非增。假遣昏雲。體照之功本具。復稱淨也。故言無垢淨心。然依熏約用。故有有垢無垢之殊。就體談真。本無無染有染之異。即是平等實性。大總法門。故言真實性。問曰。既言有垢淨。亦應稱無垢染。答曰。亦有此義。諸佛違用即是無垢染。但為令眾生捨染欣淨。是故不彰也。二明依他性者亦有二種。一者淨分依他性。二者染分依他性。清淨分依他性者。即彼真如體。具染淨二性之用。但得無漏淨法所熏。故事染之功斯盡。名為清淨。即復依彼淨業所熏。故性淨之用顯現。故名依他。所現即是所證三身淨土。一切自利利他之德是也。問曰。性染之用何謂由染熏滅故不起生死。雖然成佛之後此性豈全無用。答曰。此性雖為無漏所熏故不起生死。但由發心已來。悲願之力熏習故。復為可化之机為緣熏示違之用亦得顯現。所謂現同六道示有三毒權受苦報應從死滅等。即是清淨分別性法。問曰。既從

染性而起云何名為清淨分。答曰。但由是佛德故。以佛望於眾生故。名此德以為清淨。若偏據佛德之中論染淨者。此德實是示違染用。問曰。既言依他性法。云何名為分別性。答曰。此德依於悲願所熏起故。即是依他性法。若將此德對緣施化。即名分別性法也。問曰。無垢真實性。與清淨依他性竟有何異。答曰。無垢真實性者體顯離障為義。即是體也。清淨依他性者。能隨熏力淨德差別起現為事。即是相也。清淨分別性者。對緣施設為能。即是用也。所言染濁依他性者。即彼淨心雖體具違順二用之性。但為分別性中所有無明染法所熏故。性違之用依熏變現虛狀等法。所謂流轉生死輪迴六趣。故言染濁依他性法也。問曰。性順之用未有淨業所熏。故不得顯現。雖然在於生死之中豈全無用耶。答曰。雖未為無漏熏故淨德不現。但為諸佛同體智力所護念故。修人天善遇善知識漸發道心。即是性淨之用也。問曰。一切眾生皆具性淨等為諸佛所護。何因發心先後復有發不發。答曰。無始已來造業差別。輕重不同先後不一。罪垢輕者蒙佛智力。罪垢重者有力不蒙。問曰。罪垢重者性淨之用豈全無能。答曰。但有性淨之體不壞。以垢重故更不有能也。問曰。上言凡聖之體皆具順違二性。但由染淨熏力有現不現。何故諸佛淨熏滿足而不妨示違之用有力。凡夫染業尤重而全使性順之用無能也。若以染重故性淨無能。亦應淨滿故染用無力。既淨滿而有示違之功。定知染重亦有性順之用。答曰。諸佛有大悲大願之熏。故性違起法界之染德。能令机感斯見。眾生無厭凡欣聖之習。故性順匿無邊之淨用。不使諸佛同鑑無淨器可鑑。故大聖捨之以表知机有染德可見故。下凡尋之明可化也。是故淨滿不妨有於染德。染重不得有於淨用。三明分別性者。亦有二種。一者清淨分別性。二者染濁分別性。所言清淨分

別性者。即彼清淨依他性法中。所有利他之德。對彼內證無分別智故。悉名分別所謂一切種智能知世諦種種差別。乃至一切眾生心心數法無不盡知。及以示現五通三輪之相。應化六道四生之形。乃至依於內證之慧。起彼教用之智。說已所得示於未聞。如斯等事悉名清淨分別性法。此義云何。謂雖起無邊之事。而復畢竟不為世染不作功用。自然成辦故言清淨。即此清淨之覺隨境異用故言分別。又復對緣攝化令他清淨。攝益之德為他分別故言清淨分別性也。所言染濁分別性法者。即彼染濁依他性中。虛狀法內有於似色似識似塵等法。何故皆名為似。以皆一心依熏所現故。但是心相似法。非實故名為似。由此似識一念起現之時。即與似塵俱起。故當起之時即不知似塵似色等是心所作虛相無實。以不知故即妄分別執虛為實。以妄執故境從心轉皆成實事。即是今時凡夫所見之事。如此執時。即念念熏心還成依他性。於上還執復成分別性。如是念念虛妄互相生也。問曰。分別之性與依他性既迭互相生竟。有何別。答曰。依他性法者。心性依熏故起。但是心相體虛無實。分別性法者。以無明故不知依他之法是虛。即妄執以為實事。是故雖無異體相生而虛實有殊。故言分別性法也。更有一義。以明三性。就心體平等名真實性。心體為染淨所繫依。隨染淨二法名依他性。所現虛相果報名分別性。又復更有一義。就依他性中即分別為三性。一者淨分。謂在染之真即名真實性。二者不淨分。謂染法習氣種子及虛相果報即是分別性。二性和合無二即是依他性也。問曰。似識妄分別時。為是意識總能分別六塵。為六識各各自分別一塵。答曰。五識見塵時各與意識俱時而起。如眼識見似色時。即是一意識俱時。分別妄執也。餘識亦如是。是故意識總能分別妄執六塵五識。但能得五塵不生分別妄執。問曰。

妄執五塵為實者。為是五意識。為是第六意識。答曰。大乘中不明五意識與第六別。但能分別者悉名意識。上來是明第二止觀所觀境界竟。次明第三止觀體狀。就中復有二番明義。一就染濁三性以明止觀體狀。二就清淨三性以明止觀體狀。初就染濁三性中復作三門分別。一依分別性以明。二約依他性以顯三對真實性以示。對分別性以明止觀體狀者。先從觀入止。所言觀者。當觀五陰及外六塵。隨一一法悉作是念。我今所見此法謂為實有形質堅礙本來如是者。但是意識有果時無明故。不知此法是虛。以不知法是虛故。即起妄想執以為實。是故今時意裡確然將作實事。復當念言。無始已來由執實故。於一切境界起貪瞋癡。造種種業招生感死。莫能自出。作此解者。即名觀門。非此觀已復作此念。我今既知由無明妄想。非實謂實故流轉生死。今復云何仍欲信此癡妄之心。是故違之彊觀諸法。唯是心相虛狀無實。猶如小兒愛鏡中像謂是實人。然此鏡像體性無實。但由小兒心自謂實。謂實之時即無實也。我今亦爾。以迷妄故非實謂實。設使意裡確然執為實時。即是無實。猶如想心所見境界無有實事也。復當觀此。能觀之心亦無實念。但以癡妄謂有實念。道理即無實也。如是次第以後念破前念。猶如夢中所有憶念思量之心無有實念也。作此解故執心止息。即名從觀入止也。復有知諸法無實。故反觀本自謂為實時。但是無明妄想即名從止起觀。若從此止徑入依他性觀者。即名從止入觀。次明依他性中止觀體狀者。亦先從觀入止。所言觀者。謂因前分別性中止行知法無實故。此中即解一切五陰六塵。隨一一法悉皆心作。但有虛相猶如想心所見似有境界其體是虛。作此解者即名為觀。作此觀已復作是念。此等虛法。但以無明妄想妄業熏心故。心似所熏之法顯現。猶如熱病因緣眼中自現空華。

然此華體相有即非有不生不滅。我今所見虛法亦復如是。唯一心所現有即非有。本自無生今即無滅。如是緣心遣心知相本無。故虛相之執即滅。即名從觀入止。既知諸法有即非有。而復知。不妨非有。而有似有顯現即名從止起觀。若從此止行徑入真實性觀者。此即名從止入觀也。次明第三真實性中止觀體狀者。亦先從觀入止。所言觀者。因前依他性中止行。知一切法有即非有故。所以此中即知一切法本來唯心心外無法。復作是念。既言心外無法。唯有一心。此心之相何者是也。為無前二性故。即將此無以為心耶。為異彼無外別有淨心耶。作此念時即名為觀。即復念言。無是無法對有而生。有尚本來不有。何有無法以為淨心。又復無法為四句。攝淨心即離四句。何得以此無法為淨心也。作此念時執無之心。即滅則名為止。又從此止更入觀門。觀於淨心作如是念。二性之無既非是心者。更有何法以為淨心。又復此心為可見耶。為不可見耶。為可念耶。為不可念耶。作此分別時即名為觀。即復念言心外無法。何有能見此心者。何有能念此心者。若更緣念此心即成境界。即有能緣所緣。即是心外有智能觀此心何名為如。又復我覓心之心體唯是淨心。何有異法可緣可念也。但以妄想習氣故。自生分別。分別之相有即非有。體唯淨心。又復設使分別即知正是淨心分別也。喻如眼見空華。聞言華是眼作有即非有唯有自眼。聞此語已。知華本無不著於華。反更開眼自覓已眼竟不能見。復謂種種眼根是己家眼。何以故。以不知能覓之眼即是所覓眼故。若能知華本無眼外無法。唯有自眼不須更覓於眼者。即不以眼覓眼。行者亦爾。聞言心外無法唯有一心。故即使不念外法。但以妄想習氣故更生分別覓於淨心。是故當知。能覓淨心者。即是淨心。設使應生分別亦即是淨心。而淨心之體常無分別。作此解者。

名為隨順真如。亦得名為止門。久久修習無明妄想習氣盡故。念即自息名證真如。亦無異法來證。但如息波入水。即名此真如為大寂靜止門。復以發心已來觀門方便及以悲願熏習力故。即於定中興起大用。或從定起若念若見若心若境。種種差別。即是真如用義也。此名從止起觀。又復熾然分別而常體寂。雖常體寂而即緣起分別。此名止觀雙行。上來三番明止觀二門。當知觀門即能成立。三性緣起為有。止門即能除滅。三性得入三無性。入三無性者。謂除分別性入無相性。除依他性入無生性。除真實性入無性性。就真實性中所以有四番明止觀者。但此窮深之處微妙難知。是故前示妄空非實。除妄空以明止。即是無性性。次一顯即偽是真。息異執以辨寂。即是無真性。是故無性性。或名無無性。或云無真性也。第三一重止觀者。即是根本真如三昧。最後第四一重止觀者。即是雙現前也。又復行者。若利机深識則不須從第一分別性修。但徑依第二依他性修。此依他性亦得名分別性。以具有二性義也。若不能如是者。即須次第從第一性修。然後依第二性修。依次而進也。終不得越前二性徑依第三性修也。又復雖是初行。不妨念念之中三番並學資成第三番也。問曰。既言真實性法有何可除。若可除者即非真實。答曰。執二無以為真實性者即須除之。故曰無無性妄智分別淨心。謂為可觀者亦須息此分別異相。示其無別真性可得分別。故言無真性。但除此等於真性上橫執之真。非謂除滅真如之體。復更有譬喻。能顯三性止觀二門。今當說之。譬如手巾本來無兔。真實性法亦復如是。唯一淨心自性離相也。加以幻力巾似兔現。依他性法亦復如是。妄熏真性現六道相也。愚小無知謂兔為實。分別性法亦復如是。意識迷妄執虛為實。是故經言。一切法如幻。此喻三性觀門也。若知此兔依巾似有唯虛無實。

無相性智亦復如是。能知諸法依心似有唯是虛狀。無實相性也。若知虛兔之相唯是手巾。巾上之兔有即非有本來不生。無生性智亦復如是。能知虛相唯是真心。心所現相有即非有。自性無生也。若知手巾本來是有。不將無兔以為手巾。無性性。智亦復如是。能知淨心本性自有。不以二性之無為真實性。此即喻三無性止門也。是故若欲捨離世諦當修止門入三無性。若欲不壞緣起建立世諦。當修觀門解知三性。若不修觀門即不知世諦所以緣起。若不修止門即不知真諦所以常寂。若不修觀門便不知真即是俗。若不修止門即不知俗即是真。以是義故。須依幻喻通達三性三無性。如幻喻能通達三性三無性。其餘夢化。影像。水月。陽焰。乾城。餓鬼等喻。但是依實起虛執虛為實者。悉喻三性。類以可知。若直以此等諸喻依實起虛故。偏喻依他性亦得也。但虛體是實即可喻真實性。虛隨執轉即可喻分別性。是故此等諸喻通譬三性。解此喻法次第無相即可喻三無性也。又更分別夢喻以顯三性三無性。譬如凡夫慣習諸法故即於夢中心現諸法。依他性法亦復如是。由無始已來果時無明及以妄想熏習真實性故。真心依熏現於虛相果報也。彼夢裡人為睡蓋所覆故。不能自知己身他身皆是夢心所作。即便執為實事。是故夢裡自他種種受用得成。分別性法亦復如是。意識為果時無明所迷。故不知自他。咸是真心依熏所作。便即妄執為實。是故自他種種受用得成也。是以經言。是身如夢為虛妄見。虛者即是依他性。妄者即是分別性。此即緣起三性為觀門也。然此夢中所執為實者。但是夢心之相本無有實。分別性法亦復如是。但是虛想從心所起本來無實。即是無相性也。又彼夢中虛相。有即非有。唯是夢心更無餘法。依他性法亦復如是。自他虛相。有即非有。唯是本識更無餘法。即是無生性也。又彼夢心即

是本時覺心。但由睡眠因緣故名為夢心。夢心之外無別覺心可得。真實性法亦復如是。平等無二。但以無明染法熏習因緣故。與染和合名為本識。然實本識之外無別真心可得。即是無性性法。此即除滅三性為止門也。以是喻故。三性三無性即可顯了。此明止觀體狀中約染濁三性。以明止觀體狀竟。次明清淨三性中止觀體狀。就中亦有三番。一明分別性中止觀體狀。二明依他性中止觀體狀。三明真實性中止觀體狀。第一分別性中止觀體狀者。謂知一切諸佛菩薩所有色身。及以音聲大悲大願。依報眾具殊形六道變化施設。乃至金軀現滅舍利分頒泥木彫圖表彰處所。及以經教威儀住持等法。但能利益眾生者。當知皆由大悲大願之熏。及以眾生机感之力。因緣具足熏淨心。故心性依熏顯現斯事。是故唯是真性緣起之能道理即無實也。但諸眾生有無明妄想故。曲見不虛。行者但能觀察。知此曲見執心。是無明妄想者即名為觀。以知此見是迷妄故。強作心意觀知無實唯是自心所作。如是知故實執止息即名為止。此是分別性中從觀入止也。◎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三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四

南嶽思大禪師曲授心要

◎第二依他性中止觀門者。謂因前止門故。此中即知諸佛淨德唯心所作虛權之相也。以不無虛相緣起故。故得淨用圓顯示酬曠劫之熏因。即復對緣攝化故。故得澤霑細草表起無邊之感力。斯乃淨心緣起寂而常用者哉。作此解者。名為觀門。依此觀門作方便故。能知淨心所起自利利他之德。有即非有用而常寂。如此解者。名為止門。此止及觀應當雙行。前後行之亦得。次明真實性中止觀門者。謂因前止行故。即知諸佛淨德唯是一心。即名為觀。復知諸佛淨心是眾生淨心。眾生淨心是諸佛淨心無二無別。以無別故。即不心外觀佛淨心。以不心外覓佛心故。分別自滅妄心既息。復知我心佛心本來一如。故名為止。此名真實性中止觀門也。上來清淨三性中。初第一性中從觀入止。復從此止行入第二性中觀。復從此觀入止。復從此止入第三性中觀。復從此觀入止。故得我心佛心平等一如。即是一轍入修滿足。復以大悲方便發心已來熏習心故。即於定中起用繁興。無事而不作無相而不為。法界大用無障無礙。即名出修也。用時寂寂時用。即是雙現前也。乃至即時凡夫亦得作如是寂用雙修。此義云何。謂知一切法有即非有。即是用時常寂非有而有。不無似法即名寂時常用。是故色即是空。非色滅空也。問曰。既言佛心眾生心無二無別。云何說有佛與眾生之異名。答曰。心體是同。復有無障礙別性。以有別性故。得受無始已來我執熏習。以有熏力別故。心性依熏現有別相。以約此我執之相故。說佛與眾生二名之異也。問曰。諸佛既離我執。云何得有十方三世佛別也。答曰。若離我執證得心體平等之時。實無十方三

世之異。但本在因地未離執時。各別發願。各修淨土。各化眾生。如是等業差別不同。熏於淨心。心性依別熏之力故。現此十方三世諸佛。依正二報相別。非謂真如之體有此差別之相。以是義故。一切諸佛常同常別。古今法爾是故經言。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此即同異雙論。若一向唯同無別者。何故經言。一切諸佛身。一切無礙人。若一向唯別不同者。何故經言。唯是一法身。一道出生死。以是義故。真心雖復平等而復具有差別之性。若解明鏡一質即具眾像之性者。則不迷法界法門。問曰。真心有差別性故。佛及眾生各異不同。真心體無二故。一切凡聖唯一法身者。亦應有別性故他修我不修。體是一故。他修我得道。答曰。有別義故他修非我修。體是一故修不修平等。雖然若解此體同之義者。他所修德亦有益己之能。是故經言。菩薩若知諸佛所有功德。即是己功德者。是為奇特之法。又復經言。與一切菩薩同一善根藏。是故行者當知諸佛菩薩二乘。聖人凡夫天人等所作功德。皆是己之功德。是故應當隨喜。問曰。若爾一切凡夫皆應自然得道。答曰。若此真心唯有同義者。可不須修行藉他得道。又亦即無自他身相之別。真如既復有異性義。故得有自他之殊者。寧須一向倚他覓道。但可自修功德復知他之所修。即是己德故迭相助成。乃能殊勝速疾得道。何得全倚他也。又復須知若但自修不知他之所修。即是己有者復不得他益。即如窮子不知父是己父財是己財。故二十餘年受貧窮苦止宿草庵。則其義也。是故藉因託緣速得成辦。若但獨求不假他者。止可但得除糞之價。問曰。上言諸佛淨德者有幾種。答曰。略言有其二種。一者自利。二者利他。自利之中復有三種。一者法身。二者報身。三者淨土。利他之中復有二種。一者

順化。二者違化。順化之中有其二種。一者應身及摩菟摩化身。二者淨土及雜染土。此是諸佛淨德。問曰。利他之德。對緣施設權現巧便可言無實。唯是虛相有即非有。自利之德。即是法報二身。圓覺大智顯理而成常樂我淨。云何說言有即非有。答曰。自利之德實是常樂我淨不遷不變。正以顯理而成故。故得如是。復正以顯理而成故。即是心性緣起之用。然用無別用。用全是心。心無別心。心全是用。是故以體體用有即非有。唯是一心而不廢常用。以用用體非有即有。熾然法界而不妨常寂。寂即是用名為觀門。用即是寂名為止行。此即一體雙行。但為令學者泯相入寂故。所以先後別說止觀之異。非謂佛德有其遷變。又復色即是空名之為止。空非滅色目之為觀。世法尚爾。何況佛德而不得常用常寂者哉。問曰。佛德有即非有。不妨常住者。眾生亦有即非有。應不妨不滅。答曰。佛德即理顯。以成順用故。所以常住。眾生即理隱。以成違用故。所以生滅。常住之德雖有即非有。而復非有而有。故不妨常住。生滅之用亦雖有即非有。而復非有而有。故不妨生滅也。此約清淨三性以明止觀體狀竟。第三番體狀竟也。次明第四止觀除障得益。就中復有三門分別。一約分別性以明除障得益。二約依他性以明除障得益。三約真實性以明除障得益。初明分別性中所除障者。謂能解不知境虛執實之心。是無明妄想故即是觀行成。以觀成故。能除無明妄想上迷妄。何謂迷妄之上迷妄。謂不知迷妄是迷妄。即是迷也。以此迷故。即執為非迷。復是妄想。此一重迷妄因前一重上起。故名迷妄之上迷妄也。是故行者。雖未能除不了境虛執實之心。但能識知此心是癡妄者。即是能除癡妄之上迷妄也。此是除障。以除障故堪能進修止行。即是得益。又此迷妄之上迷妄。更以喻顯。如人迷東為西。即是妄執。

此是一重迷妄也。他人語言。汝今迷妄謂東為西。此人猶作是念。我所見者非是迷妄。以不知故。執為非迷者復為妄想。此即迷妄之上重生迷妄。此人有何過失。謂有背家浪走之過。若此人雖未醒悟。但用他語信知自心是迷妄者。即無迷妄之上迷妄。此人得何利益。謂雖復迷妄未醒而得有向家之益。雖復證知諸法是虛。但能知境虛是無明執實是妄想者。即常不信己之所執。堪能進修止行漸趣涅槃。若都不知此者即當隨流苦海增長三毒。背失涅槃寂靜之舍也。此明分別性中觀行斷得之義。所言分別性中止行除障得益者。謂依彼觀行作方便故。能知諸法本來無實。實執止故即是能除果時迷事無明及以妄想也。復於貪瞋漸已微薄。雖有罪垢不為業繫。設受苦痛解苦無苦即是除障。復依此止即能成就依他性中觀行。故無塵智用隨心行故即是得益。此明分別性中止行除障得益。次明依他性中止觀斷得者。初明觀門。此觀門者與分別性中止門不異。而少有別義。此云何也。謂彼中止門者必緣一切法是虛故。能遣無明。無明滅故執實妄心即止。然此緣虛之遣。即此依他性中觀門更無異法。是故彼止若成此觀亦就但彼由緣虛故。能滅實執。故名為止。此即由知無實故。便解諸法是虛。因緣集起不無心相。故名為觀。彼以滅實破執為宗。此以立虛緣起為旨。故有別也。以是義故。除障義同得益稍別。別者是何。謂依此觀方便進修堪入依他性止門。又復分成如幻化等三昧。故言得益。此是依他性中觀行斷得也。所言依他性中止門除障得益者。謂依前觀行作方便故。能知一切虛相唯是一心為體。是故虛相有即非有。如此解故能滅虛相之執。故名為止。以此止故能除果時迷理無明及以虛相。又復無明住地漸已損薄即名除障。又得成就如幻化等三昧。又無生智用現前。復即成就真實性中觀行即名得益。問曰。

觀門之中亦成就如幻化等三昧。此止門中亦成就如幻化等三昧有何別也。答曰。觀中分得此中成就。又復觀中知法緣起如幻化。此中知法緣起即寂亦如幻化故有別也。此明依他性中止行除障得益。次明真實性中止觀除障得益者。初明觀門。此觀門者初與依他性中止門無異。而少有別義。此云何也。謂彼止門必緣一切法唯心所作有即非有體是一心。是故得滅虛相之執。然此能知諸法唯一心之體。即是此中觀門更無異法。是以彼止若成此觀即就不相離也。然彼雖緣一心但以滅相為宗。此中雖知虛相非有但以立心為旨故有別也。是故除障義同得益稍別。別義是何。謂依此觀作方便故。堪能勝進入止門也。問曰。唯心所作與唯是一心。為一為異。答曰。唯心所作者。謂依心起於諸法非有而有。即是從體起相證也。唯是一心者。謂知彼所起之體相有即非有體是一心。即是滅相入實證也。此明真實性中觀行斷得也。所言止行除障得益者。謂依前觀行作方便。故知彼一心之體不可分別。從本已來常自寂靜。作此解故。念動息滅。即名為止。以此止行能滅無明住地及妄想習氣。即名除障。大覺現前具足佛力。即名得益。此明真實性中止行除障得益也。問曰。除障之時。為敵對除為智解熏除。答曰。不得敵對相除。所以者何。以惑心在時未有其解。解若起時惑先已滅。前後不相見。故不得敵對相除。如是雖由一念解心起故惑用不起。然其本識之中感染種子仍在。未滅故解心一念滅時還起惑用。如是解惑念念迭興之時。解用漸漸熏心增益解性之力。以成解用種子。即彼解用熏成種子之時即能熏彼感染種子分分損滅。如似以香熏於臭衣。香氣分分著衣之時臭氣分分而滅。惑種亦爾。解種分成惑即分滅也。以惑種分分滅故惑用漸弱。解種分分增故解用轉彊。如是除也。非如小乘說敵對除。但有語無義。

然彼小乘亦還熏除而不知此道理也。問曰。解熏心時為見淨心。故得熏心為更有所由得熏心。答曰。一切解惑之用皆依一心而起。以是義故。解惑之用悉不離心。以不離心故起用之時。即自熏心更無所由。如似波浪之用不離水故波動之時即動水體。是以前波之動動於水故更起後波也。解惑之熏亦復如是。類此可知。問曰。此三性止觀為有位地。為無位地。答曰。不定。若就一相而言。十解分別性中止行成。十迴向依他性中止行成。佛果滿足真實性中止行成。若更一解地前分別性中止行成。地上依他性中止行成。佛果真實性中止行成。又復地前隨分具三性止行。地上亦具三性止行。佛地三性止行究竟滿足。又復位位行行俱行三止。即時凡夫始發心者亦俱行三性止行。但明昧有殊。託法無別也。又復總明三性止觀除障得益。謂三性止行成故離凡夫行。三性觀行成故離聲聞行。此名除障。三性止行成故得寂滅樂為自利。三性觀行成故緣起作用為利他。此為得益。斯辨第四止觀斷得竟。次明第五止觀作用者。謂止行成故體證淨心理融無二之性。與諸眾生圓同一相之身。三寶於是混爾無三。二諦自斯莽然不二。怕兮凝湛淵淳恬然澄明內寂。用無用相動無動相。蓋以一切法本來平等故。心性法爾故。此則甚深法性之體也。謂觀行成故淨心體顯。法界無礙之用自然出生。一切染淨之能興。大供具滿無邊刹。奉獻三寶惠施四生。及以吸風藏火。放光動地。引短促長。合多離一。殊形六道。分響十方。五通示現。三輪顯化。乃至上生色界之頂。下居兜率之天。託影於智幻之門。通靈於方便之道。揮二手以表獨尊。蹈七步而彰唯極。端坐瓊臺思惟寶樹。高耀普眼於六天之宮。遍轉圓音於十方之國。蓮花藏海帝網以開張。娑婆雜土星羅而布列。乃使同形異見一唱殊聞。外色眾彰珠光亂彩。故有五山

永耀八樹潛輝。玉質常存權形取滅。斯蓋大悲大願熏習力故。一切法法爾一心作故。即是甚深緣起之用也。又止行成故其心平等不住生死。觀行成故德用緣起不入涅槃。又止行成故住大涅槃。觀行成故處於生死。又止行成故不為世染。觀行成故不為寂滯。又止行成故即用而常寂。觀行成故即寂而常用。又止行成故知生死即是涅槃。觀行成故知涅槃即是生死。又止行成故知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觀行成故知流轉即生死不轉是涅槃。問曰。菩薩即寂興用之時。三性之中依於何性而得成立。答曰。菩薩依依他性道理。故能得即寂興用。兼以餘性助成化道。此義云何謂雖知諸法有即非有。而復即知不妨非有而有。不無似法顯現。何以故。以緣起之法法爾故。是故菩薩常在三昧而得起心憫念眾生。然復依分別性觀門故。知一切眾生受大苦惱。依依他性觀門故。從心出生攝化之用。依真實性觀門故。知一切眾生與己同體。依分別性止門故。知一切眾生可除染得淨。依依他性止門故。不見能度所度之相。依真實性止門故。自身他身本來常住大般涅槃。又若初行菩薩欲有所作先須發願。次入止門即從止起觀。然後隨心所作即成。何故須先發願。謂指剋所求請勝力加故。復何須入止。謂欲知諸法悉非有故。是故於一切有礙之法隨念即通何故即從止起觀。謂欲知一切法皆從心作故。是故於一切法有所建立隨念即成也。若久行菩薩即不如是。但發意欲作隨念即成也。諸佛如來復不如是。但不緣而照不慮而知。隨機感所應見聞不發意而事自成也。譬如摩尼無心欲益於世。而隨前感雨寶差別。如來亦爾。隨所施為不作心意而與所益相應。此蓋由三大阿僧祇劫熏習淳熟故得如是。更無異法也。

心性自清淨	諸法唯一心
此心即眾生	此心菩薩佛

生死亦是心	涅槃亦是心
一心而作二	二還無二相
一心如大海	其性恒一味
而具種種義	是無窮法藏
是故諸行者	應當一切時
觀察自身心	知悉由染業
熏藏心故起	既知如來藏
依熏作世法	應解眾生體
悉是如來藏	復念真藏心
隨熏作世法	若以淨業熏
藏必作佛果	譬如見金蛇
知是打金作	即解於蛇體
純是調柔金	復念金隨匠
得作蛇蟲形	即知蛇體金
隨匠成佛像	藏心如真金
具足違順性	能隨染淨業
顯現凡聖果	以是因緣故
速習無漏業	熏於清淨心
疾成平等德	是故於即時
莫輕御自身	亦勿賤於他
終俱成佛故	

此明止觀作用竟。上來總明五番建立止觀道理訖。凡禮佛之法。亦有止觀二門。所言觀門禮佛者。當知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悉與我身同一淨心為體。但以諸佛修習淨業熏心故。得成淨果差別顯現遍滿十方三世。然一一佛皆具一切種智。是正遍知海是大慈悲海。念念之中盡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盡欲救度一切眾生。一佛既爾。一切諸佛皆悉如是。是故行

者若供養時。若禮拜時。若讚歎時。若懺悔時。若勸請時。若隨喜時。若迴向時。若發願時。當作是念。一切諸佛悉知我供養。悉受我供養。乃至悉知我發願。猶如生盲之人於大眾中。行種種惠施。雖不見大眾諸人而知。諸人皆悉見己所作受己所施。與有目者行施無異。行者亦爾。雖不見諸佛而知諸佛皆悉見己所作受我懺悔。受我供養。如此解時。即時現前供養與實見諸佛供養者。等無有異也。何以故。以觀見佛心故。佛心者大慈悲是也。又若能想作一佛身相嚴好。乃至能得想作無量諸佛。一一佛前皆見己身供養禮拜者。亦是現前供養。何以故。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故。問曰。前之一番供養實有道理。可與現前供養無異。此後一番想作佛身者則無道理。何以故。以實不見佛身假想作見。即是妄想相故。答曰。佛在世時。所有眾生現前所見佛者。亦是眾生自心作也。是故經言。心造諸如來以是義故。即時心想作佛則與彼現前見佛一也。又復乃勝二乘現見佛者。何以故。以彼二乘所見之佛實從心作由無明故。妄想曲見謂從外來非是心作故。即是顛倒不稱心性緣起之義。是故經言。聲聞曲見。又復經言。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所言如來者即是真如淨心依熏緣起果報顯現故名如來。彼謂心外異來故言不能見也。我今所見諸佛雖是想心所作。但即能知由我想念熏真心。故心中現此諸佛。是故所見之佛不在心外。唯是真心之相。有即非有非有即有。不壞真寂不壞緣起。是故勝彼二乘現前見也。又若我以想心熏真心故。真心性起顯現諸佛。而言是妄想者。道場會眾皆以見佛之業熏真心故。盧舍那佛在於真心中現彼諸菩薩。亦是妄想。若彼菩薩所見之佛實從心起見時。即知不從外來非是妄想者。我今所見諸佛亦從心起亦知不從外來。何為言是妄想。又復彼諸菩薩所修見佛之業。悉是心作還熏

於心。我今念佛之想。亦是心作還熏於心。彼此即齊。是故彼若非妄我即真實。問曰。若一切諸佛唯由眾生自心所作者。即無有實佛出世。答曰。不妨一切諸佛出世。而即是眾生自心所作。何以故。謂由一切諸佛一切眾生同一淨心為體故。然此淨心全體唯作一眾生。而即不妨全體復作一切凡聖如一眾生。是淨心全體所作。其餘一一凡聖悉皆如是。一時一體不相妨礙。是故若偏據一人以論心者。此人之體即能作。一切凡聖。如藏體一異中釋此義也。由此義故。一切諸佛唯是我心所作。但由共相不共相識義故。雖是我心能作諸佛而有見不見之理。如共相不共相識中具明。以是義故。若能方便假想者。此想即熏真心與諸佛悲智之熏相應故。於真心中顯現諸佛自得見之。此所現之佛以我假想見佛之業。與佛利他之業相應熏心起故。此佛即是我共相識也。是共相識故。即是真實出世之佛為我所見。若無見佛之業與佛利他之德相應熏心者。一切諸佛雖是我淨心所作。而我常不得見佛。是故若偏據諸佛以論淨心。即諸佛淨心作一切眾生。但佛有慈悲智力熏心故。得見一切眾生。若偏據眾生以論淨心。即眾生淨心作一切諸佛。但眾生有見佛之業熏心故。得見一切諸佛。是故假想熏心者。即心中諸佛顯現可見。所見之佛則是真實出世之佛。若不解此義故謂釋迦如來是心外實佛。心想作者是妄想作佛。如是執者雖見釋迦如來亦不識也。又復行者既如是知一切諸佛是心所作故。當知身及供具亦從定心出生。以是義故。當想自身心。猶如香藏王。身諸毛孔內。流出香煙雲。其雲難思議。充滿十方刹。各於諸佛前。成大香樓閣。其香樓閣內。無量香天子。手執殊妙香。供養諸最勝。或復想自身。遍滿十方國。身數等諸佛。親侍於如來。彼諸一一身。猶如大梵王。色相最殊妙。五體禮尊足。知身又供具。

悉是一心為。不生妄想執。謂為心外有。復知諸菩薩。所有諸供具。悉施諸眾生。令供養諸佛。是故彼供具。即是我已有。知是已有故。持供諸如來。以己心作物。及施他己者。復迴施眾生。供獻諸最勝。深入緣起觀。乃能為此事。此觀門禮佛。止門禮佛者。當知一切諸佛及以己身一切供具。皆從心作。有即非有。唯是一心。亦不得取於一心之相。何以故。以心外無法能取此心相故。若有能取所取者。即是虛妄自體非有。如是禮者即名止門。復不得以此止行故。便廢息觀行。應當止觀雙行。所謂雖知佛身我身及諸供具體唯一心。而即從心出生緣起之用熾然供養。雖復熾然供養。而復即知有即非有。唯是一心平等無念。是故經言。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相。此是止觀雙行也。凡食時亦有止觀兩門。所言觀者。初得食時為供養佛故。即當念於此食是我心作。我今應當變此疎食之相以為上味。何以故。以知諸法本從心生還從心轉故。作是念已。即想所持之器以為七寶之鉢。其中飲食想為天上上味。或作甘露。或為粳糧。或作石蜜。或為酥酪。種種勝膳等。作此想已。然後持此所想之食施與一切眾生。共供養三寶四生等食之。當念一切諸佛及賢聖。悉知我等作此供養。悉受我等如是供養。作此供養已。然後食之。是故經言。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問曰。既施與三寶竟。何為得自食。答曰。當施一切眾生共供養三寶時。即兼共施眾生食之。我此身中八萬戶蟲。即是眾生之數故。是故得自食之令蟲安樂。不自為己。又復想一鉢之食。一一米粒復成一鉢上味飲食。於彼一切鉢中一一粒米。復成一鉢上味飲食。如是展轉出生滿十方世界悉是寶鉢。成滿上味飲食。作此想已。持此所想之食。施與一切眾生。令供養三寶四生等。作此想已。然後

自食令己身中諸蟲飽滿。若為除貪味之時。雖得好食。當想作種種不淨之物食之。而常知此好惡之食。悉是心作虛相無實。何故得知以向者鉢中好食。我作不淨之想看之。即唯見不淨。即都不見淨故。將知本時淨食亦復如是。是心所作此是觀門。止門喫食者。當觀所食之味及行食之人。能食之口別味之舌等。一一觀之。各知從心作故。唯是心相有即非有。體唯一心。亦不得取於一心之相。何以故。以心外無法能取此心相故。若有能取所取者。即是虛妄自體非有。此名止門。凡大小便利亦有止觀。所言觀者。當於穢處作是念言。此等不淨悉是心作。有即非有。我今應當變此不淨令作清淨。即想此穢處作寶池寶渠。滿中清淨香水。或滿酥酪。自想己身作七寶身。所棄便利即香乳酥蜜等。作此想已。持施一切眾生。即復知此淨相唯是心作虛相無實。是名觀門。所言止門者。知此不淨之處及身所棄不淨之物。唯是過去惡業熏心故。現此不淨之相可見。然此心相。有即非有。唯是一心平等無念。即名止門。問曰。上來所有淨不淨法。雖是心作皆由過去業熏所起。何得現世假想變之即從心轉。答曰。心體具足一切法性。而非緣不起。是故濶中穢相由過業而得現。寶池酥酪無往緣而不發。若能加心淨想。即是寶池酥酪之業熏心故。淨相得生厭惡之心。空觀之心。即是除滅不淨之緣。淨熏心故穢相隨滅。此蓋過去之業定能熏心起相。現世之功亦得熏心顯妙用也。如此於大小便處假想熏心而改變之。其餘一切淨穢境界。須如是假想熏心以改其舊相。故得現在除去憎愛亦能遠與五通為方便也。然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轉。但可閉目假想為之。久久純熟即諸法隨念改轉。是故諸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仙人等。能得即事改變無而現有。問曰。諸聖人等種種變現之時。何故眾生有見不見。答曰。由共相

識故得見。由不共相識故不見。問曰。菩薩神通與二乘神通有何差別。答曰。二乘神通但由假想而成。以心外見法故有限有量。菩薩神通由知諸法悉是心作。唯有心相心外無法。故無限無量也。又菩薩初學通時亦從假想而修。但即知諸法皆一心作。二乘唯由假想習通。但言定力不言心作。道理論之一等心作。但彼二乘不知故有差別也。

大乘止觀法門卷第四

法華經安樂行義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 No. 1926 《法華經安樂行義》

陳南嶽思大禪師說

法華經者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間難信法門。凡是一切新學菩薩。欲求大乘超過一切諸菩薩疾成佛道。須持戒忍辱精進勤修禪定。專心勤學法華三昧。觀一切眾生皆如佛想。合掌禮拜如敬世尊。亦觀一切眾生皆如大菩薩善知識想。勇猛精進求佛道者。如藥王菩薩難行苦行。於過去日月淨明德佛法中。名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聞法華經精進求佛。於一生中得佛神通。亦如過去妙莊嚴王。捨國王位以付其弟。王及群臣夫人太子內外眷屬。於雲雷音王佛法中出家。誦法華經專求佛道。過八萬四千歲一生具足諸佛神通受記作佛。爾時人民壽命大長八萬九千歲。與今閻浮提八十年四百日等。於三天下八十四年等。今時人壽命短促。惡世劫濁苦逼惱多。是故於此求道易得。觀一切眾生皆如佛想者。如常不輕菩薩品中說。勤修禪定者。如安樂行品初說。何以故。一切眾生具足法身藏與佛一無異。如佛藏經中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湛然清淨。眾生但以亂心惑障。六情暗濁法身不現。如鏡塵垢面像不現。是故行人勤修禪定。淨惑障垢法身顯現。是故經言。法師父母所生清淨常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若坐禪時不見諸法常與無常。如安樂行中說。菩薩觀一切法。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是名智者所親近處。

欲求無上道	修學法華經
身心證甘露	清淨妙法門
持戒行忍辱	修習諸禪定

得諸佛三昧	六根性清淨
菩薩學法華	具足二種行
一者無相行	二者有相行
無相四安樂	甚深妙禪定
觀察六情根	諸法本來淨
眾生性無垢	無本亦無淨
不修對治行	自然超眾聖
無師自然覺	不由次第行
解與諸佛同	妙覺湛然性
上妙六神通	清淨安樂行
不游二乘路	行大乘八正
菩薩大慈悲	具足一乘行
湛深如來藏	畢竟無衰老
是名摩訶衍	如來八正道
眾生無五欲	亦非斷煩惱
妙法蓮華經	是大摩訶衍
眾生如教行	自然成佛道
云何名一乘	謂一切眾生
皆以如來藏	畢竟恒安樂
亦如師子吼	涅槃中間佛
世尊實性義	為一為非一
佛答師子吼	亦一亦非一
非一非非一	云何名為一
謂一切眾生	皆是一乘故
云何名非一	非是數法故
云何非非一	數與及非數
皆不可得故	是名眾生義

問曰。云何名為妙法蓮華經。云何復名一乘義。云何復名如來藏。云何名為摩訶衍。云何復名大摩訶衍。如大品經說摩訶言大。衍者名乘。亦名到彼岸。云何更有大摩訶衍。云何復名眾生義。答曰。妙者眾生妙故。法者即是眾生法。蓮華者是借喻語。譬如世間水陸之華。各有狂華虛誑不實。實者甚少。若是蓮華即不如此。一切蓮華皆無狂華。有華即有實。餘華結實顯露易知。蓮華結實隱顯難見。狂華者喻諸外道。餘華結果顯露易知者。即是二乘。亦是鈍根菩薩次第道行優劣差別。斷煩惱集亦名顯露易知。法華菩薩即不如此。不作次第行。亦不斷煩惱。若證法華經畢竟成佛道。若修法華行不行二乘路。問曰。餘華一華成一果。蓮華一華成眾果。一華一果者豈非一乘。一華成眾果者豈非次第。答曰。諸水陸華。一華成一果者甚少。墮落不成者甚多。狂華無果可說。一華成一果者。發聲聞心即有聲聞果。發緣覺心有緣覺果。不得名菩薩佛果。復次鈍根菩薩修對治行。次第入道登初一地。是時不得名為法雲地。地地別修證非一時。是故不名一華成眾果。法華菩薩即不如此。一心一學眾果普備。一時具足非次第入。亦如蓮華一華成眾果。一時具足。是名一乘眾生之義。是故涅槃經言。或有菩薩善知從一地至一地。思益經言。或有菩薩不從一地至一地。從一地至一地者。是二乘聲聞及鈍根菩薩。方便道中次第修學。不從一地至一地者。是利根菩薩。正直捨方便不修次第行。若證法華三昧眾果悉具足。問曰。云何名眾生妙。云何復名眾生法耶。答曰。眾生妙者。一切人身六種相妙。六自在王性清淨故。六種相者。即是六根。有人求道受持法華讀誦修行。觀法性空知十八界無所有性。得深禪定具足四種妙安樂行。得六神通父母所生清淨常眼。得此眼時善知一切諸佛境界。亦知一切眾生業緣

色心果報。生死出沒上下好醜一念悉知。於眼通中具足十力十八不共三明八解一切神通悉在眼通一時具足。此豈非是眾生眼妙。眾生眼妙即佛眼也。云何名種種。有二。一名凡種。二名聖種。凡種者。不能覺了。因眼見色生貪愛心。愛者即是無明為愛。造業名之為行。隨業受報。天人諸趣遍行六道。故稱行也。相續不絕名之為種。是名凡種。聖種者。因善知識善能覺了。眼見色時。作是思惟。今見色者誰能見耶。眼根見耶。眼識見耶。空明見耶。為色自見意識對耶。若意識對盲應見色。若色自見亦復如是。若空明見。空明無心。亦無覺觸不能見色。若眼識能見。識無自體假托眾緣。眾緣性空無有合散。一一諦觀。求眼不得。亦無眼名字。若眼能見。青盲之人亦應見色。何以故。根不壞故。如是觀時。無眼無色亦無見者。復無不見。男女等身本從一念無明不了妄念心。生此妄念之心。猶如虛空身如夢如影如焰如化。亦如空華求不可得。無斷無常眼對色時則無貪愛。何以故。虛空不能貪愛。虛空不斷無明不生於明。是時煩惱即是菩提。無明緣行即是涅槃。乃至老死亦復如是。法若無生即無老死。不著諸法故稱聖種。凡種聖種無一無二。明與無明亦復如是。故名為眼種相妙。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六自在王性清淨者。一者眼王。因眼見色生貪愛心。愛者。即是無明。一切煩惱皆屬貪愛。是愛無明無能制者。自在如王。性清淨者。如上觀眼義中說。用金剛慧覺了愛心。即是無無明無老死。是金剛慧其力最大。名為首楞嚴定。譬如健將能伏怨敵。能令四方世界清淨。是金剛智慧亦復如是。能觀貪愛無明諸行即是菩提涅槃聖行。無明貪愛即是菩提金剛智慧。眼自在王性本常淨無能污者。是故佛言。父母所生清淨。常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故般若經說六自在王性清淨。故龍樹菩薩言。

當知人身六種相妙。人身者即是眾生身。眾生身即是如來身。眾生之身同一法身不變易故。是故華嚴經歡喜地中言。其性從本來寂然無生滅。從本已來空永無諸煩惱。覺了諸法爾。超勝成佛道。凡夫之人若能覺此諸陰實法。如涅槃中。迦葉問佛。所言字者其義云何。佛告迦葉有十四音名為字義。所言字者名為菩提。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即是無盡。夫無盡者即是如來金剛之身。問曰。云何名常故不流。答曰。眼常故名不流。云何名常。無生故常。問曰。云何無生。答曰。眼不生故。何以故。眼見色時及觀眼原求眼不得。即無情識亦無有色。眼界空故即無斷常。亦非中道眼界。即是諸佛法界。覺知此眼無始無來處亦無無始。猶若虛空非三世攝。如般若經中。曇無竭菩薩語薩陀波崙言。善男子空法不來不去。空法即是佛。無生法無來無去。無生法即是佛。無滅法無來無去。無滅法即是佛。是故當知眼界空故。空者即是常。眼空常故。眼即是佛眼無貪愛。愛者即是流。流者即是生眼。無貪愛即無流動。若無流動即無有生眼。不生故無來無去。無生即是佛眼。既無生即無有滅。滅者名為盡。眼既無滅。當知無盡眼既非盡。無來無去亦無住處。眼無盡即是佛。菩薩以是金剛智慧知諸法如。無生無盡眼等諸法如即是佛故名如來。金剛之身覺諸法如故名為如來。非獨金色身如來也。得如實智故稱如來。得眼色如實智。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如實智故名如來。金剛之身如法相解。如法相說。如言無生。來言無滅。佛如是來。更不復去。乘如實道故名如來。問曰。佛何經中說眼等諸法如名為如來。答曰。大強精進經中。佛問鳶崛摩羅。云何名一學。鳶崛答佛。一學者名一乘。乘者名為能度之義。亦名運載。鳶崛摩羅十種答佛一答有二種足。二十答。今且略說以鳶崛摩羅第五答中乃至第六答。以此二

處四種答中總說眼等如來義。云何名為五。所謂彼五根。此則聲聞乘。非是如來義。云何如來義。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常。決定分明見。具足無減修。所謂彼耳根。於諸如來常。決定分明聞。具足無減修。所謂彼鼻根。於諸如來常。決定分明嗅。具足無減修。所謂彼舌根。於諸如來常。決定分明嘗。具足無減修。所謂彼身根。於諸如來常。決定分明觸。具足無減修。所謂彼意根。於諸如來常。決定分明識。具足無減修。云何名為六。所謂六入處。是則聲聞乘。非是如來義。所謂眼入處。於諸如來常。明見來入門。具足無減修。所謂耳入處。於諸如來常。明聞來入門。具足無減修。所謂鼻入處。於諸如來常。明嗅來入門。具足無減修。所謂舌入處。於諸如來常。明嘗來入門。具足無減修。所謂身入處。於諸如來常。明觸來入門。具足無減修。所謂意入處。於諸如來常。決定分明識。淨信來入門。具足無減修。是故初發心。新學諸菩薩。應善觀眼原。畢竟無生滅。耳鼻舌身意。其性從本來。不斷亦非常。寂然無生滅。色性無空假。不沒亦不出。性淨等真如。畢竟無生滅。聲香味觸法。從本已來空。非明亦非暗。寂然無生滅。根塵既空寂。六識即無生。三六如如性。十八界無名。眾生與如來。同共一法身。清淨妙無比。稱妙法華經。是故大集中。佛告淨聲王。汝名曰淨聲。當淨汝自界。自界眼界空。即持戒清淨。眼界空寂故。即佛土清淨。耳鼻舌身意。性畢竟空寂。是名諸如來。修習淨土義。問曰。云何名為安樂行。云何復名四安樂。云何復名二種行。一者無相行。二者有相行。答曰。一切法中心不動故曰安。於一切法中無受陰故曰樂。自利利他故曰行。復次四種安樂行。第一名為正慧離著安樂行。第二名為無輕讚毀安樂行。亦名轉諸聲聞令得佛智安樂行。第三名為無惱平

等安樂行。亦名敬善知識安樂行。第四名為慈悲接引安樂行。亦名夢中具足成就神通智慧佛道涅槃安樂行。復次二種行者。何故名為無相行。無相行者。即是安樂行。一切諸法中。心相寂滅畢竟不生。故名為無相行也。常在一切深妙禪定。行住坐臥飲食語言。一切威儀心常定故。諸餘禪定三界次第。從欲界地。未到地。初禪地。二禪地。三禪地。四禪地。空處地。識處。無所有處地。非有想非無想處地。如是次第有十一種地差別不同。有法無法二道為別。是阿毘曇雜心聖行。安樂行中深妙禪定即不如此。何以故。不依止欲界。不住色無色。行如是禪定。是菩薩遍行。畢竟無心想。故名無相行。復次有相行。此是普賢勸發品中。誦法華經散心精進。如是等人不修禪定不入三昧。若坐若立若行。一心專念法華文字。精進不臥如救頭然。是名文字有相行。此行者不顧身命。若行成就即見普賢金剛色身乘六牙象王住其人前。以金剛杵擬行者眼。障道罪滅。眼根清淨得見釋迦。及見七佛。復見十方三世諸佛。至心懺悔。在諸佛前五體投地。起合掌立得三種陀羅尼門。一者總持陀羅尼。肉眼天眼菩薩道慧。二者百千萬億旋陀羅尼。具足菩薩道種慧法眼清淨。三者法音方便陀羅尼。具足菩薩一切種慧佛眼清淨。是時即得具足一切三世佛法。或一生修行得具足。或二生得。極大遲者三生即得。若顧身命貪四事供養不能勤修。經劫不得。是故名為有相也。問曰。云何名為一切法中心不動故曰安。一切法中無受陰故曰樂。自利利他曰行。答曰。一切法者。所謂三毒四大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是名一切法也。菩薩於是一切法中用三忍慧。一者名為眾生忍。二者名法性忍。三者名法界海神通忍。眾生忍者。名為生忍。法性忍者名為法忍。法界海神通忍者名為大忍。前二種忍名破無明煩惱忍。亦名聖行忍。

聖人行處故名聖行。凡夫能行即入聖位。是為聖行。大忍者。具足五通及第六通。具足四如意足。而對十方諸佛及諸天王。面對共語一念能覺一切凡聖故名大忍。於諸神通心不動。聖道具足名為聖忍。三忍者。即是正慧離著安樂行。問曰。云何名為生忍。復名眾生忍。云何名不動忍。復名之為安。答曰。生忍名為因。眾生忍者名之為果。因者眾生因。果者眾生果。因者是無明。果者是身行。正慧觀於因破無明斷一切煩惱。一切法畢竟無和合。亦無聚集相亦不見離散。是菩薩知集聖諦微妙慧是名生忍。若無和合不動不流即無有生。眾生忍者名為身行諸受。受為苦。受有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何以故。被打罵時觀苦受。打為身苦。罵為心苦。飲食衣服細滑供養名為身樂。及諸摩觸亦名身樂。稱揚讚歎名為心樂。卒得好布施。眼見未受。及其受已亦名心樂。觀此無明受及與苦樂。受苦時。起忍辱慈悲不生嗔心。受樂時。觀離受心不貪著。受不苦不樂時。遠離捨心不生無明。一切諸受畢竟空寂無生滅。故此三受皆從一念妄心生。菩薩觀此供養打罵讚歎毀訾。與者受者如夢如化。誰打誰罵誰受誰喜誰悲。與者受者皆是妄念。觀此妄念。畢竟無心無我無人。男女色像怨親中人頭等六分如虛空影無所得故。是名不動。如隨自意三昧中說。菩薩自於十八界中心無生滅。亦教眾生無生滅。始從生死終至菩提。一切法性畢竟不動。所謂眼性色性識性。耳鼻舌身意性。乃至聲香味觸法性。耳識因緣生諸受性。鼻舌身意識因緣生諸受性。無自無他畢竟空故。是名不動。自覺覺他故名曰安。自斷三受不生。畢竟空寂無三受故。諸受畢竟不生。是名為樂。一切法中心無行處。亦教眾生一切法中。心無所行修禪不息并持法華。故名為行。如鸞崛摩羅眼根入義中說。亦如涅槃中佛性如來藏中說。安樂

行義者眾多非一。今更略說。一切凡夫陰界入中。無明貪愛起受念著。純罪苦行不能自安。生死不絕。是故無樂。名為苦行。一切二乘諸聲聞人陰界入中能對治觀。不淨觀法能斷貪婬。慈心觀法能斷瞋恚。因緣觀法能斷愚癡。別名字說名為四念處。是四念有三十七種差別名字名為道品。觀身不淨及能了知。此不淨身是無明根本空無生處。不淨觀法能破身見男女憎愛。及中間人皆歸空寂。是名破煩惱魔。觀十八界三受法外苦受陰內苦受陰。知是苦受陰身心所行受念著處一切皆苦。捨之不著內樂受。外樂受。內外樂受。觀此樂受。心貪著故能作苦因。捨之不受知樂受一切皆空。苦樂二觀能破世諦。心住真諦初捨苦樂。便得不苦不樂。以貪著故。復是無明。復更觀此不苦不樂受。無所依止無常變壞。何以故。因捨苦樂得不苦樂。苦樂二觀既無生處亦無滅處。畢竟空寂不苦不樂從何處生。如是觀時。空無所得亦無可捨。既無可捨亦復不得無可捨法。若無世諦則無真諦。真假俱寂。是時即破陰入界魔。觀心無常生滅不住。觀察是心本從何生。如此觀時。都不見心亦無生滅。非斷非常不住中道。如此觀已即無死魔。法念處中觀一切法。若善法。若不善法。若無記法。皆如虛空不可選擇。於諸法中畢竟心不動。亦無住相得不動三昧。即無天子魔因捨三受得此解脫。名為苦樂行。因果俱名為聲聞非菩薩道。鈍根菩薩亦因此觀無取捨為異。何以故。色心三受畢竟不生。無十八界故。無有內外受取。既無受即無可捨。觀行雖同無三受間故巧慧方便能具足。故是名安樂行。安樂行中觀則不如此。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於後惡世。云何能說是經。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一者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能為眾生演說是

經。云何名為菩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云何名為住忍辱地。略說有三種忍。一者眾生忍。二者法忍。三者大忍。亦名神通忍。眾生忍者有三種意。第一意者。菩薩受他打罵輕辱毀訾。是時應忍而不還報。應作是觀。由我有身令來打罵。譬如因的然後箭中。我若無身誰來打者。我今當勤修習空觀。空觀若成無有人能打殺我者。若被罵時。正念思惟。而此罵聲隨開隨滅。前後不俱。審諦觀察亦無生滅如空中響。誰罵誰受。音聲不來入耳。耳不往取聲。如此觀已都無瞋喜。二種意者。菩薩於一切眾生都無打罵。恒與軟語將護彼意。欲引導之。於打罵事心定不亂。是名眾生忍。眾生若見菩薩忍即發菩提心。為眾生故。故名眾生忍。第三意者。於剛強惡眾生處為調伏。令改心。故或與麁言毀訾罵辱。令彼慚愧得發善心。名眾生忍。云何名辱。不能忍者即名為辱。更無別法。問曰。打罵不瞋慈悲軟語可名為忍。剛惡眾生處菩薩是時不能忍耐。狀似瞋想打拍罵辱。摧伏惡人。令彼受苦。云何復得名為忍辱。答曰。打罵不報。此是世俗戒中外威儀忍。及觀內空音聲等空身心空寂不起怨憎。此是新學菩薩息世譏嫌。修戒定智方便忍辱。非大菩薩也。何以故。諸菩薩但觀眾生有利益處。即便調伏為護大乘護正法故。不必一切慈悲軟語。涅槃中說。譬如往昔仙豫國王護方等經。殺五百婆羅門。令其命終入阿鼻地獄發菩提心。此豈非是大慈大悲。即是大忍。涅槃復說有德國王護覺德法師。并護正法故。殺一國中破戒惡人。令覺德法師得行正法。王命終後即生東方阿閼佛前。作第一大弟子。臣兵眾亦生阿閼佛前。作第二第三弟子。諸破戒黑白惡人。命終皆墮阿鼻地獄。於地獄中自識本罪。作是

念言。我為惱害覺德法師。國王殺我。即各生念發菩提心。從地獄出。還生覺德及有德國王所。為作弟子求無上道。此菩薩大方便忍。非小菩薩之所能為。云何而言非是忍辱。覺德法師者迦葉佛是。有德國王釋迦佛是。護法菩薩亦應如此。云何不名大忍辱也。若有菩薩行世俗忍。不治惡人。令其長惡敗壞正法。此菩薩即是惡魔非菩薩也。亦復不得名聲聞也。何以故。求世俗忍不能護法。外雖似忍純行魔業。菩薩若修大慈大悲。具足忍辱建立大乘及護眾生。不得專執世俗忍也。何以故。若有菩薩將護惡人。不能治罰。令其長惡惱亂善人。敗壞正法。此人實非外現詐似。常作是言。我行忍辱。其人命終與諸惡人俱墮地獄。是故不得名為忍辱。云何復名住忍辱地。菩薩忍辱能生一切佛道功德。譬如大地生長一切世間萬物。忍辱亦復如是。菩薩修行大忍辱法。或時修行慈悲軟語。打罵不報。或復行惡口麁言。打拍眾生。乃至盡命。此二種忍皆為護正法調眾生故。非是初學之所能為。名具足忍法忍者。有三種意。第一意者。自修聖行。觀一切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亦無斷常。所謂一切法觀眼根空。耳鼻舌身意根空。眼色空。聲香味觸法皆空。觀眼識空耳鼻舌身意識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造無作無受者。善惡之報如空華。諸大陰界入皆空。三六十八無名號。無初無後無中間。其性本來常寂然。於一切法心不動。是名菩薩修法忍。第二意者。菩薩法忍悉具足。亦以此法教眾生。觀上中下根差別。方便轉令住大乘。聲聞緣覺至菩薩。三種觀行合同一。色心聖行無差別。二乘凡聖從本來。同一法身即是佛。第三意者。菩薩摩訶薩以自在智觀眾生。方便同事調伏之。或現持戒行細行。或現破戒無威儀。為本誓願滿足故。現六道身調眾生。是名菩薩行法忍方便具足化眾生。大忍者名神通忍。云何名為神

通忍。菩薩本初發心時。誓度十方一切眾生。勤修六度法。施戒忍辱精進禪定。三乘道品。一切智慧。得證涅槃。深入實際。上不見諸佛下不見眾生。即作是念。我本誓度一切眾生。今都不見一切眾生。將不違我往昔誓願。作是念時。十方一切現在諸佛。即現色身。同聲讚歎此菩薩言。善哉善哉。大善男子。念本誓願莫捨眾生。我等諸佛初學道時。發大誓願廣度眾生。勤心學道既證涅槃。深入實際不見眾生。憶本誓願即生悔心顧念眾生。是時即見十方諸佛同聲讚歎。我亦如汝念本誓願。莫捨眾生。十方諸佛說是語時。菩薩是時聞諸佛語。心大歡喜即得大神通。虛空中坐盡見十方一切諸佛。具足一切諸佛智慧。一念盡知十方佛心。亦知一切眾生心數。一念悉能遍觀察之。一時欲度一切眾生。心廣大故名為大忍。具足諸佛大人法故。名曰大忍。為度眾生。色身智慧對機差別。一念心中現一切身。一時說法一音能作無音音聲。無量眾生一時成道。是名神通忍。柔和善順者。一者自柔伏其心。二者柔伏眾生。和者。修六和敬持戒修禪智及證解脫法。乃至調眾生瞋恚及忍辱持戒及毀禁皆同涅槃相。所謂六和者。意和身和口和戒和利和及見和。善順者。善知眾生根性。隨順調伏是名同事六神通攝。柔和者名為法忍。善順者名為大忍。而不卒暴者。學佛法時。不忽忽卒暴。取證外行威儀。及化眾生亦復如是。心不驚者。驚之曰動。卒暴忽忽即是驚動。善聲惡聲乃至霹靂。諸惡境界及善色像。耳聞眼見心皆不動。解空法故。畢竟無心。故言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者。於五陰十八界十二因緣中諸煩惱法。畢竟空故無心無處。復於禪定解脫法中無智無心亦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者。五陰十八界十二因緣。皆是真如實性。無本末無生滅。無煩惱無解脫。亦不行不分別者。生死涅槃無一無異。凡夫及佛無

二法界。故不可分別。亦不見不二故言不行不分別。不分別相不可得。故菩薩住此無名三昧。雖無所住而能發一切神通不假方便。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初入聖位即與等。此是不動真常法身非是方便緣合法身。亦得名為證如來藏乃至意藏。

法華經安樂行義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 No. 1923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上

陳南嶽思大禪師撰

如萬行中說。從初發心至成佛道。一身一心一智慧。欲為教化眾生故。萬行名字差別異。夫欲學一切佛法。先持淨戒勤禪定。得一切佛法諸三昧門。百八三昧。五百陀羅尼。及諸解脫。大慈大悲。一切種智。五眼。六神通。三明。八解脫。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四弘大誓願。四無量心。如意神通。四攝法。如是無量佛法功德。一切皆從禪生。何以故。三世十方無量諸佛。若欲說法度眾生時。先入禪定。以十力道種智。觀察眾生根性差別。知其對治。得道因緣。以法眼觀察竟。以一切種智。說法度眾生。一切種智者。名為佛眼。亦名現一切色身三昧。亦名普現色身三昧。上作一切佛身。諸菩薩身。辟支佛身。阿羅漢身。諸天王身。轉輪聖帝諸小王身。下作三塗六趣眾生之身。如是一切佛身。一切眾生身。一念心中一時行。無前無後。亦無中間。一時說法度眾生。皆是禪波羅蜜功德所成。是故佛言。若不坐禪。平地顛墜。若欲斷煩惱。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定名奢摩他。智慧名毘婆舍那。定有無量。總說三種。下定名欲界定。中定名色界定。上定名無色界定。復次下定是聲聞定。總攬三界。中定是辟支佛定。上定是如來定。及諸菩薩定。智有無量說有三。一者道智。二者道種智。三者一切種智。慧亦有三。一者道

慧。二者道種慧。三者一切種慧。復次分別說有十一智。何者是耶。法智。世智。他心智。宿命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如實智。復次盡智無生智。分別則有十八種智。盡智有九。無生智有九。是名十八智。亦得名為十八心。三乘聖人共在四禪諸智慧中。問如實道如實智者。於一切法總相別相。如實能知故。名如實智。是諸智慧。即是一切智。亦名無智。何以故。如先尼梵志問佛。經中說。先尼梵志白佛言。世尊。如來一切智慧。從何處得。佛答先尼。無有得處。先尼復問。云何智慧無有得處佛復答言。非內觀中得是智慧。非外觀中得是智慧。非內外觀中得是智慧。亦非不觀得是智慧。是故智慧無有得處。故名無智。如奇特品說。一字入四十二字。四十二字還入一字。亦不見一字。唯佛與佛善知字法。善知無字法。為無字法故說於字法。不為字法故說於字法。是故四十二字。即是無字。復次欲坐禪時。應先觀身本。身本者如來藏也。亦名自性清淨心。是名真實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不斷不常。亦非中道。無名無字。無相貌。無自無他。無生無滅。無來無去。無住處。無愚無智。無縛無解。生死涅槃。無一二。無前無後。無中間。從昔已來無名字。如是觀察真身竟。次觀身身。復觀心身。身身者從妄念心生。隨業受報。天人諸趣。實無去來。妄見生滅。此事難知。當譬喻說。身本及真心。譬如虛空月。無初無後。無圓滿。無出無沒無去來。眾生妄見謂生滅。大海江河及陂池。溪潭渠浴及泉源。普現眾影似真月。身身心心如月影。觀身然欲甚相似。身本真偽亦如是。月在虛空無來去。凡夫妄見在眾水。雖無去來無生滅。與空中月甚相似。雖現六趣眾色像。如來藏身未曾異。譬如幻師著獸皮飛禽走獸種種像。貴賤男女差別異。端正醜陋及老少。世

間種種可笑事。幻師雖作種種變。本丈夫形未曾異。凡夫雖受六趣色。如來藏色不變異。身本及真心。譬如幻師睡身心無思覺寂然不變易。身身及心數。如幻師遊戲故示六趣形種種可笑事。身身眾生體。難解譬喻說。如此法性無涅槃。亦無有生死。譬如眠熟時。夢見種種事。心體尚空無。何況有夢事。覺雖了了憶。實無有於此凡夫顛倒識。譬喻亦如是。禪定智慧能覺了。餘散心智不能解非。但凡夫如夢幻。月影現水種種事。復次諸佛菩薩聖皆爾。從初發心至佛果。持戒禪定種種事甚深定心不變易。智慧神通幻化異。法身不動。如空月普現色身作佛事。雖無去來無生滅。亦如月影現眾水。何以故。如經論中說。欲學一切智定。必修諸善心。若在定能知世間生滅法相。亦知出世三乘聖道。制心禪智。無事不辦。欲求佛道持淨戒。專修禪觀。得神通能降天魔。破外道。能度眾生斷煩惱。問曰。般若經中佛自說言。欲學聲聞。當學般若。欲學緣覺當學般若。欲學菩薩。當學般若。復次有六波羅蜜。般若為前導。亦是三世諸佛母。汝今云何。偏讚禪不讚五波羅蜜。復次如經中說。五度如盲。般若如眼。汝今云何。偏讚度不讚明眼。誰能信者願廣解說。除我等疑惑。答曰。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決定說。

三乘般若同一觀	隨證淺深差別異
如大海水無增減	隨取者器大小異
聲聞緣覺及菩薩	如來智慧亦如是
十二因緣四種智	下智聲聞中緣覺
巧慧上智名菩薩	如來頓覺上上智
以無名法化眾生	方便假名差別異
三乘智慧不能知	唯佛世尊獨知耳
如大集經雜四諦	三乘法行同一義

陳如稽首白世尊
云何名法行比丘
爾時佛告憍陳如
若求法行諸比丘
謂修多羅及毘曇
樂為四眾敷暢說
若更復有諸比丘
能廣演說思惟義
若復次有諸比丘
演說思惟觀其義
夫法行者三乘同
有比丘能觀身心
謙虛下意不生慢
不於中種識種子
永離煩惱心寂靜
佛說是人真法行
聲聞緣覺佛菩提
觀身觀受及觀心
一心四禪十八智
聲聞緣覺及諸佛
同共證道明闇異
隨機感悟種種異
辟支獨覺無漏智
獲得無礙十六諦
飯色黑白各有異
定如淨油智如炷
照物無二是般若

十方菩薩大眾集
願佛演說法行義
至心諦聽今當說
誦如來十二部經
優婆提舍及毘尼
是樂誦說非法行
誦如來十二部經
是樂思惟無法行
更讀誦十二部經
是名樂觀無法行
一觀我今當說者
心不貪著一切相
不以愛水洗業田
滅覺觀法境界息
比丘如是觀身心
如是比丘即能得
法行比丘觀三事
比丘觀察三念已
復次大智論中說
四禪二九十八智
共觀四諦十二緣
聲聞四諦十六心
菩薩亦解二乘法
如諸天共寶器食
四諦譬喻如鐙品
禪慧如大放光明
鐙明本無差別照

觀者眼目明暗異 禪定道品及六度
般若一法無有二 覺道神通從禪發
隨機化俗差別異

問曰。佛何經中說般若諸慧皆從禪定生。答曰。如禪定論中說。三乘一切智慧皆從禪生。般若論中。亦有此語。般若從禪生。汝無所知。不解佛語。而生疑惑。作是狂難。汝何不見。十方諸佛。若欲說法度眾生時。先入禪定。以神通力。能令大地十方世界。六種震動。三變土田。轉穢為淨。或至七變。能令一切未曾有事。悉具出現。悅可眾心。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他方菩薩。悉來集會。復以五眼觀其性欲。然後說法。復次般若波羅蜜光明釋論中說。有人疑問佛。佛是一切智人。智慧自在。即應說法。何故先入禪定。然後說法。如不知相。論主答曰。言如來一切智慧。及大光明。大神通力。皆在禪定中得。佛今欲說摩訶般若大智慧法。先入禪定。現大神通。放大光明。遍照一切十方眾生。報禪定恩故。然後說法。為破外道執。外道六師。常作是言。我是等智慧。於一切常用常說。不須入禪定。佛為降伏如是邪見諸外道輩。先入禪定。然後說法。復次如勝定經中所說。若復有人。不須禪定。身不證法。散心讀誦十二部經。卷卷側滿。十方世界皆聞誦通利。復大精進。恒河沙劫。講說是經。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何以故。但使發心欲坐禪者。雖未得禪定。已勝十方一切論師。何況得禪定。說是語時。五百論師來詣佛所。俱白佛言。我等多聞。總持十二部經。及韋陀論五部。毘尼講說無礙。十六大國。敬我如佛世尊。何故不讚我等多聞智慧。獨讚禪定。佛告諸論師。汝等心亂。假使多聞何所益也。汝欲與禪定角力。如盲眼人欲觀眾色。如無手足欲抱須彌山王。如折翅鳥欲飛騰虛空。如蚊子翅欲遮日月光。如

無船舫人欲度大海。皆無是處。汝等論師。亦復如是。欲角量禪定。無有是處。復次毘婆沙中說。若有比丘。不肯坐禪。身不證法。散心讀誦。講說文字。辨說為能。不知詐言知。不解詐言解。不自覺知。高心輕慢坐禪之人。如是論師。死入地獄。吞熱鐵丸。出為飛鳥。猪羊畜獸。雞狗野干。狐狼等身。若復有人。不近善知識。雖復坐禪獲得四禪定。無有轉治。無方便智。不能斷煩惱。雖得寂靜之樂煩惱不起。獲四禪時。謂得寂滅涅槃之道。便作是念。我今已得阿羅漢果。更不復生。如此比丘。實不得道。不斷煩惱。但得似道禪定。不近善知識。無方便智。謂得實道。起增上慢。臨命終見受生處。即生疑悔。阿羅漢者更不復生。我今更生。當知諸佛誑惑於我。作是念時。即墜地獄。何況餘人不坐禪者。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欲自求度及眾生	普遍十方行六度
先發無上菩提心	修習忍辱堅持戒
晝夜六時勤懺悔	發大慈悲平等心
不惜身命大精進	欲求佛道持淨戒
專修禪智獲神通	能降天魔破外道
能度眾生斷煩惱	從初發心至成佛
一身一心一智慧	為欲教化眾生故
萬行名字差別異	欲覺一切諸佛法
持清淨戒修禪定	捨諸名聞及利養
遠離憤鬧癡眷屬	念十方佛常懺悔
不顧身命求佛道	獲得百八三昧門
亦得五百陀羅尼	及諸解脫大慈悲
五眼六通一切智	亦得三明八解脫
具足十力四無畏	三十二相八十好

三十七品具六度
視諸眾生如一子
四無量心道種智
觀察眾生廣法施
遍照十方諸世界
現諸奇特希有事
三界天王皆在此
同聲三請願聞法
為眾隨應演說法
禪定寂然心不異
十方九道無不遍
十方了了分明見
未可度者即不見
闇室深井即不現
盲瞎之人則不見
諸佛法身鏡亦爾
若無淨戒禪智慧
如金鑛中有真金
眾生雖有如來藏
淨戒禪智具六度
淨妙真金和水銀
如來藏金和禪定
普告後世求道人
無戒定智皆不應
死入地獄吞鐵丸
如是眾生不自知
輕毀一切坐禪人

十八不共微妙法
四弘誓願具四攝
一切種智四如意
入四禪定放光明
變穢為淨大震動
十方菩薩悉集會
端坐瞻仰一心待
從禪方便三昧起
色身香聲種種別
雖在座坐現法身
淨戒禪定三昧力
應可度者如眼前
如空月影現眾水
譬如幻師種種變
盲瞎睡重者不見
三障眾生不能見
如來藏身不可見
因緣不具金不現
不修戒定則不見
清淨法身乃顯現
能塗世間種種像
法身神通應現往
不修戒定莫能強
忽忽亂心講文字
出為畜生彌劫矣
自稱我有大智慧
壞亂正法作魔事

假使講經恒沙劫
如殺三千世界人
高心謗禪壞亂眾
譬如群賊劫牛乳
不知鑽搖及燖煖
龜淺薄味尚都失
不修禪智無法喜
不淨亂心執文字
譬如盲狗咬草叢
但聞風吹草鳴聲
養一盲狗虎咬故
其心散亂都不定
讚百千經心常亂
增見諸非毒轉盛
既見禪智法喜妻
解文字空不貪著
禪智方便般若母
禪智般若無著慧
三乘聖種從是學
淨戒禪智如大地
禪智神通巧方便
若能一念在禪定
三世諸佛坐道場
一切凡夫共一身
真如一像不變易
諸佛菩薩一法身
一字萬行化眾生

都不曾識佛法義
及諸一切眾生類
其罪甚重過於此
高聲唱得醍醐味
亦失酪漿生熟酥
醍醐上味在何處
譬喻說言無婦女
故言皮囊可盛貯
不見人及非人類
高聲叫言賊虎至
舉世盲狗叫亂沸
覺觀心語亦如是
如蛇吐毒與世諍
自言壞常子難生
石女無兒難可生
若修定時解無生
巧慧方便以為父
和合共生如來子
故稱一切眾導師
能生萬物載群類
能生三乘一切智
能報三世佛恩義
覺悟眾生皆由此
一煩惱心一智慧
善惡業影六道異
亦同一心一智慧
一聖假名四十二

凡聖色藏一而二	方便道中凡聖二
色藏元象無一二	唯佛與佛乃知此
我從無數十方佛	聞此一字無量義
少行法師不能知	文字論師不能解
若人不近善知識	學得有漏似道禪
初禪謂得須陀洹	四禪謂得阿羅漢
起增上慢諸漏盡	謂言斷結不更生
臨命終時見生處	即作是言佛欺我
阿羅漢者不更生	我今云何更受生
身證不了尚如此	何況散心著文字
不知詐知起我慢	顛倒說法誑眾生
身不證法昇高座	死入阿鼻大地獄
身證不了尚生疑	何況不證盲心說
高心亂語謗諸佛	受學之徒皆効此
從地獄出為畜生	備作種種諸雜類
若人親近善知識	證無漏禪乃明解
具足禪智多聞義	如是導師可依止
禪定深隱難可知	

復次禪波羅蜜。有無量名字。為求佛道。修學甚深微妙禪定。身心得證。斷諸煩惱。得一切神通。立大誓願。度一切眾生。是乃名為禪波羅蜜。立大誓願故禪定轉名四弘。欲度眾生故。入深禪定。以道種智清淨法眼。觀察眾生是處非處十力智。爾時禪定轉名四無量心。慈悲愍眾生。拔苦與樂。離憎愛心。平等觀察。爾時禪定。轉名慈悲喜捨。既觀察已。與其同事。隨應說法。爾時禪定。轉名四攝法。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是名四攝法也。復次大慈大悲。現如意神通一切色身。以神通力入五欲中。遍行六趣。隨欲度眾生。爾時

禪定。轉名神通波羅蜜。亦普現十方一切佛事。常在禪定寂然無念。復次深大慈悲憐憫眾生。上作十方一切佛身。緣覺聲聞一切色形。下作六趣眾生之身。如是一切佛身。一切眾生身。一念心中一時行。無前無後無中間。一時說法度眾生。爾時禪定及神通波羅蜜。轉名一切種智。亦名佛眼。復次菩薩摩訶薩。持戒清淨。深妙禪定。斷習氣故。遠離三世諸愛見故。爾時禪定。轉名十八不共法。復次菩薩摩訶薩。以三明智分別眾生。爾時禪定。轉名十力。善知是處及漏盡故。復次菩薩摩訶薩。色如受想行識如。觀一切法。始從初學終至成佛斷煩惱。及神通盡知十方世界名號。亦知三世諸佛名號。及知諸佛弟子名號。亦知一切眾生名號。及知眾生煩惱名號。解脫名號。一念一時知。及知宿命因緣之事。爾時禪定轉名十號也。復次菩薩摩訶薩。以諸法無所有性。一念一心具足萬行。巧方便慧。從初發心至成佛果。作大佛事。心無所著。總相智。別相智。辯說無礙。具足神通波羅蜜。供養十方一切佛。淨佛國土。教化眾生。爾時禪定。轉名般若波羅蜜。復次行者。為出世間故。三界九地名為八背捨。次第斷煩惱。欲界未到地禪及中間。二禪及四禪。空處及非有想。最後滅受想。於欲界中具五方便。一者發大善心。求佛道故。欲得禪定。名善欲心。是善欲心。能生一切佛法。能入一切禪定。能證一切解脫。起一切神通。分別欲界色界無色界。五陰三毒四大。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一切諸法無常變異。苦空無我。亦知諸法無生滅真實相。無名無字。無漏無為。無相無貌。覺了諸法。故名法智。未到初禪得金剛智。能斷煩惱證諸解脫。是名未到地。初欲界地及未到地。如是二地。是佛道初門。欲得禪定。是名欲心。復次初夜後夜。專精學禪。節食攝心。捨離眷屬。斷諸攀緣。是名精進。

復次專念初禪樂。更無餘念。是名念心。復次巧慧籌量欲界五欲。欺誑不淨。是三惡道伴。初禪定樂。斷諸欺誑。得真智慧。是入涅槃伴。是籌量。是名巧慧心。復次專心一處。滅諸覺觀。境界都息。身心寂靜。是名一心。如是五方便。能斷五欲妖媚煩惱。滅除五蓋。有覺有觀。離生得喜樂入初禪。名初背捨得入二禪。名二背捨。入第三禪。名三背捨。喜樂心內清淨得四禪。名為入一切處。滅一切色相。捨第四禪。滅有對想。入無邊虛空處。名為空一切處。第四背捨虛空處定。得一切識處定。是名識一切處第五背捨。復次捨識處定。入無所有處定。是名第六背捨。捨無所有處定得入非有想非無想處定。生厭離心。是名第七背捨。捨非有想非無想處定。入滅定受想定。心無所著。是名第八背捨。爾時禪波羅蜜。轉名八背捨。復次自覺覺他。通達無礙。得三解脫。能破三界一切煩惱。爾時禪波羅蜜。轉名十一智。復次行者。總持旋陀羅尼。戒定慧三分。八聖道。破四顛倒獲四真諦。爾時禪波羅蜜。轉名三十七品。起一切神通。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名為摩訶衍。如四念處品中說。轉一切智慧。以一神通。現一切神通。以一解脫。作一切解脫。轉一名字語句。入一切名字語句。如是一切名字語句。還入一名一字一語一句。平等不異。是四念處字等語等。諸字入門。一切佛法盡在其中。復次菩薩摩訶薩。欲教化眾生。令生清淨歡喜信心故。與一切聖人。建立一聖官階位次第。眾生之得大歡喜。決定無疑。爾時誓願勤修禪定。得六神通。作轉輪聖王。入五道中。飛行十方。廣行布施。須衣與衣。須食與食。金銀七寶。象馬車乘。樓櫓宮殿。房舍屋宅。五欲眾具。簫箏箜篌。琴瑟鼓吹。隨眾生欲盡給與之。後為說法令其得道。雖作如是種種法施。實

無施者。無財物。無說無示。無聽法者。譬如幻師幻作幻人。四衢道中化作高座。廣說三乘微妙聖法。又作四眾集共聽受。如是幻師所作幻事。無色無心。無示無聽。無受無聞。無得菩薩。爾時禪波羅蜜。轉名檀波羅蜜何以故。施人物時。雖知諸法無所有性。無施無受。無財物相。三事俱空。雖知空寂。勤行布施。復次菩薩摩訶薩。雖知諸法空罪相不可得。持戒破戒。如夢如幻。如影如化。如水中月。雖知諸法無生滅。堅持淨戒無毀缺。亦以戒法為他人說。若人惡心不受戒。化作禽獸行。禮儀人類。見此大羞辱。各發善心。堅持淨戒。發大誓願。遍十方不顧身命行戒施。常現六道種種形。廣說如來清淨戒。以宿命智觀察之。必令歡喜無瞋害。非但為說戒法。亦說攝根定共戒。道共戒。性寂戒。報寂戒。爾時禪波羅蜜。轉名尸波羅蜜。復次菩薩摩訶薩。行此財施法施戒施時。受者瞋恚來打罵。割截手足心不動。乃至失命心不悔。爾時禪定。轉名羼提波羅蜜。菩薩行是甚深禪定。於一切聖行。以法忍故。心無所著。禪定即是羼提波羅蜜。復次菩薩。學四念處時。獲得四禪。復作是念。我於身念處。未得如意神通。受念處未獲宿命神通。修心念處。未獲他心智。不知十方凡聖心故。修法念處時。如是思惟。我今未獲漏盡神通。修身念處。觀一切色。亦未得清淨天眼。於受念處。未證因緣業報垢淨神通。於心念處。未得眾生語言三昧。作是念已。勤精進求乃至成就。具六神通。爾時禪定。轉名精進毘梨耶波羅蜜。復次菩薩。為起神通故。修練禪定。從初禪次第。入二禪三禪四禪。四空定。乃至滅受想定。一心次第。入無雜念心。是時禪波羅蜜。轉名九次第定。復次菩薩。入初禪時。觀入出息。自見其身。皆悉空寂。遠離色相。獲得神通。乃至四禪。亦復如是。入初禪時。觀入出息。見三世色。乃

至微細。如微塵許。悉見無礙。亦見眾生出沒果報差別。於無量劫通達無礙。是名天眼神通乃至四禪。亦復如是。入初禪時。觀息出入。以次第觀聲。悉同十方凡聖音聲。是名天耳神通。乃至四禪。亦復如是。入初禪時。觀入出息住息住舍摩他。觀色相貌。以毘婆舍那。觀他心相。善知十方凡聖之心。是名他心智神通。乃至四禪。亦復如是。入初禪時。觀息入出。獲得眼通。得眼通已。觀於有歌羅邏時五陰生滅。乃至無量劫中五陰生滅。獲得宿命。是名宿命神通。乃至四禪。亦復如是。悉能觀察一切眾。善惡業行差別不同。亦復知其發心早晚。入道遠近。十方三世通達無礙。是名道種智慧神通。爾時禪定轉名師子奮迅三昧。以神通力。供養十方佛。及教化眾。淨佛國土。邊際智滿十地具足。變身如佛滿十方。學佛神通。未得滿足。是師子奮迅三昧。唯有諸佛。乃能具足。復次菩薩。入重玄門修四十心。從凡夫地初發心時。所修禪定。次第重入。乃至最後無垢地。修諸禪定。學佛神通化眾生法。從初禪入乃至滅受想定。三禪四禪四空。亦復如是。是名順超無礙。從滅受想定超住散心中。超入初禪。非有想非無想處無所有處。識處空處。四禪乃至二禪。亦復如是。是名逆超自在無礙。爾時禪定。轉名超越三昧。修佛神通。得佛智慧。餘五波羅蜜。亦復如是。是少一波羅蜜。不名五波羅蜜復次學禪定時。修四念處。於欲界中。觀內外色。入初背捨。具足聞慧。觀內外假二相不可得故。亦非是一如。如性故一解脫。復次思慧具足。觀察內外法。內外一切法。總相別相異相。不可得如如。故二解脫。復次修慧。六觀具足。色界五陰空。三解脫。復次聞慧修慧。用巧方便金剛智。破四空定。無貪著心。空五陰不可得故。得解脫空處。得解脫識處。得解脫無所有處。得解脫非有想非非

想處。得解脫觀滅受想定。不可得故。得是解脫。是名八解脫。如如性故。無縛無脫。菩薩爾時。禪波羅蜜名八解脫。復次菩薩禪定。修四念處。得三十七品。具足佛法。何以故。是身念處。觀色法故。一念具足四念處故。是身念處。用念覺分。觀五陰時。能斷一切煩惱。故觀色陰時。是身念處。不淨觀九想。具足舍摩他。能破一切煩惱。是名為定。如論偈中說。

初觀身念念 繫縛心令定
亦繫縛識定 及除煩惱怨

九想舍摩他。欲界金剛定。能破五欲如縛賊。十想毘婆舍那。欲界未到地金剛智。能觀五陰。畢竟盡想。不能更生。得盡智無生智。斷一切煩惱。如意利刀。斬斷賊頭。觀色如受想行識如。深觀五陰如如性故。即無煩惱可斷。亦無解脫涅槃可證。何以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空即是涅槃。涅槃即是空。煩惱即是空。空即是煩惱。智慧即是空。空即是智慧。不可以虛空斷虛空。不可以虛空證虛空。如論偈說。

觀身不淨相 真如性常定
諸受及以心 法亦如是觀

煩惱者六欲心也初死想。能斷威儀語言欲。膨脹想壞想散想。能斷形容欲。青瘀血塗想膿爛想。能斷色欲。骨想燒想。能斷細滑欲。散想滅盡想。能斷人欲。如論中說。

四蛇同一篋 六賊同一村
及王旃陀羅 分自守根門
六欲妖媚起 愛怨詐為親
聲香味觸法 六情起諸塵
貪欲如猛火 瞋恚如蛇虺

愚癡覆心眼	智者當善觀
外想三四塊	身器二六城
中含十二穢	九孔惡露盈
癰疽蟲血雜	膨脹臭爛膿
骨鎖分離斷	六欲失姿容
九想觀成時	六賊漸已除
及識愛怨詐	兼知假實虛
四大共相依	緣習成假名
行者諦觀察	但見骨人形
初觀如珂許	後漸滿一城
骨人遍法界	深生憂厭道
從生至老死	老死復有生
轉輪十二緣	生死如循環
三塗苦難忍	人天亦復然
誰聞六道苦	而不興厭心
妄識本無體	依因寂法生
妄想生妄想	轉輪十二緣
知過二業患	現不造三因
老死更不續	反流盡生源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上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下

陳南嶽思大禪師撰

四念處觀

身念處觀如音品

觀身不淨時。先觀息入出生滅不可得。次觀心心相。若先觀色。僣利難解。沈重難輕。若先觀心。微細難見。心空無體。託緣妄念。無有實主。氣息處中。輕空易解。先觀入息從何方來。都無所從。亦無生處。入至何處。都無歸趣。不見滅相。無有處所。入息既無。復觀出息從何處生。審諦觀察。都無生處。至何處滅。不見去相。亦無滅處既無入出。復觀中間相貌何似。如是觀時。如空微風。都無相貌。息無自體。生滅由心。妄念息即動。無念即無生。即觀此心住在何處。復觀身內。都不見心。復觀身外。亦無心相。復觀中間。無有相貌。復作是念。心息既無。我今此身從何生。如是觀時。都無生處。但從貪愛虛妄念起。復觀貪愛妄念之心。畢竟空寂。無生無滅。即知此身化生不實。頭等六分色如空影。如虛薄雲。入息氣出息氣。如空微風。如是觀時。影雲微風。皆悉空寂。無斷無常。無生無滅。無相無貌。無名無字。既無生死。亦無涅槃。一相無相。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是名總觀。諸法實相。如是觀竟。欲得神通。觀身四大。如空如影。復觀外四大。地水火風。石壁瓦礫。刀杖毒藥。如影如空。影不能害影。空不能害空。入初禪時。觀息入出。從頭至足。從皮至髓。上下縱橫。氣息一時。出入無礙。常念己身。作輕空想。捨僣重想。是氣息入無聚集。出無分散。

是息風力能輕舉。自見己身空如水沫。如泡如影。猶如虛空。
如是觀察。久修習竟。遠離色相。獲得神通。飛行無礙。去
住遠近。任意自在。是身念處。不淨觀法。九想十想。及觀
氣息生滅出入空無障礙。亦能獲得如意神通。先證肉眼。次
觀天眼。能見無量阿僧祇十方三世微細色等。亦見眾生生死
出沒善惡業報。皆悉知之。明了無礙。總攝十力十八不共法。
能作大身。遍滿十方。能作小身。細如微塵。一能作多。多
能作一。重能作輕。輕能作重。醜陋作端正。端正作醜陋。
長短大小。青黃赤白。悉能變化。虛空作地地作虛空。地作
水火。水火作地。能令變作。金銀七寶石壁草木。亦復如是。
皆能變作。金銀七寶。象馬車乘。城郭樓櫓。宮殿屋宅。房
舍燈燭。日月大珠。及如意珠。飲食衣服。床榻被褥。簫笛
箏篴。五欲眾具。眾生所須。盡給與之。然後說法。令入佛
道。能自變身。作十方佛身。名字不同。色像差別。亦復能
令皆作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頂上肉髻光明。普遍滿
十方。間無空處。十方遠近。如對目前。過去未來。亦復如
是。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復能作菩薩緣覺阿羅漢身釋梵
四王諸天身轉輪聖王諸小王身。能作四種佛弟子形。男變為
女。女變為男。亦作六趣眾生之身。如是凡聖眾色像。一念
心中一時行語言音聲。亦復如是亦復能作臭爛死屍縛魔波旬。
令捨高慢遠離魔業。求佛正道。臭爛屍觀。非獨繫縛波旬魔
王。亦能降伏一切姪女。令捨要欲發清淨心信求佛道是禪波
羅蜜身念不淨觀法。初修行時。能斷五欲一切煩惱。能除五
蓋。能斷十纏。若人修習。如偈所說。

氣息輕空風火觀	飛行十方無障礙
皮肉筋骨不淨觀	獲得如意大神通
總名八大自在我	一切形色能變化

總名十四變化心	非但變化如上事
能令大地六種動	變十方穢為淨土
是身念處不淨觀	總說如是大功德
若廣諸說不可盡	三十七品亦在中
今已總說身念處	種種功德差別法

受念處品

復次禪波羅蜜中受念處觀如偈說。

能斷一切受 今當更總說

斷除三受法 一切受亦盡

三受者。一者苦受。二者樂受。三者不苦不樂受。如十二因緣中說。不苦不樂受。但是無明。有名無色。苦樂二受是行識名色六入觸受受取有生老死滅壞苦憂悲惱。如是三受和合共成事。不能一一獨生煩惱。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受是六根名為六情。外受是六塵。名為六境。內外受名六識。亦名為心思惟分別。如是內外。有三十種六根六塵六識六觸六受。是名三十。皆由無明不能了故。貪善惡業。遍生六趣。若能修習戒定智慧。淨三毒根。名曰六度。是故論言智度。大道佛從來生死往來故。曰大道智慧。斷三受故名為度。是故佛言。淨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一切貪瞋癡。三受以為根。破戒是惡趣門。持戒是善趣門。若修戒定智。閉塞諸惡道。通達善趣門。亦得名為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佛無上大菩提門。六根名為門。心為自在王。造生死業時。貪著六塵。至死不捨。無能制者。自在如王。是故名為無上死王。譬如世間五月時雨大惡雹。五穀果樹。摧析墮落。人畜皆死。是惡雹雨。譬如金剛。無能制者。斷諸善根。作一闍提。是故

名為死金剛雨。譬如世間金翅鳥王。飛行虛空四大海中。擒捉諸龍。自在無礙。食噉令盡。無能制者。是故名為死金翅鳥。譬如世間惡轉輪王。飛行虛空。遍四天下。擒捉諸王。自在無礙。壞他事業。無能制者。是故復名死轉輪王。一切天人王。無能制者。唯除一人。大力神僊。幻術呪師。智如金剛。能伏一切。乃能伏此生死心王。亦復如是。二十五有。無能制者。唯除菩薩。修戒定慧智獲得初禪。至第四禪及滅受想定。成就四念處。法忍具足。得大神通。乃能降伏生死心王。一切凡夫及二乘人。不能降伏如是死王。為無常法之所遷故。不能降伏。唯有法大力菩薩生分盡者。乃能降之。無習氣故。苦受內苦外苦。內苦者。饑渴悲惱。愁憂瞋恚。嫌恨宿怨。不適意事。怨憎會時。內心大苦。如是等苦。名為內苦。復次求物不得。若得更失五欲眾具。愛別離故。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抄劫死亡。若遭惡病。無藥可治。必死無疑。憂悲啼哭如是等苦。皆名內苦。聞外惡聲。罵辱機刺。內懷忿怒。亦名內苦。外苦者。若為王法所加鞭杖拷楚。牢獄繫閉。桎械枷鎖。名為外苦。亦名內外苦。若師子虎狼。諸惡毒獸。風雨寒熱。如是等。此名為外苦。若自身有病。諸根不具足。名身苦。若為他役使。擔負重載。若行遠路。中間嶮難。無止息處。如是等苦。是名身苦。應學慈悲修空。忍之不生瞋恚。於怨憎處。應作是念。是我先世。惱害彼人。今但自責。不應瞋他。虎狼獅子。狂象惡王。亦復如是。於貪求處。應求捨心。不應瞋惱。觀惡音聲。如空中響。彼聲不來。耳不往受。隨聞隨滅。誰罵誰受。則無瞋恚。聞好音聲。稱揚讚歎。如前觀之。亦不生喜。禮拜供養。一切樂受。應作是念。彼自求福。便於我處。自作功德。不聞我事。不應歡喜。譬如廢田。有人耕種。自求報故。地不應喜。復有

異人。多持糞穢。毒刺惡草。積種在中。掘鑿穿穴。高下不平。彼人自生。如是惡心。地亦不瞋。亦不念彼徒自苦惱。有人問言怨害罵辱。能忍不瞋。是事可爾。禮拜供養讚歎樂受。何以不喜。答曰。彼今雖復供養讚歎於我。後若遇惡緣。即便瞋我。若打若殺。不應生喜。苦受樂受。皆如幻化。無有定相。不應瞋喜。如彼大地。無憎愛心。菩薩欲求無上佛道。應先修學大地三昧。亦應學如虛空三昧。不苦不樂受。亦復如是。不應貪著。應作是念。苦樂中間故。有不苦不樂。若無苦樂。則無不苦不樂。一切皆是無常生滅。不曾暫停。生滅無故。無生滅處。求不可得。如是觀時。即無三受。得三解脫。男女等相。亦復如是。如幻如化。無生無滅。不可得故。如身念處。五陰如相。不可得故。無十八界。故無一切受。何以故。六根六塵六識空故。求不可見。名之為空。求亦不得。名之空空。亦無有空。復次禪波羅蜜中。觀受念處。無生無滅。無一切受。即是涅槃。觀察涅槃。亦不可得。無名字故。即無涅槃。如是觀時。初學能斷一切煩惱。又得一切宿命通。自觀己身現在初生五陰歌羅邏時。生滅不住。亦見過去無量阿僧祇劫五陰生滅。以身念處天眼力故。住初禪中。能見如是宿命神通。一切生處壽命長短。苦樂受報。飲食衣服。種性名字。生死出沒。國土世界。欲性善惡。悉見悉知。現在未來宿命因緣。及一切事。悉見悉知。如過去世。亦知諸天六趣眾生三世宿命。知己不異。亦復能知諸佛菩薩緣覺聲聞一切宿命。一念心中。稱量盡願。明了無礙。於一切眾生中。得自在壽命。隨其所感。長短不同。為眾生故。現一切身。受一切命。欲度十方三惡道眾生。欲度餓鬼。觀受念處。住初禪中。用如意通。施美飲食。令其苦息。而為說法。欲度畜生時。觀受念處。入初禪時已入第四禪從四

禪起住第二禪。用如意神通。令諸眾生離畜生業得人天。令其歡喜。而為說法。欲度地獄眾生時。觀受念處。入初禪時已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住第三禪。以如意通。變化十方阿鼻地獄及諸地獄。悉為天堂。一切苦具。變為瓔珞。如其苦息。如第三禪樂。隨應說法。欲度福德大力眾生時。觀受念處及三念。入初禪。初禪起入二禪。二禪起入三禪。三禪起。入第四禪。住火一切處。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住地一切處。十方大地六種震動。住風一切處。戒定慧香。遍熏十方。住水一切處。現月愛三昧。十方重病苦惱眾生。悉得消除。身心安樂。住地一切處。穢惡世界。變為淨土。池流華果。七寶莊嚴。放眉間光。召集十方諸大菩薩。悉求集會。口光頂光。放中間光。集三界天王轉輪聖王阿脩羅王及諸小王并諸天人。放下光明。普及三塗一切眾生。集會聽法。悉為受記。受記之法。凡有九種。三乘及六道。是名九種差別受記。如摩訶般若放光論中說。若放頂上肉髻光明。遍照十方。集大菩薩。并集過去多寶佛等。又及十方分身應化無量諸佛十方世界。為一切佛土滿中諸佛。移諸天人三塗八難。置於他土。不令在會。無餘雜眾。當知此會。但說一乘。為一生補處菩薩受如來記。若放眉間大光明。同頂光中事。當知此會。為大聲聞密行菩薩過十地入佛境界者受如來記。如法華中說。二種放光受記之法。但說佛果事一乘佛智慧。無餘雜眾故。不說九道記。問曰。佛大慈悲平等說法。眾生普聞。復何意故。說法華時。三變世界八方通同為一佛土。初第一變。八方五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同於娑婆。上下兩方。亦復如是。第二變化。八方各變二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世界。亦同娑婆。第三變化。八方各二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同於娑婆。如是

三變。各放眉間白毫光明。移諸天人阿脩羅等三塗八難。置於他方。不得聞法。當知如來心不平等。答曰。是事不然。如來智慧。非汝境界。不應難言佛不平等。彼以何故。妙法華會但說一乘頓中極頓諸佛智慧。為大菩薩受如來記。難信難解。是故漏盡二乘人。新發意菩薩及以不退諸菩薩等。疑惑不能解。何況餘人。譬如世間轉輪聖王。莊嚴四天下。集諸轉輪王。共論聖王事。唯有王邊智慧大臣。乃能信解。得近王座。同論王事。諸餘惡臣。愚闇無智。則不堪聞。不得同座。何況餘小王及諸僕使。而近王座。如來頓教。亦復如是。唯有一生補處無垢大士。得佛智慧。受如來記者。乃得聞之。此會不說引導之教。是故餘人不得在座。餘人若聞不解故。即生疑謗。墮於地獄。是故移之置於他土。四眾五千。亦復如是。譬如閻浮提人眼不得見上界諸天。若得見者。兩眼雙瞎。薄福德故。不堪見此諸天光明。是故見者兩眼雙瞎天人阿脩羅三塗八難。亦復如是。尚不得見肉眼眉間受記光明。何況聞說受如來記也。若得聞者。則生誹謗。永失信心。斷諸善根。作一闍提。將護彼意。不得聞之。譬如世間饑餓病瘦絕食來久薄腹者。不得一往多食乾糲及以強餅麭麩酒。一往飽食。必死不疑。五千四眾天人阿脩羅三塗八難。亦復如是。薄福德故。不堪得聞受如來記。問曰。諸佛神通無量方便。一音說法隨類得解。何故移之置於他土。答曰。如汝所問。他土之音。有二義。一者本土。是如來藏。一切眾生不能解故。貪善惡業輪迴六趣。二者一切眾生。無量劫來。常在六趣。輪迴不離。如己舍宅。亦名本土。天人阿脩羅等薄福德故。不能感見三變座席。復不感聞本無如教甚深妙聲。是本無如如來如一如無二如本末究竟等。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餘人不解。五千四眾天人阿脩羅三塗八難。不聞本無如。不

得究竟解故。是故名為置於他土。復次五千天人阿脩羅及難處。異座異聞。得解薄少。永捨六趣。是故復名置於他土。實不移却。不覺不知。不離本座。物解不同。故言他土。欲重宣受念義。而說偈言。

行者初觀受念時	三種受法難捨離
苦受能生諸怖畏	亦生九惱諸怨害
常懷忿難作方便	得怨便時斷其命
或淨五欲起怨心	或爭名利作怨害
或貪住處獲利養	見勝己來欲殺害
或加誹謗惡名流	或時願人令殺害
是苦受法有三種	內受外受內外受
若欲斷除諸苦受	當觀怨家如赤子
亦如父母及兄弟	亦如諸師及同學
生生無不從彼生	是無量劫之父母
我曠劫來曾生彼	一切皆是我赤子
此觀成時瞋恚盡	獲得大慈大悲心
怨家悲歎生悔心	如見父母悉歸命
我往昔曾彼受學	一切皆是我大師
或修俗禮及五經	或學出世解脫道
學善法故好名流	忍惱害故得神通
一切皆是我和尚	亦是諸師及同學
應當孝順勤供養	恭敬供養如佛想
若受上妙五欲樂	人天王處自在樂
三界天王人王樂	無常至時皆碎破
一切樂受是苦本	樂報盡故苦報至
貪受榮華謂是常	愛別離時地獄至
苦樂受盡則無苦	不苦不樂則無生

具五方便除五欲
五欲五蓋煩惱盡
二禪三禪第四禪
見身如泡空如影
見過去世無量劫
斷五欲故煩惱盡
斷五欲故獲如意
是故諸佛而說偈
除無明父亦滅退
自覺覺他名解脫
無明魔父亦破碎
立大誓願度一切
亦斷眾生一切受
亦知一切解脫受
亦受補處如來記
先現希有奇特事
普照十方諸世界
七寶行樹以莊嚴
等齊人天來聽法
然後為其演說法
眾生各見不相知
眾生各聞皆不同
都不見他前有佛
能令一時各解脫
能自在受種種命
或見長壽無量劫
能斷苦樂諸繫縛

亦除五蓋障道因
具足五支入初禪
還入初禪觀五陰
出入息如空中風
諸受五陰生滅空
斷五蓋故獲五通
斷五蓋故獲三明
言內外怨賊皆已
若能斷貪諸愛盡
諸行魔母既滅盡
既斷煩惱獲六通
自能斷除三受已
得自在受無量命
知受凡聖九道記
若欲說法度眾生
深入禪定放光明
變諸穢惡為淨土
三塗八難悉解脫
以受念處觀察之
或令世界淨穢異
形色音聲種種別
各見佛同為說法
雖復差別各各異
隨眾生壽命長短
或見短壽入涅槃
是受念處初學時
初觀諸受內外苦

亦觀諸受內外空	不苦不樂受亦空
斷陰界入破無明	觀三受性非空有
則無繫縛無解脫	法性無佛無涅槃
亦無說法度眾生	眾生與佛一如如
本末究竟無差別	坐道場得成佛道
即是導師方便說	如人夢中得成佛
放光說法度眾生	此無佛道無眾生
佛法性相亦復然	眾生迷惑不覺知
深著苦因不暫捨	諸苦所因貪為本
捨貪求心無相依	見諸受空無生滅
證苦無生苦聖諦	內外假合名為集
無十八界集聖諦	生滅滅已名寂滅
證無寂滅滅聖諦	陰無縛解無邪正
證平等慧道聖諦	四諦無二是一諦
實無差別四種諦	一諦空故即無諦
無諦巧慧佛三諦	一切眾生從本來
無生無滅無縛解	五陰如性非明闇
凡夫與佛無一二	

三十七品亦在其中。觀受念處多故。受念處為主。獨稱其名(略說受念處竟)。

心念處品

復次行者。初學禪時。思想多念。覺觀攀緣。如猿猴走。不曾暫停。假使行者。數隨心觀。亦不能攝。即作是念。三界虛妄。皆心所作。即觀是心從何處生。心若在內。何處居止。遍觀身內。求心不得。無初生處。亦無相貌。心若在外。

住在何所。遍觀身外。覓心方所。都不見心。復觀中間。亦不見心。如是觀時。不見內入心。不見外入心。不見內外入心。不見陰中心。不見界中心。當知此心空無有主。無名無名行。無相貌。不從緣生。不從非緣生。亦非自生。是是名者。能觀心念。心念生滅。觀念念生滅。觀念念相。不可得故。亦無生滅。如觀我心。他心亦然。復觀心性。無有心性。無有心性。亦無相貌。畢竟無心。亦無不見心。如是觀竟。身心空寂。次第入禪。能起神通。復次菩薩摩訶薩。觀心念處。學得一切禪定解脫起如意神通。立大誓願。度一切眾生。應先觀其心入初禪。次第入至第四禪。乃至滅受想定。還入初禪心。觀念處。內心外心內外心。亦復觀察三毒四大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如是觀竟。觀諸解脫遍一切他心智三昧。以他心智如意神通。亦入天眼宿命漏盡神通遍觀中。如是諸神通已觀七覺分。住他心智三昧。用念覺分擇分覺分及精進覺分遍觀十方一切眾生心心性欲。用十力智分別之。一一眾生。感聞何法。聞何音聲。見何色像。於何解脫門。而得解脫。如是觀竟。用喜覺分神通三昧。悉令十方六道眾生皆大歡喜。用除覺分定覺分捨覺分。用如意神通。普現色身。上中下根。隨機說法。悉令解脫。此心念處。初修學時。身心得證。自斷一切心想妄念諸結煩惱。亦能如已教他人學。但未得神通。不能明力。不識眾生種種根性所念各異。不稱其機。利益甚少。作是思惟。但是學時。未是說時。不應強說非時之言。若修禪定。獲大神通如意自在。得他心智差別三昧。一念悉知凡聖差別之心。通達無量阿僧祇劫過去未來。如現在世。如是學竟。乃可說法。思惟既竟。還入初禪觀於身心。空如影。息如空風。心無相貌。輕空自在。即得神通。住第四禪。放大光明。一者色光遍照十方凡聖色身。二者放

於智慧光明遍照十方九道凡聖上下智慧。悉能遍知彼是處非處。及知宿世因緣果報。亦如身念處受念處三昧。如是竟現一切身。十方遠近。如對眼前。各為說法。悉令解脫。欲說法時。現希有事。悅可眾生。令大歡喜。以神通力。十方世界穢惡之處。變為淨土。金銀瑠璃一切眾寶。間錯其地。充滿世界。上妙栴檀。七寶行樹。華果茂盛。行列相當。臺館樓櫓。城邑聚落。七寶房榻。如意寶珠。光明相照。若日月現。猶如如來所居淨土。諸佛菩薩充滿其中。各現神通。降伏天魔。破諸外道。或有諸佛。寂然禪定。上下身分。放大光明。猶如段雲。遍滿十方光明中現一切佛事。或有菩薩。現不思議。四大海水。置一毛孔。水性之屬。不覺往來。須彌王置芥子中。亦不迫迮。還置本處。諸四天王及忉利天。不覺不知。三千世界置一毛端。亦不傾側。一切大眾不覺寬迮。如故不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一切人天未得道者。及諸聲聞小行菩薩。皆得見此不思議事。十方諸佛諸四天王。及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護羅伽等。悉與菩薩對面共語。能以一面對一切面。如鏡中像面亦不異然後說法。悉令聞者一時得道。是名菩薩住心念處如意神通如願三昧。三十七品一切佛法。悉在其中。觀心念處本。是故心念處為主。獨舉其名宣心議。而說偈言。

內心外心中間心	一切皆是心心數
心性清淨無名相	不在內外非中間
不生不滅常寂然	非垢非淨非明暗
非定非亂非緣慮	非動非住非來去
非是非死非涅槃	非斷非常非縛解
非如來藏非凡聖	不了名凡了即聖
行者初學求道時	觀察心數及心性

觀察心數名方便
初坐禪時觀不淨
不淨觀及出入息
觀心心數斷煩惱
心數心性平等觀
不淨初學斷五欲
初觀息解假名空
二觀具足成一觀
身念受念及法念
內假外假內外假
心念非假非真實
一名心相二名性
從無明緣至老死
此假名身及諸受
皆由妄念心所作
即無煩惱無無明
觀四念處心想盡
若觀心性了四念
無妄念心無緣慮
若人隨順妄念心
如雨綵衣其色變
不得解脫歸四趣
顛倒亂心著文字
不為眾色之所污
雜色物裏置水中
青物裏時水則青
珠色寂然不變異

覺了心性名為慧
觀出入息生滅相
是心心數非心性
心性即是煩惱性
具足禪慧成大聖
久修獲得如意通
久修飛行無障礙
獲得三明見三世
覺了三念由觀心
此三假名非實法
求了三假當觀心
三假由相不由性
皆是心相之所造
善不善法及無記
觀妄念心無生處
心性無念不可觀
煩惱盡故即盡智
解無生法無生智
無雜染故無六道
持戒坐禪欲求道
不證無漏著禪味
何況破戒無禪定
心性清淨如明珠
譬如清淨如意珠
能令清水隨色變
黃赤白黑皆隨變
心性清淨如意珠

善惡業雜緣色雜
行十惡業生四趣
證得無漏解脫道
心性寂然不變異
隨人所求皆應現
隨所求念悉周遍
隨學者業凡聖現
具足十善觀三性
具足三信三解脫
證真如解名信戒
觀心無主無名字
乃至失命不破戒
速離得相之分別
亦不著空隨世法
不捨世間十善行
無定亂心定信時
證四真諦一諦相
諸法如性如慧信
是人乃可得法施
是此七財名導師
是人不應昇高座
向眾妄語何所說
忽忽亂心謗佛說
所行法施名實施
如富長者行實施
先學自證如實說
佛意甚深難可知

十善有漏禪生天
持戒清淨修禪智
從生死際至涅槃
譬如世間如意珠
珠無心相無異念
心性無體無名字
若人欲求解脫道
心性眼性及意性
觀身心空持淨戒
觀身如影如化生
觀罪不罪如夢幻
持戒畢竟證寂滅
持戒雖空不雜世
深入涅槃解脫意
獲得無漏禪智慧
修四念處斷四倒
是名般若波羅蜜
若人具足此三信
信施戒聞慧慚愧
若不具足此七法
既無信證自不知
此人誑自亦誑他
如富長者自有財
若人修道證解脫
受者學者皆効此
不應忽忽亂後世
如教修行證乃解

此性雖空無生滅
譬如虛空無明暗
若平旦時無風雲
若風黑雲暴亂起
是虛空性無垢淨
眾生心性亦如是
眾生心性亦如是
眾生心性若無常
眾生心性若是常
心性亦非非無常
生死解脫不失故
求道不應得解脫
當知解脫即無常
當知則無有解脫
此人所說不可捨
此人所說不可依
眾生則不得解脫
眾生非是生死法
捨生死則捨眾生
亦應自捨解脫法
性無生死無解脫
無有生死無解脫
生死解脫喻如水
隨善惡業種種現
隨業受報遍六道
法身處處皆應現
心性明珠不曾變

隨喜惡業必有報
風雲靜亂有明暗
日出虛空大明淨
虛空塵霧大黑風
不為明暗之所染
生死涅槃不能染
不為斷常之所染
念念滅壞無業報
如空不變無業報
除煩惱故得解脫
若言心性非無常
若捨生死得解脫
若生死性不可捨
若言生死不可捨
若言生死是可捨
若言死法不可捨
是義應然何以故
眾生若是生死法
眾生若是自捨者
眾生之性即心性
如虛空性無明暗
眾生心性如明珠
萬惡萬善喻眾色
顛倒妄念造善惡
若持淨戒修禪智
雖隨業影種種現
舍利弗問一比丘

比丘汝今得解脫	比丘答言舍利弗
我今獲得諸煩惱	法今不在於涅槃
亦復不在於生死	若言生死即涅槃
即陰計我是外道	若言生死非涅槃
離陰是我是外道	若言不即不離是
亦非不即非不離	此人具足六十二
悉是邪見外道輩	眾生非是眾生相
亦復非是非眾生	生死涅槃假名說
唯佛與佛乃知此	(略說心義竟)

法念處品

復次菩薩初學坐禪觀法念處者。善法不善法無記法。善法者。有二種。一者有漏十善道。及有漏四禪四空定。是世間善法。二者出世間善。無漏四禪四空定四四定滅受想定三十七品。是出世間善法。不善法者。有二種。一者身口意十惡法。二者身口意作五逆罪。復有一人。重於五逆。是人學道。值惡知識。魔鬼入心。常說是言。我解大乘甚深空義。犯四重罪。姪欲熾盛。飲酒食肉。不持齋戒。作如是言。諸法悉空。誰垢誰淨。誰是誰非。誰作誰受。作是念已。即便破威儀。破正命。無量眾生。懶墮懈怠。不能求道。見此易行惡趣空法。即便破戒。共相朋黨。謗佛謗法。罵比丘僧。輕毀一切比丘。令使疑惑悉皆破戒。斷諸佛種。罪重五逆。命終悉入阿鼻地獄。常詐稱言。我如善根法師。解甚深義。餘精進者。悉是勝意比丘。不如我等。如是欺誑。壞眾生故。但著惡趣空。實不識佛法。毀三寶故。罪重五逆。大集經中。佛告頻婆娑羅王。未來世有諸惡比丘。行姪破戒。飲酒食肉。

向四眾說。我解如此大乘空義。多領無量破戒眷屬。四眾無力。不能治之。佛復語王言。我今以此大乘經法。付囑國王。令治破戒諸惡比丘。王若不治。死入地獄。頻婆娑羅王聞已。悉之是名惡法。法行比丘。則不行此破戒惡法。無記法者。一非十善。二非十惡。中間散亂無記之心。善惡不攝。是名無記。復次阿毘曇中。色中一可見十則說有對。無記謂八種。餘則善不善。此是十二入。色中一可見者。眼有二入。但見前境。善惡眾色不自見。眼根覺是名一可見。若見人等。怨親中人記之。妄別經久。後得相見時。猶故相識。我曾某處共居。相見餘眾生非眾生色。亦復如是。皆屬一色入。是故說言色中一可見。十則說有對者。耳對音聲。鼻對香臭。舌對於味。身對眾觸。意對法。是故說言十則說有對。無記謂八種者。耳根對聲。不能相見。不知處所。不見色像。不能記錄。亦復不識冤親中人及餘音聲非人響聲。若眼不見。心意不覽。悉不能記。但能相對。譬如有人於說法座下坐。心緣外事。境外境界。眼亦不觀。乃至緣座。都不曾聞法師語聲。鼻舌身根。亦復如是。不能記錄故名無記。設有記者。悉意等三事和合。乃能記之。獨不能記。四根對四塵。故言八種不能相記。是故說言無記謂八種。餘則善不善者。意法相對。悉能記錄善不善事。我曾某處作如是功德若干善法。我曾某處作若干重罪。若干輕罪。我於某處不作善惡。隨宜而住。都無所作。我曾某處得若干好物。若干不好物。善不善法。亦復如是。然其意根。都無處所。能懸屬正當五塵之事。譬如神龜懸悟密事悉能記錄。不名無記。但得名為善不善法心。能總覽十二入法。六識由心。意但少分。不能盡知。攀緣計校。名之為心。屬當受持。名之為意。是故大集經中。坐禪學道法行比丘。但觀三性。一者心性。二者眼性。三者

意性。此三法輕利用事強故。復次法念處。內法外法內外法。內法者。是六情。外法者是六塵。名為六境。內外法者。名為六識。亦名六神。名十八界三毒四大五陰十二入十二因緣。悉是其中。今但總說餘者。亦攝一切。一切煩惱。無明為主。因眼見色。生貪愛心。愛者即是無明。為愛造業。名之為行。至心至念。名之為識。識共色行。名曰名色。六處生貪。名為六入。因入求受。名之為觸。念色至法。名之為受。貪著心者。即名為愛。四方求覓。名之為取。如是法生。名之為有。次第不斷。名之為生。次第斷故。名之為死。眾苦所逼。名之為惱。乃至識法因緣生貪。亦復如是。如是十二因緣。一人一念中心。悉皆具足。名為煩惱。生老病死。十二因緣。非是解脫。夫解脫者。因眼見色。生貪愛心。名為無明。為愛造業。名之為行。未睹色時。名為獨頭無明。亦名無始無明。亦名不共無明。若眼不對色。則不能生愛。無伴共合故。無愛行二法。不能於中種識種子。是故名為無明。獨頭無明。不共無明。二乘聲聞。及諸行人。初入道者。不能斷此無始無明。諸佛菩薩。及二乘行人。但斷有始共伴。無明共愛合故。名之為伴。能作行業。名為始生。是身初因。是故為無始無明。無明為父。愛心為母。行業和合。生識種子。亦得名為種識種子。種未來身故名為種。名色是芽故名生。如是別知乃能斷除。求解脫者。應觀察生死父母。斷令皆盡。不令有餘。夫觀察者。眼見色時。應作是念。空明根塵。意識屬當。妄想和合。共生眼識。覩眾色像。假名為眼。復作是念。何者是眼。空是眼耶。明是眼也。塵是眼也。意是眼也。為當識獨生名為眼也。眶骨是眼也。精淚是眼也。瞳人是眼也。若空是眼。無色無對無所見故。不應是眼。若明是眼。無根無覺無所知故。不應是眼。若根是眼。精淚瞳人。匡骨

白異。空明未現。覩不見色。空明設現。精盲之人。眼不破。不能見色。當知空明及根。都無有眼。若色是明。色性無知。不能自見。空無生處。無情無對。不與根合。當知色塵空無有眼。何以故。假使根塵對。空明不現。意不屬當。即不見色。當知根塵空無眼。復作是念。意是眼也。若意是眼。能見色者。盲瞎之人。意根不壞。不能見色當知無眼。假使不盲有眼之人。眼不對時。意根不壞。不能見色。以是定知意非是眼。意空無根。無生無滅。無名無字。眼空無根。無有生滅。亦無眼名字諸因緣故。無集無散無識名。如是觀時。不見眼始來處。無始法亦無。求無始法。不可得故。名曰無始空無。有無始可破故。亦無無始空。為世流布故。名為方便慧明解。無始空是名方便慧。無始空亦無。無無性亦無。名之為慧性。若破和合。共伴無明。是方便智。若破無始無明。名之為度。故名為智度菩薩母。方便慧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萬行。得菡萏則生如來家故。名不生生。更有一解。若斷有始和合無明。是名無生。若知無始無明。能斷能知。無所斷故。是名無生法。名之為慧。是名中慧。破有始無明。名為盡智慧。亦得名為盡智。有為煩惱盡故。名為盡智。斷無始無明。名為無生智。若知無無始則無始空。名無生法忍。無法亦無不見。不無無亦不有。是觀無明生亦無。亦不見無性。不見無無性。亦非是不見。非非無所見。無有無所見。亦非非無。有無所見。不名有所得。不名無所得。名為如如性。無生法忍慧非智之所及。十八種空智所能攝無名可說故。亦非是無明。是故佛言五陰之法。既非是有。亦非是無。不斷不常不在中道。無空無無相亦無有無作。不合亦不散。名相法亦無。既見有眾生。不見無眾生。涅槃非是有。亦復非是無。是名法念處。雖知諸法爾。精進禪定。

苦行求佛道。不墮惡趣空。誓度一切眾。其心不退轉。更略說。復次眼見色時。即反觀察內求覓眼。誰能見色。何者是眼。從何處生。如是處生。如是觀時。都不見眼。亦無生處。亦不見。亦無生。名無字。都無明貌。復觀於色。從何處生。誰使汝來。如是觀時。不見生處。亦無使來者。求其生處。不可得故。如空中影。如夢所見。如幻化。無生無滅。即無有色。無所得故。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六識為枝條。心識為根本。無明波浪起。隨緣生六識。六識假名字。名為分張識。隨緣不自在。故名假名識。心識名為動轉識。遊戲六情作煩惱。六識緣行善惡業。隨業受報遍六道。能觀六根空無主。即悟諸法畢竟空。觀妄念心無生滅。即斷無始無明空。解六識空得解脫。無六識空無縛解。何以故。六識非有。亦非空。無名無字無相貌。亦無繫縛無解脫。為欲教化眾生故。假名方便說解脫。解脫心空。名金剛智。何以故。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無生滅。無名字。無相貌。無繫無縛無解脫。一切結無障礙。假名說為金剛智。更總說心作。二分名心相。二分名心性。相常共六識行心性畢竟常空寂。無有生滅。無三受則無一切諸煩惱。復次修行者。欲破業障諸煩惱。作如是思惟。由我有身故。諸業聚集生。我今此身。從何處來。本無從何生誰之所作。如是觀時。即知此身因過去世無明行業和合聚集。而來生此。我今不能見過去世造業因緣。但觀現世從生已來所作善惡。比知過去。作是念竟。觀我現在世殺生偷劫邪淫善惡及無記心。先觀淫欲。愛境強故。我於某處某年某時。共某甲。誰使我作業。在何處。業若屬我遍身。內外中間。觀察都不見業。業若在身外。在何方所。遍觀察之。都無處所。既不見業觀造業心。業若與心俱。心念念滅。業亦應滅。如是觀時。亦不見不滅。初念見和合。

觀察即空。無念無滅。默然正定。念起即更觀數數重觀察。不念見和合。念生不復生。既無妄念心。則無現在世。過去亦爾。復作是念。心行若無常。我亦無業報。何以故。念念滅盡故。心行若是常。我亦無業報。何以故。常法如空。不變易故。但虛妄念如夢所見。無作夢者。何況見夢法。心相如夢者。諸行如夢法。無夢無夢法。亦無觀夢者。夢非是生滅。亦非無生滅。觀夢者亦然。觀察心相及行業。不斷不常觀亦爾。是名觀心相破一切業障。名之為解脫。即觀心性時。心性無生滅。無名無字。無斷常。無始無原。不可得。當知無心無無心。亦無心名字。如是觀察竟。坐禪眼不睡。覺觀不復生。次第入諸禪。觀身如泡影。次第發五通。獲得如意通。誓度眾生。是名字脫也。

坐禪修覺意

復次修法念處。應勤坐禪。久久修習。得一切定解脫三昧如意神通。發願誓度一切眾生。先觀眾生感聞何法而得入道。若修多羅。若優婆提舍。若毘尼。若阿毘曇。若布施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若說三毒對治之法。若四大。若五陰。若十二入十八界。若十二因緣。若四念處。若四禪。若四真諦。若不說法直現神通。若疾是遲是處非處。如是各各感聞。不同色像音聲。名字差別。各各不同。皆得聖道。或有眾生。不可教化。假使說法神通變化無如之何。或有眾生。若先說法。及現神通。不能生信。要先同事自恣五欲。及餘方便破戒之事。欲心得息。隨應說法。即可得道。如是觀竟。示諸眾生。一切世事。應可度者。乃得見耳。餘人不見。如是籌

量。觀弟子心。而為說法。是名好說法。不令著機。十號中名修伽陀佛。如是觀察入初禪。初禪起入二禪。二禪起入三禪。三禪起入四禪。四禪起入四空定。四空定入滅受想定。滅受想定起住第四禪。觀四念處。入法念處三昧如意神通。十方世界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照十方。諸大菩薩三界人天悉來集會。四念處力。能令大眾各見世界淨穢不等。各不相知。現不思議神通變化無量種異。感見佛身。亦復如是。於一法門。無量名字。差別不等。現無量身。為眾說法。各不相知。獨見一佛。一念心中一時說法。見聞雖復各不同。得道無二。只是一法。是名菩薩法自在三昧。法念處成就故。三十七品亦在其中。但法念處為主。獨稱其名。總說法念處竟。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下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6 冊 No. 1933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我聞如是。釋迦牟尼佛悲門三昧觀眾生品本起經中說。佛從癸丑年七月七日入胎。至甲寅年四月八日生。至壬申年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至癸未年年三十。是臘月月八日得成道。至癸酉年年八十。二月十五日方便入涅槃。

正法從甲戌年至癸巳年。足滿五百歲止住。像法從甲午年至癸酉年足滿一千歲止住。末法從甲戌年至癸丑年足滿一萬歲止住。入末法過九千八百年後。月光菩薩出真丹國說法大度眾生。滿五十二年入涅槃後。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滅不現。餘經次第滅無量壽經在後得百年住。大度眾生然後滅去至大惡世。我今誓願持令不滅。教化眾生至彌勒佛出。佛從癸酉年入涅槃後。至未來賢劫初。彌勒成佛時有五十六億萬歲。我從末法初始立大誓願。修習苦行。如是過五十六億萬歲。必願具足佛道功德見彌勒佛。如願中說入道之由莫不行願。早修禪業少習弘經。中間障難事緣非一。略記本源兼發誓願及造金字二部經典。

稽首歸命十方諸佛。

稽首歸命十二部經。

稽首歸命諸大菩薩。四十二地諸賢聖僧。

稽首歸命一切緣覺。聲聞學無學眾。又復。

稽首梵釋四王天龍八部。冥空善神護法大將。慧思自惟。有此神識無始已來。不種無漏善根。是故恒為愛見所牽。無明覆蔽致令虛妄。生死日增苦輪常轉未曾休息。往來五道橫

使六識輪迴六趣。進不值釋迦出世。後復未蒙彌勒三會。居前後眾難之中。又藉往昔微善根力。釋迦末世得善人身。仰承聖教之所宣說。釋迦牟尼說法住世八十餘年。導利眾生化緣既訖便取滅度。滅度之後正法住世逕五百歲。正法滅已像法住世逕一千歲。像法滅已末法住世逕一萬年。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至年十五出家修道。誦法華經及諸大乘。精進苦行至年二十。見世無常眾生多死。輒自思惟。此身無常苦空無有我人不得自在。生滅敗壞眾苦不息。甚可怖畏。世法如雲有為難信。其愛著者即為煩惱大火所燒。若棄捨者則至無為涅槃大樂。一切眾生迷失正道永無出心。我為眾生及為我身求解脫故。發菩提心立大誓願。欲求如來一切神通。若不自證何能度人。先學已證然後得行。自求道果為度十方無量眾生。為斷十方一切眾生諸煩惱故。為令十方無量眾生。通達一切諸法門故。為欲成就十方無量一切眾生菩提道故。求無上道為首楞嚴。遍歷齊國諸大禪師學摩訶衍。恒居林野經行修禪。年三十四時在河南兗州界論義。故遭值諸惡比丘以惡毒藥令慧思食。舉身爛壞五臟亦爛。垂死之間而更得活。初意。欲渡河遍歷諸禪師。中路值此惡毒困藥。厭此言說知其妨道。即持餘命還歸信州不復渡河。心心專念入深山中。欲去之間是時信州刺史。共諸守令苦苦留停。建立禪齋說摩訶衍義。頻經三年未曾休息。梁州許昌而復來請。又信州刺史復欲送啟。將歸鄴郡慧思意決不欲向北。心欲南行即便捨眾渡。向淮南山中停住。從年二十至三十八。恒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覲供養諸大禪師。遊行諸州非一處住。是時國勅喚國內一切禪師入臺供養。慧思自量。愚無道德。不肯隨勅方便捨避。渡淮南入山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淮南

郢州刺史劉懷寶共遊郢州山中。喚出講摩訶衍義。是時為義相答。故有諸法師起大瞋怒。有五人惡論師以生金藥置飲食中令慧思食。所有餘殘三人噉之一日即死。慧思于時身懷極困。得停七日氣命垂盡。臨死之際一心合掌向十方佛懺悔。念般若波羅蜜作如是言。不得他心智不應說法。如是念時生金毒藥。即得消除還更得差。從是已後數遭非一。年至四十是末法一百二十一年。在光州開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光州刺史。請講摩訶衍般若波羅蜜經一遍。至年四十一是末法一百二十二年。在光州境大蘇山中。講摩訶衍義一遍。至年四十二是末法一百二十三年。在光州城西觀邑寺上。又講摩訶衍義一遍。是時多有眾惡論師。競來惱亂生嫉妬心。咸欲殺害毀壞般若波羅蜜義。我於彼時起大悲心念眾惡論師。即發誓願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訶般若及諸大乘。瑠璃寶函奉盛經卷。現無量身於十方國土講說是經。令一切眾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至年四十三是末法一百二十四年。在南定州。刺史請講摩訶衍義一遍。是時多有眾惡論師。競起惡心作大惱亂。復作種種諸惡方便。斷諸檀越不令送食。經五十日唯遣弟子化得以濟身命。于時發願。我為是等及一切眾生。誓造金字摩訶衍般若波羅蜜一部。以淨瑠璃七寶作函奉盛經卷。眾寶高座七寶帳蓋珠交露幔。華香瓔珞種種供具。供養般若波羅蜜。然後我當十方六道普現無量色身。不計劫數至成菩提。當為十方一切眾生。講說般若波羅蜜經。於是中間若作法師如曇無竭。若作求法弟子如薩陀波崙。發願之後眾惡比丘皆悉退散。發此願已即便教化作如是言。我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至年四十四是末法一百二十五年。太歲戊寅還於大蘇山光州境內。唱告諸方。我欲奉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須造經首誰能造者。時有一比丘名曰僧合而忽自

來。作如是言。我能造金字般若。既得經首即遍教化諸州。刺史及土境人民白黑道俗得諸財寶。持買金色造作經用。從正月十五日教化至十一月十一日。於南光州光城都光城縣齊光寺。方得就手報先心願。奉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部。并造瑠璃寶函盛之。即於爾時發大誓願。願此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七寶函。以大願故。一切眾魔諸惡災難不能沮壞。願於當來彌勒世尊出興于世。普為一切無量眾生。說是般若波羅蜜經時。

以我誓願	金字威力	當令彌勒	莊嚴世界
六種震動	大眾生疑	稽首問佛	有何因緣
大地震動	唯願世尊	敷演說之	
時彌勒佛	告諸弟子	汝等應當	一心合掌
諦聽諦信	過去有佛	號釋迦文	出現世間
說是般若	波羅蜜經	廣度眾生	
彼佛世尊	滅度之後	正法像法	皆已過去
遺法住世	末法之中	是時世惡	五濁競興
人令短促	不滿百年	行十惡業	共相殺害
是時般若	波羅蜜經	興于世間	時有比丘
名曰慧思	造此摩訶	波羅蜜經	黃金為字
瑠璃寶函	盛此經典	發弘誓願	我當度脫
無量眾生	未來賢劫	彌勒出世	說是摩訶
般若經典	波羅蜜經	我以誓願	金經寶函
威神力故	當令彌勒	七寶世界	六種震動
大眾生疑	稽首問佛	唯願說此	地動因緣
時佛世尊	告諸大眾	汝等當知	是彼比丘
願力因緣	金經寶函	今欲出現	大眾白佛
唯願世尊	以神通力	令我得見	金經寶函

佛言汝等	應當一心	禮過去佛	釋迦牟尼
亦當一心	專念般若	波羅蜜經	
佛說是時	大地以復	六種震動	出大光明
普照十方	無量世界	其香殊妙	超過栴檀
百千萬倍	眾生聞者	發菩提心	瑠璃寶函
現大眾前	唯可眼見	無能開者	
時諸大眾	踊躍歡喜	俱白佛言	唯然世尊
云何得見	般若經文	彌勒佛言	彼造經者
有大誓願	汝等應當	一心念彼	稱其名號
自當得見			
說是語時	一切大眾	稱我名號	南無慧思
是時四方	從地涌出	遍滿虛空	身皆金色
三十二相	無量光明	悉是往昔	造經之人
以佛力故	寶函自開	出大音聲	震動十方
一切世界	于時金經	放大光明	無量眾色
猶如大雲	流滿十方	一切世界	種種音聲
普告眾生	復有妙香	悅可眾心	是時眾生
以我願力	及觀地動	又見光明	聞香聲告
得未曾有	身心悅樂	譬如比丘	入第三禪
即于是時	悉得具足	三乘聖道	乃至具足
一切種智	此願不滿	不取妙覺	
又願十方	諸佛世尊	說此般若	波羅蜜處
一切皆如	彌勒大會	若使十方	無量諸佛
一時說法	亦願此經	一時皆得	普現於前
一一瑞相	諸佛大會	等度眾生	一一世尊
皆稱釋迦	及我名字	亦如彌勒	大會無量
若不爾者	不取妙覺		

又願當來	十方國土	函及經卷	無量名字
隨諸國土	人量大小	人身大處	函及經卷
文字亦大	人身小處	函及經卷	文字亦小
隨其國土	眾寶中精	人所貴者	般若力故
函及經卷	文字變作	上妙珍寶	終不常為
琉璃金字	書經之紙	為金剛精	不可損壞
至於未來	不可思議	無量劫數	十方世界
有佛出世	說是般若	波羅蜜處	亦復如是
若不爾者	不取妙覺		
願於來世	十方國土	諸佛世界	皆稱釋迦
如來名號	金經寶函	及我名字	是故音聲
遍至十方	一切世界	眾生普聞	皆得入道
若有眾生	不入道者	種種方便	神足變化
而調伏之	必令得道	若不爾者	不取妙覺
又復發願	我今入山	懺悔一切	障道重罪
經行修禪	若得成就	五通神仙	及六神通
聞誦如來	十二部經	并誦三藏	一切外書
通佛法義	作無量身	飛行虛空	過色究竟
至非非想	聽采諸天	所說法門	我亦於彼
向諸天說	所持佛經	還下閻浮	為人廣說
復至三途	至金剛際	說所持法	遍滿三千
大千世界	十方國土	亦復如是	供養諸佛
及化眾生	自在變化	一時俱行	若不爾者
不取妙覺			

上妙栴檀為高座	眾彩雜色以莊嚴
上妙七寶為帳蓋	眾寶莊嚴放光明

閻浮檀金為經字	瑠璃水精為經函
敬諸佛法好供養	然後說法化眾生
無前無後無中間	一念心中一時行
我今入山為學此	非為幻惑誑眾生
若有惡人障礙我	令其現世不吉祥
備受種種諸惡報	若不改心自中傷
死墮地獄入鑊湯	謗法罪報劫數長
願令彼發菩提心	持戒修善至道場
我為眾生行此願	令佛法藏得久住
惡人嫉妬橫惱亂	妨廢修行不得作
若得好人擁護我	諸天善神為佐助
令其護法得久住	後生淨土得佛道
令其修道速成就	我無二心發此願
願令眾生識果報	

又復發願	十方諸佛	自當證知
我今為此	摩訶般若	妙法蓮華
二部金字	大乘經故	欲於十方
廣說法故	三業無力	不得自在
不能十方	一時出現	調伏身心
及化眾生	今故入山	懺悔修禪
學五通仙	求無上道	願先成就
五通神仙	然後乃學	第六神通
受持釋迦	十二部經	及十方佛
所有法藏	并諸菩薩	所有論藏
辯說無礙	十方普現	供養諸佛
於惡世中	持釋伽法	令不斷絕

於十方佛
持令不滅
種智圓滿
長壽仙人
自非神仙
不貪壽命
見彌勒佛
誠心發願
彌勒世尊
大品經時
醜陋之形
以誓願力
過於人天
隨意自在
一時見佛
亦能變化
諸波羅蜜
在彌勒前
遍滿十方
六波羅蜜
度眾生已
為諸大眾
若不爾者
又復發願
從無始劫
惱他因緣
壞他善事

法欲盡處
誓願此土
成就佛地
藉五通力
不得久住
誓以此身
若不爾者
願我當來
成佛道已
我以今日
卑小色陰
更立一身
無量辯才
見彌勒佛
以誓願力
具足成就
以造金字
二身一時
廣說深法
三十七品
忽然不現
說我今身
誓不成佛
我今稽首
至于今身
見他修善
不自覺知

願悉在彼
具足十地
是故先作
學菩薩道
為法學仙
未來賢劫
不取妙覺
賢劫之初
為大眾說
發誓願力
見彌勒佛
色像無比
神通變化
以此二身
卑小醜身
無礙神通
誓願之力
普現變化
摩訶般若
及神通事
願彌勒佛
發願因緣

誠心懺悔
多作冤對
為作障礙
自恃種姓

盛年放逸	以勢陵他	不思道理
信邪倒見	事外道師	於三寶中
多作留難	久積罪業	報在今身
是故稽首	誠心懺悔	十方諸佛
一切賢聖	梵釋四王	天龍八部
護法善神	冥空幽顯	願為證明
除障道罪	身心清淨	從今已後
所作吉祥	無諸障礙	願在深山
思惟佛道	願得甚深	諸禪解脫
得神通力	報諸佛恩	誓於此身
得不退智	若不爾者	誓不成佛

又願一切十方國土。若有四眾比丘比丘尼及餘智者。受持讀誦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若在山林曠野靜處城邑聚落。為諸大眾敷揚解說。有諸魔眾競來惱亂破壞般若波羅蜜。是人若能一心合掌稱我名字。即得無量神通。我於爾時亦作化人在彼眾中。現為眷屬稱彼弟子。降伏眾魔破諸外道。令彼智者大得名稱。我時復為化作四眾。山林聚落處處皆現為作衛護。或作大力鬼神王像。或作沙門。或作居士。或作國王大臣宰相。勅令國內治罰一切破戒惡人。若有剛強不改心者。或令現入阿鼻地獄。種種逼切必令改心。還令歸命彼說法者。叩頭求哀為作弟子乃可放耳。令諸惡事。變為吉祥。若不爾者不取妙覺。我從發心所有福業盡施眾生。至於當來彌勒世尊出世之時。具足十地入無垢位。於授記人中最為第一。於未來世過算數劫得成佛道時。不可思議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超殊十方嚴淨世界。過此之外所有穢土。以我願力令諸眾生雖一處住所見各異。調伏惡人發菩提心。即發心已見諸

穢惡悉皆當淨。七寶華果應時具足。無有四時差別之異。所住國土天人之類同一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六神通與佛無異。除佛智慧無能知者。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皆悉發願來生我國。一切具足普賢之道。隨其本願修短自在。色身相好智慧神通。教化眾生等無差別。飲食衣服應念化現不須造作。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字。持戒精進修行六度。受持我願稱我名字。願見我身修行七日至三七日。即得見我一切善願具足。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若有眾生。具五逆罪應墮地獄。臨命終時值善知識教稱我名。罪人聞已。合掌稱名聲聲不絕。經十念頃。命欲終時。即得見我。迎其精神來生我國為說大乘。是人聞法得無生忍永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世界清淨無三惡道亦無女人。一切眾生皆悉化生。三十二相飛行自在。光明普照無有日月。七寶國土無諸穢惡。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在大地獄。聞我名字即得解脫。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墮餓鬼中。百千萬劫乃至不聞飲食之名。恒為熾然饑火所燒。受大苦惱。聞我名字即得飽滿。得正念力捨餓鬼身生人天中。發菩提心至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以惡業故。墮畜生中受種種苦。聞我名字眾苦永滅。即得人天端正之身。即聞正法具足聖道。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牢獄繫閉鞭撻楚毒。稱我名字發菩提心。而得解脫瘡癥亦滅。因是發心住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橫被繫縛遇大禍對。若有罪若無罪。臨當刑戮稱我名字。彼所執刀杖杻械枷鎖。皆悉摧碎即得解脫。發菩提心住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一切十方無量眾生。百千病苦及以業障諸根不具。稱我名字執持不忘。正念思惟病苦消滅。諸根具足即得平復。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比丘在山林中。讀誦般若及諸大乘。修學禪定及神通力。宿罪障故修不能得。於日夜中應各三時。稱十方佛持我名字。是人心願種種所求即得具足。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我得佛。十方世界六道眾生聞我名字。即發無上菩提之心住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得佛時。無量光明常照一切。若諸四眾求佛道者。聞我名字修行我願。應時即得十地具足入如來慧。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諸佛皆共稱揚。說我本願及佛功德。眾生聞者即得受記。此願不滿不取妙覺。

我未來世得成佛時。為大眾說般若波羅蜜。十方世界六種震動。金經寶函於前涌現。為大眾演說本願因緣。如諸佛會等無有異。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如我所發上來諸願求佛道故。不計劫數勤修方便。學習種種微妙法門。為眾生故起大悲心常無懈怠。功德智慧皆悉滿足。如上諸願必剋不虛。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誓於此生得大仙報獲六神通。種種變化十方六道。普現色身一時說法。眾生聞者得不退轉速成菩提。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從此願後金經文字琉璃寶函。為說般若七寶帳蓋金銀鈴網敷座寶物。及諸一切供養之具。若有惡人來欲偷劫此諸寶

物。令此惡心時心痛悶絕。或復顛狂亂語自說其罪。手觸此物手即碎折。惡眼視者兩眼盲瞎。惡言毀謗即令惡人口啞無舌。若惡心來欲作惱亂作諸障礙。兩脚雙折。或復病癰。或復生入阿鼻地獄。發大惡聲交徹四方。令諸惡人皆見此事。令法久住護正法故。化眾生故。發如是願。我無惡心亦無嫉妬。十方賢聖自當證知。欲重宣願意。而說偈言。

願得身心證	般若波羅蜜
具足無量義	廣為眾生說
願得身心證	般若波羅蜜
未來賢劫初	得見彌勒佛
於受記人中	名號最第一
具足諸禪定	神通波羅蜜
願我從此生	修一切苦行
為求佛道故	不顧於身命
過五十億萬	如是世數中
為道修苦行	復過六億萬
爾乃至賢劫	得見彌勒佛
具一切種智	受記最第一
決誓後賢劫	具六波羅蜜
自在神通力	等齊十方佛
誓在賢劫初	說法度眾生
以此誓願力	轉無上法輪
住壽無量劫	常住不涅槃
應化遍十方	忍苦為眾生
世界甚清淨	眾生皆化生
又無三惡道	亦無諸女人
天人同一類	相好如世尊

悉具如意通	智慧亦同然
生即能飛行	亦具足諸禪
等齊佛菩薩	無二乘聲聞
十方世界中	諸不淨穢土
三障惡眾生	不聞三寶名
以大誓願力	慈悲等化之
轉穢為淨土	眾生亦齊平
天人等無差	飛行放光明
女悉變為男	斷三惡道名
十方大地獄	我悉於中行
教化諸罪人	悉令生人天
應時齊菩薩	不作二乘人
畜生及餓鬼	轉報亦同然
十方世界中	若有一國土
眾生不如此	誓不成正覺
十方世界中	若有惡國土
眾生皆邪見	剛強無善心
我以誓願力	神通摧伏之
種種苦逼切	必令歸三寶
或先同其事	方便引導之
既悅可其心	轉令入佛道
十方世界中	剛強惡眾生
三途及八難	悉聞我名字
柔化及苦切	必令入佛道
或先隨其意	後令斷煩惱
十方世界中	若有刀兵劫
國國相殺害	人民皆饑饉

或現作猛將	降伏使安和
五穀悉豐熟	萬民心安寧
或復方便化	作天龍神鬼
方便治惡王	及其惡人民
遍歷惡國土	隨我本願行
降伏一闡提	悉發菩薩心
十方世界中	淨土諸如來
悉在大眾中	稱歎我名號
彼諸佛世尊	我悉到其所
供養及奉侍	無前後中間
於一念心中	現一切色身
持一切供養	供養諸世尊
受持佛法藏	及以化眾生
供養諸菩薩	亦供養聲聞
以此方便力	願速成菩提
未來賢劫初	見彌勒世尊
誓願賢劫中	具三十七品
獲大神通力	在賢劫數中
我從初發心	乃至得菩提
於其兩中間	為道學苦行
捨名聞利養	捨一切眷屬
悉常在深山	懺悔障道罪
若得神通力	報十方佛恩
願持釋迦法	常住不滅盡
至彌勒出世	化眾生不絕
誓於此生作	長壽五通仙
修習諸禪定	學第六神通

具足諸法門	成就等覺地
妙覺常湛然	以此度眾生
諸佛無優劣	但隨本願行
隨諸佛方便	示現種種名

我今入山修習苦行。懺悔破戒障道重罪。今身及先身是罪悉懺悔。為護法故求長壽命。不願生天及餘趣。願諸賢聖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療治眾病除饑渴。常得經行修諸禪。願得深山寂靜處。足神丹藥修此願。藉外丹力修內丹。欲安眾生先自安。己身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

以此求道誓願力	作長壽仙見彌勒
不貪身命發此願	既是凡夫未得道
脫恐捨命生異路	輪迴六趣妨修道
諸法性相雖空寂	善惡行業必有報
誓願入山學神仙	得長命力求佛道
若得此願入龍宮	受持七佛世尊經
過去未來今諸佛	所有經藏我悉持
一切十方世界中	若有佛法欲滅處
我願持讀令不滅	為彼國土人廣說
十方世界惡比丘	及以邪見惡俗人
見行法者競惱亂	我當作助摧伏之
令說法者得安隱	降伏惡人化眾生
稽首十方現在佛	菩薩緣覺及聲聞
梵王帝釋四天王	護法大將及金剛
五通神仙及地神	六齋使者及冥官
一切護法諸善神	我今懺悔障道罪
願為證明除癡愆	為求道故早成仙
宣暢廣說釋迦法	不計劫數報佛恩

為護正法發此願	故造金字般若經
為護眾生及己身	復造金字法華經
為大乘故入深山	願速成就大仙人
壽命長遠具神通	供養十方諸世尊
未來賢劫彌勒佛	為大眾說般若經
以我誓願神通力	金經寶函現其前
從地涌出住空中	大地震動放光明
遍照十方諸世界	種種妙音告眾生
稱揚讚歎釋迦法	三途八難悉解脫
彌勒會前現此事	十方佛前亦復然
願諸世尊說我願	以此因緣度眾生
發大誓願修此行	願速成就大仙人
為護正法求此願	願佛哀愍令速成
諸佛世尊同證知	梵釋四王為證明
日月參辰及星宿	金剛大士及神仙
五嶽四海及名山	諸大聖王亦證明
願以慈悲擁護我	令此誓願速得成

應常念本願捨諸有為事。名聞及利養乃至惡弟子內外悉應捨。專求四如意八種自在我五眼及種智。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具足神通力可化眾生耳。當念十方佛海慧諸大士。世間所有道俗殷勤請講供養者。乃至強勸請令講經者。此等道俗皆非善知識是惡知識耳。何以故。皆是惡魔所使。初即假作殷勤似有好心。後即斗生忿怒。善惡二魔俱非好事。從今已後不應信此。所有學士亦復如是。皆不可信。如怨詐親。苦哉苦哉。不可思議諸王刹利處皆亦復如是。擇擇擇擇。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禪宗永嘉集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 冊 No. 2013 《禪宗永嘉集》

禪宗永嘉集序

唐慶州刺史魏靜述

聞夫。慧門廣闢。理絕色相之端。覺路遙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典於三乘。暢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蹟。懸梵景於昏衢。光闡大猷。泛禪波於欲浪。是以金棺揜耀。玉毫收彩。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偏弘禪觀。境智俱寂。定慧雙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道種。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花。耿三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衣蔬食。忘身為法。愍傷含識。物物斯安。觀念相續。心心靡間。始終抗節。金石方堅。淺深心要。貫花慚潔。神徹言表。理契寰中。曲己推人。順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秉護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外。三吳碩學。輻輳禪階。八表高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宦。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赴京畿。自爾已來。幽冥遽隔。永慨玄眸。積翳忽喪金錚。欲海洪濤。遄沈智楫。遺文尚在。龕室寂寥。嗚呼哀哉。痛纏心腑。所嗟一方眼滅。七眾何依。德音無聞。遠增悽感。大師在生。凡所宣紀。總有十篇。集為一卷。庶同歸郢悟者。得意忘言耳。今略紀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者正之。

禪宗永嘉集

唐慎水沙門玄覺撰

大章分為十門：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前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毘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

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淺深，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理事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

慕道志儀第一

先觀三界，生厭離故；次親善友，求出路故；次朝晡問訊，存禮數故；次審乖適如何，明侍養故；次問何所作，為明親承事故；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次數決心要，為正修故；次隨解呈簡，為識邪正故；次驗氣力，知生熟故；次見病生疑，堪進妙藥故；委的審思，求諦當故；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專心一行，為成業故；亡身為法，為知恩故。

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志，僇行淺解，汎漾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無息念。既非動靜之等觀，則順有無之得失，然道不浪階，隨功涉位耳。

戒憍奢意第二

衣食由來，長養栽種，墾土掘地，鹽煮蠶蛾，成熟施為，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但畏饑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己，痛哉可傷！兼用農功，積力深厚，何獨含靈致命，亦乃信施難消。雖復出家，何德之有？

噫！夫欲出超三界，未有絕塵之行，徒為男子之身，而無丈夫之志，但以終朝擾擾，竟夜昏昏，道德未修，衣食斯費，上乖弘道，下闕利生，中負四恩，誠以為恥。故智人思之，寧有法死，不無法生。徒自迷癡，貴身賤法耳。

淨修三業第三

貪、瞋、邪見，意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口業；殺、盜、婬，身業。夫欲志求大道者，必先淨修三業，然後於四威儀中，漸次入道，乃至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境智雙寂，冥乎妙旨。

云何淨修身業？深自思惟，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檢攝三愆，無令漏失，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蜎飛，無令毀損。危難之流，殷勤拔濟，方便救度，皆令解脫。於他財物，不與不取，乃至鬼神，隨有主物，一鍼一草，終無故犯。貧窮乞匄，隨己所有，敬心施與，令彼安隱，不求恩報。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經無量劫行檀，布施象馬七珍、頭目髓腦，乃至身命，捨而無悋。我今亦爾，隨有施與，歡喜供養，心無悋惜。

於諸女色，心無染著。凡夫顛倒，為慾所醉，耽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為喻。銅柱鐵床，焦背爛腸，血肉糜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革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流溢，蟲蛆住處，鮑肆廁孔，亦所不及。智者觀之，但見髮毛爪齒，薄皮厚皮，肉血汗淚，涕唾膿脂，筋脈腦膜，黃痰白痰，肝膽骨髓肺脾腎胃，心膏膀胱，大腸小腸，生藏熟藏，屎尿臭處，如是等物，一一非

人。識風鼓擊，妄生言語，詐為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道，為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可附近。

是以智者，切檢三衍，改往修來，背惡從善。不殺不盜，放生布施，不行婬穢，常修梵行。日夜精勤，行道禮拜，歸憑三寶，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知身虛幻，無有自性，色即是空，誰是我者？一切諸法，但有假名，無一定實，是我身者，四大五陰，一一非我，和合亦無，內外推求，如水聚沫，浮泡陽焰，芭蕉幻化，鏡像水月，畢竟無人。無明不了，妄執為我，於非實中，橫生貪著。殺生偷盜，婬穢荒迷，竟夜終朝，矻矻造業，雖非真實，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作是觀時，不以惡求，而養身命，應自觀身，如毒蛇想。為治病故，受於四事，身著衣服，如裹癰瘡；口飡滋味，如病服藥。節身儉口，不生奢泰，聞說少欲，深樂修行。故經云：少欲頭陀，善知止足，是人能入賢聖之道。何以故？惡道眾生，經無量劫，闕衣乏食，叫喚號毒，饑寒切楚，皮骨相連，我今暫闕，未足為苦。是故智者貴法賤身，勤求至道，不顧形命，是名淨修身業。

云何淨修口業？深自思惟：口之四過，生死根本，增長眾惡，傾覆萬行，遞相是非，是故智者欲拔其源，斷除虛妄，修四實語。正直、柔軟、和合、如實，此之四語，智者所行。何以故？正直語者，能除綺語；柔軟語者，能除惡口；和合語者，能除兩舌；如實語者，能除妄語。

正直語者有二：一、稱法說，令諸聞者，信解明了；二、稱理說，令諸聞者，除疑遣惑。柔軟語者亦二：一者安慰語，

令諸聞者，歡喜親近；二者宮商清雅，令諸聞者，愛樂受習。和合語者亦二：一、事和合者，見鬪諍人，諫勸令捨，不自稱譽，卑遜敬物；二、理和合者，見退菩提心人，殷勤勸進，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如實語者亦二：一、事實者，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二、理實者，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來涅槃常住不變。

是以智者，行四實語，觀彼眾主，曠劫已來，為彼四過之所顛倒，沈淪生死，難可出離。我今欲拔其源，觀彼口業，脣舌牙齒、咽喉、臍響，識風鼓擊，音出其中，由心因緣，虛實兩別。實則利益，虛則損減，實是起善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根本，由口言詮。詮善之言，名為四正；詮惡之語，名為四邪。邪則就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道之本。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立，誦經念佛，觀語實相，言無所存，語默平等，是名淨修口業。

云何淨修意業？深自思惟：善惡之源，皆從心起。邪念因緣，能生萬惡；正觀因緣，能生萬善。故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

云何邪念？無明不了，妄執為我，我見堅固，貪瞋邪見，橫計所有，生諸染著。故經云：“因有我故，便有所；因我所故，起於斷常，六十二見，見思相續，九十八使，三界生死，輪迴不息。”當知邪念，眾惡之本，是故智者制而不隨。

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菩提煩惱，本性非殊；生死涅槃，平等一照。故經云：離我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當知諸法，但有名字。故經云：乃至涅槃，亦但有名字。又云：文字性離，名字亦空。何以故？法不自名，假名詮法。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名不當法，法不當名，

名法無當，一切空寂。故經云：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是以妙相絕名，真名非字。何以故？無為寂滅，至極微妙，絕相離名，心言路絕，當知正觀還源之要也。是故智者正觀因緣，萬感斯遣，境智雙忘，心源淨矣，是名淨修意業。此應四儀，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入道次第云爾。

奢摩他頌第四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忘無所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知滅對遺，一向冥寂，闔爾無寄，妙性天然，如火得空，火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比妄念之不生。

其辭曰：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的的。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

復次修心漸次者，夫以知知物，物在知亦在。若以知知知，知知則離物，物離猶知在。起知知於知，後知若生時，前知早已滅。二知既不並，但得前知滅，滅處為知境，能所俱非真。前則滅，滅引知，後則知，知續滅，生滅相續，自是輪迴之道。

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既已滅，豁然如托空，寂爾少時間，唯覺無所得，即覺無覺，無覺之覺，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冥然絕慮，乍同死人，能所頓忘，纖緣盡淨，閬爾虛寂，似覺無知，無知之性，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領會難為。

入初心時，三不應有：一、惡，謂思惟世間五欲等因緣；二、善，謂思惟世間雜善等事；三、無記，謂善惡不思，閬爾昏住。

戒中三，應須具：一、攝律儀戒，謂斷一切惡；二、攝善法戒，謂修一切善；三、饒益有情戒，謂誓度一切眾生。

定中三，應須別：一、安住定，謂妙性天然本自非動；二、引起定，謂澄心寂怕發瑩增明；三、辦事定，謂定水凝清萬像斯鑑。

慧中三，應須別：一、人空慧，謂了陰非我，即陰中無我，如龜毛兔角；二、法空慧，謂了陰等諸法，緣假非實，如鏡像水月；三、空空慧，謂了境智俱空，是空亦空。

見中三，應須識：一、空見，謂見空而見非空；二、不空見，謂見不空而見非不空；三、性空見，謂見自性而見非性。

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二、有般若，無解脫法身；三、有解脫，無法身般若。有一無二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又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般若，無解脫；二、有般若解脫，無法身；三、有解脫法身，無般若。有二無一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圓中三，應須具：一、法身不癡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二、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法身不癡即般若；三、解脫寂滅即法身，法身不癡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

舉一即具三，言三體即一，此因中三德，非果上三德。欲知果上三德：法身有斷德邇，因斷惑而顯德，故名斷德；自受用身有智德，具四智真實功德故；他化二身，有大恩德，他受用身，於十地菩薩有恩德故。三種化身，於菩薩、二乘、異生有恩故。三諦四智，除成所作智，為緣俗諦故。然法無淺深，而照之有明昧；心非垢淨，而解之有迷悟。初入初心，迷復何非淺？終契圓理，達始何非深？迷之失理而自差，悟之失差而即理，迷悟則同其致，故有漸次名焉。

復次，初修心人入門之後，須識五念：一、故起；二、串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即靜。故起念者，謂起心思惟世間五欲，及雜善等事；串習念者，謂無心故憶，忽爾思惟善惡等事；接續念者，謂串習忽起，知心馳散，又不制止，更復續前，思惟不住；別生念者，謂覺知前念是散亂，即生慚愧改悔之心；即靜念者，謂初坐時，更不思惟世間善惡，及無記等事，即此作功，故言即靜。

串習一念初生者，多接續故起二念，懈怠者有別生一念，慚愧者多即靜一念，精進者有串習，接續故起別生四念為病，即靜一念為藥。雖復藥病有殊，總束俱名為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為一念相應。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然五念是一念枝條，一念是五念根本。

復次，若一念相應之時，須識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

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念也，雖復差殊，俱非解脫，是故總束名為緣慮；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真心，但是昏住，此二種名為病。

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寂寂，謂不念外境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為藥。

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彼二病，故名對治。

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因藥發病，故云過生。

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此四句者，前三句非，後一句是，故云識是非也。

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為正，以寂寂為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為正，以杖為助。夫病者欲行，必先取杖，然後方行。修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不致昏沈，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譬夫病者欲行，闕杖不可。正行之時，假杖故能行。作功之者，亦復如是。歷歷寂寂，不得異時，雖有二名，其體不別。

又曰：亂想是病，無記亦病；寂寂是藥，惺惺亦藥。寂寂破亂想，惺惺治無記；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寂寂為助，惺惺為正。思之！

復次，料簡之後，須明識一念之中五陰。謂歷歷分別，明識相應，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污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此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歷歷見此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是故須識此五念及六種料簡，願勿嫌之。如取真金，明識瓦礫，及以偽寶，但盡除之。縱不識金，金體自現，何憂不得。

毘婆舍那頌第五

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即不無，有即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

其辭曰：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無著。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若智了於境，即是境空。智如眼了花，空是了花空眼。若智了於智，即是智空。智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智雖了境空，及以了智空，非無了境智，境空智猶有。了境智空智，無境智不了，如眼了花空，及以了眼空，非無了花眼，花空眼猶有，了花眼空眼，無花眼不了。

復次，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自性。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境智相從，于何不寂？何以故？因緣之法，性無差別。故今之三界，輪迴六道，昇降淨穢苦樂，凡聖差殊，皆由三業、四儀、六根所對。隨情造業，果報不同，善則受樂，惡則受苦。故經云：善惡為因，苦樂為果。

當知法無定相，隨緣構集。緣非我有，故曰性空。空故非異，萬法皆如。故經云：色即是空，四陰亦爾。如是則何獨凡類緣生，亦乃三乘聖果，皆從緣有。是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何以故？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則內智寂寂；了無所了，則外境如如。如寂無差，境智冥一，萬累都泯，妙旨存焉。故經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如是則妙旨非知，不知而知矣。

優畢叉頌第六

夫定亂分政，動靜之源莫二；愚慧乖路，明闇之本非殊。群迷從暗而背明，捨靜以求動；眾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明生則轉愚成慧，靜立則息亂成定。定立由乎背動，慧生因乎捨暗。暗動連繫於煩籠，靜明相趨於物表。物不能愚，功由於慧；煩不能亂，功由於定。定慧更資於靜明，愚亂相纏於暗動。動而能靜者，即亂而定也；暗而能明者，即愚而慧也。如是則暗動之本無差，靜明由茲合道；愚亂之源非異，定慧於是同宗。宗同則無緣之慈，定慧則寂而常照，寂而常照則雙與，無緣之慈則雙奪。雙奪故優畢叉，雙與故毘婆奢摩。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說真而即俗；非寂非照，故杜口於毘耶。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

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其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第二、出其觀體者，祇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誠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祇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祇

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祇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存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三乘漸次第七

夫妙道沖微，理絕名相之表；至真虛寂，量超群數之外。而能無緣之慈，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逐根性以區分。順物忘懷，施而不作，終日說示，不異無言，設教多途，無乖一揆。是以大聖慈悲，隨機利物，統其幽致，群籍非殊。中下之流，觀諦緣而自小；高上之士，御六度而成大。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說而悟解，故號聲聞。原其所修，四諦而為本行，觀無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患六道之輪迴，惡三界之生死，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恒畏其生證滅，獨

契無為修道，惟論自度。大誓之心未普，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三界之慈靡運，因乖萬行，果闕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如是則聲聞之道也。

或有不因他話，自悟非常，偶緣散而體真，故名緣覺。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為本行。觀無明而即空，達諸行而無作，二因既非其業，五果之報何禱？愛取有以無疵，老死亦何所累？故能翛然獨脫，靜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觀秋零而入真道。四儀庠序，攝心慮以恬愉；性好單棲，憩間林而自適；不忻說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焰，身惟善寂，意翫清虛，獨宿孤峯，觀緣散滅，利他不普，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兩非其類，位處中乘，如此辟支佛道也。

如其根性本明，玄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生知，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原其所修，六度而為正因。行施則盡命傾財，持戒則吉羅無犯，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毀譽，八風不動。精進則勤求至道，如救頭然，自行化他，剎那之頃無間。禪那則身心寂怕，安般希微，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真源至寂。雖知煩惱無可捨，菩提無可取，而能不證無為，度生長劫，廣修萬行，等觀群方，下及諦緣，上該不共。大誓之心普被，四攝之道通收，總三界以為家，括四生而為子，悲智雙運，福慧兩嚴，超越二乘，獨居其上，如是則大乘之道也。

是以一真之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隨機，三乘之唱備矣。然而至理虛玄，窮微絕妙，尚非其一，何是於三？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之一而言一。一三非三尚不三，三一之一

亦何一？一不一，自非三；三不三，自非一。非一一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不立之一本無三，不留之三本無一。一三本無無亦無，無無無本故妙絕。如是則一何所分？三何所合？合分自於人耳，何理異於言哉？

譬夫三獸渡河，河一寧從獸合？復何獨河非獸合，亦乃獸不河分。河尚不成三河，豈得以河而合獸？獸尚不成一獸，豈得以獸而成河？河非獸而何三，獸非河而何一？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曾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嘗一。獸之非一，明其足有短長；河之不三，知其水無深淺。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如是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

今之三乘之初，四諦最標其首，法之既以無差，四諦亦何非大？而言聲聞觀之，位居其小者哉。是知諦似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兔為儔，雖復奔波，寧窮浪底？未能知其深極，位自居卑，何必觀諦之流，一概同其成小。如其智照高明，量齊香象者，則可以窮源盡際，煥然成大矣。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皎然，豈容圖度者矣？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觀離，菩薩了達真源，知集本無和合。三人同觀四諦，證果之所差殊，良由觀有淺深，對照明其高下耳。是以下乘行下，中上之所未修；上乘行上，而修中下；中行中下，不修於上。上中下之在人，非諦令其大小耳。

然三乘雖殊，同歸出苦之要。聲聞雖小，見愛之惑已祛，故於三界無憂，分段之形滅矣。三明照耀，開朗八萬之劫，現前六通，縱任無為，山壁遊之直度，時復空中行住，或坐臥之安然，汎沼則輕若鴻毛，涉地則猶如履水，九定之功滿足，十八之變隨心。然三藏之佛，望六根清淨位，有齊有劣，

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佛尚為劣，二乘可知。望上斷伏雖殊，於下悟迷有隔，如是則二乘何咎，而欲不修者哉？

如來為對大根，引歸寶所，令修種智，同契圓伊，或毀或譽，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呵，寧知見愛尚存，去二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諸所不祛，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諂曲。見生自意，解背真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唯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情，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嬉怡生愛，違意則愀懣懷瞋。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儔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釁又繁。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患鏗然，三塗苦輪，報之長劫，哀哉吁哉！言及愴然悲酸矣。

然而達性之人，對境彌加其照；忘心之士，相善不涉其懷。況乎三業之邪非，寧有歷心於塵滴？是以鑒玄之侶，淨三受於心源；滌穢之流，掃七支於身口。無情罔侵塵葉，有識無惱蜎螟，幽澗未足比其清，飛雪無以方其素。眷德若羽群揚翅，望星月以窮高；棄惡若鱗眾驚鉤，投江瀛而盡底。玄曦慚其照遠，上界惡以緣消，境智合以圓虛，定慧均而等妙。桑田改而心無易，海嶽遷而志不移，而能處憤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朗淨，慧解無方，觀法性而達真如，鑒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法性而順常情，背圓詮而執權說，如是則次第隨機，對根緣而設教矣。是以敘其綱紀，委悉餘所，未明深淺宗途，略言其趣。三乘之學，影響知其分位耳。

事理不二第八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真，了達成智故也。譬夫行由通徑，則萬里可期，如其觸物衝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物有無形之畔，渠有窮虛之域故也。是以學遊中道，則實相可期，如其執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

今之色相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究之則無言。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閭寂。如是則真諦不乖於事理，即事理之體元真；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然而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真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譬夫象非雪山，假雪山而類象，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雪山而為象耶？今之法非常而執有，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類夫淨非水灰，假水灰而洗淨者，此但取其能洗耳，豈以水灰而為淨耶？故知中道不偏，假二邊而辨正；斷常非是，寄無有以明非。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玄源者，非常情之所測也。何者？夫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達妄名真，迷真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真逐智迴？真妄不差，愚智自異耳。

夫欲妙識玄宗，必先審其愚智；若欲審其愚智，善須明其真妄；若欲明其真妄，復當究其名體。名體若分，真妄自辨；真妄既辨，愚智迢然。是以愚無了智之能，智有達愚之實。故知非智無以明其真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何者或有名而無體，或因體而施名？名體混緒，實難窮究矣。

是以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譬夫兔無角而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無體而施名者，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也。所名既無，能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體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本寂也。

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體當，何所云為？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而施我名。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為不名而無體耳。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辨者，如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源耳。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則形本無也。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

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緣會，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非非有非非無也。如是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勸友人書第九

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谿，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游。石室巖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峯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大師答朗禪師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

玄覺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閔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飡道，誠合如之。

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誼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

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宴旨，濯累飡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誼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鬱鬱長林，峨峨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

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

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

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

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忻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廛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

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眾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聞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峨嶷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

三塗迥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

故知物類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短，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廛，遊逸形儀，寂怕心腑，恬澹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

因信略此，餘更何申，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燼耳不宣。同友玄覺和南。

發願文第十

稽首圓滿遍知覺，寂靜平等本真源，
相好嚴特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刹。

稽首湛然真妙覺，甚深十二修多羅，
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隨類皆明了。

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真僧，
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携瓶利含識。
卵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
非有非無想雜類，六道輪迴不暫停。

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為眾生發道心，

群生沈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
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靈，
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眾生成正覺。

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夭。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瘡癰，凡是可惡，畢竟不生。

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身安心靜，不貪瞋癡，三毒永斷，不造眾惡，恒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為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偷盜，不殺眾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恡，自財不吝，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蟲，墮峯溺水，火燒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巖頽，堂崩棟朽，撻打怖畏，趁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

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

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己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眾生，同為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真出家，為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盂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思惟了義，志樂閒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眾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

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眾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眾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薰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阿修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修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眾，不捨本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眾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禪宗永嘉集(終)

永嘉禪宗集註

卅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63 冊 No. 1242 《永嘉禪宗集註》

永嘉禪宗集註序

噫。甚矣哉。含生昏動之為病也。日則擾擾以勞其神。夜則蠢蠢以蔽其靈。譬鉛槧以割泥。泥無所成。而槧就日損。醇醪以解醒。醒無所解。而明就日蒙。既以生生而漸就其死。亦以死死而轉勞其生。三界輪迴。何時已矣。六道昇沉。無日暫停。言之實增太息。思之誠可流涕者矣。將受形于宇宙。稟質于陰陽。隨氣運之開闔。逐歲時之迎將。故日往暮來。天地之一大昏動也。春生冬藏。陰陽之一大昏動也。出作入息。人身之一大昏動也。晝醒夜眠。此心之一大昏動也。乍憶乍忘。剎那之一大昏動也。慨人生以暮夜之小死。博重泉之大睡。以晨興之小生。致將來之勞生。噫。昏動之勞于生。不亦甚乎哉。然而果天地陰陽之使我其然耶。抑吾性覺妙明之使天地陰陽其然耶。苟先本而後末。則吾將宗之楞嚴矣。經曰。性覺必明。妄為明覺。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則先性靈而後天地矣。苟先末而後本。則吾又將宗諸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宋儒又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則先天地而後性靈矣。苟將謀其合而同之。會而歸之。則必又有乎所指。中庸則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楞嚴則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生育銷殞。旨雖不同。先本後末。其歸一揆。第世人昧之弗覺。迷而忘反。不為之苦。而反為之樂。不為之病。

而反為之藥。且曰。道在其中。其如煩惱生死何。道不終否。過億萬斯年。而有大覺聖人者。出生天竺國。號釋迦文。脩行曠劫。道成一生。其為法身也。含裹十虛。其為智慧也。亘通三際。復明靜以為其體。起醒寂以為其用。揭慧照于昏衢。長夜不能翳其明。回寂定于塵網。萬物不能擾其清。天地之所不能覆載。陰陽之所不能遷移。住哲所謂能天能地。能陰能陽。能為萬物宰。不逐四時凋。不徒空譚其理。實能克復其本。亦唯佛而已矣。或繇是以放光動地。由是而絕跡潛神。由是而靈鷲雷音。繇是而摩竭掩室。以說以默。即體即用。莫非弘揚定慧之宗。闡明止觀之法。蓋藥緣病生。神因藥返。既以惺寂而治其昏動。又以定慧而復其明靜。雖千佛而不能異其因。羣聖而不能殊其致者矣。自靈山授記。霜樹潛輝。道逐緣興。燈傳迦葉。十三傳而至龍樹。二十三傳而至師子。龍樹者。法中香象。人中大龍。既以智度闡般若之宗。復用中論傳智度之旨。論度淮河。慧文穎悟。遙宗龍樹。創為心宗。以是而傳于南嶽。嶽七年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以是而傳于天台。天台靈山夙聞。大蘇妙悟。以無礙智。縱辯宣揚。己宗法華而為之教。更闡止觀以為之行。解行兩善。目足兼美。讚者曰。智者具八相以成道。人稱為東土小釋迦。止觀立十法以為乘。義合乎西天大佛頂。洵實德也。豈虛語哉。天台傳章安。章安傳法華。法華傳天宮。天宮則真覺大師之所承嗣者也。師從止觀悟入。淨名旁通。南印曹溪。師資道合。則此集者。乃大師還甌江時之所撰所述。以明授受之際。心宗的旨。是以一言三復。諄諄止觀。其所發明。亦可謂之詳矣。於戲。夫性以不二為宗。心以無差為旨。此禪教之所公共者也。果離教而有禪耶。離禪而有教耶。淨名曰。無離文字以說解脫。仁王曰。總持無文字。

文字顯總持。合是二說。余將進之以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矣。然而道猶水也。傳猶流也。始則合而未離。吾將質之釋迦。同耶異耶。中則離而未合。吾將質之諸禪教。得道諸祖。同耶異耶。末則離而復合。異而歸同。吾又將質諸真覺大師之為是集矣。余謂微此集。則禪教始終而不合。微此旨。則如來心宗卒不明。然則異之者迹也。同之者本也。迷之。則執跡以忘本。悟之。則得本而略迹。本迹兼泯。禪教兩融。余又將質諸永明大師之宗鏡矣。茲因注次。序而原之。讀者請去跡以求本。則止觀之道得矣。馬僧摩正眼居士。永嘉之繼起者也。意謂微余天台雲。仍莫能盡大師止觀之旨。故不遠致書。索余注出。其用意亦可謂之勤矣。并志其所由來。庶了知是注之顛末云。

皇明天啟二年歲次壬戌孟秋哉生明。天台山幽谿沙門傳天台教觀遠孫傳燈。著于楞嚴壇之東方不瞬堂。

永嘉禪宗集註卷上

明天台山幽溪沙門 傳燈 重編并註

永嘉禪宗集。

題目五字。應從正安。先人後法。稱為永嘉禪宗集。如天台止觀之類。舊集者。先法後人。蓋倒置也。永嘉。則大師所生之地。乃以處而彰人。禪宗。則大師所說之法。乃以度無極而為旨。梵語禪那。此翻靜慮。亦云思惟修。名當六度之一。體為萬行之都。蓋禪那屬定。般若屬慧。此約法相差別而言之也。即定而未嘗不慧。即慧而未嘗不定。此約體性無差而言之也。如下文明奢摩他。當定而兼言寂照。有曰。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非定即慧乎。例毗婆舍那。當慧。優畢叉。當止觀等。莫不寂照雙融。止觀互用。正以定體融通。止即是觀。是以一部言詮。及以修法。莫不雙宗定慧。及以靜明。為見性之所宗。成佛之所主。釋迦如來四十九年究竟指歸。歸乎此也。南嶽天台。祖祖相傳。傳乎此也。真覺大師天宮悟入。悟入乎此也。南往曹溪以求印可。印可乎此也。洎歸東甌。利益道俗之所演說。演說乎此也。從茲悟入。是為圓頓上乘。異此修行。是為小乘外道。末世行人。可不崇諸。

唐永嘉沙門元覺撰。

唐者國號。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淑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暕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昭。於周世封唐公。淵。襲封唐公爵。隋末起兵。受恭帝禪。以土德王天下。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師生於太宗朝。歿於睿宗朝。為天宮之弟子。與左溪朗公東陽策公同師。永嘉郡名。漢稱東甌。晉改永嘉。宋元皆稱溫州。以其地多溫

和故名。至今東有溫嶺。西有溫溪。皆永嘉屬境。沙門梵語。具云娑迦憊那。今略云沙門。出家之士。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所謂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師字元覺。諡真覺大師。姓戴氏。帆遊人。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左溪朗公激勵。遂與東陽元策禪師。同詣曹溪見六祖。其問答機緣。具楊文公億所述行狀。觀其逞辯機警。雖曰印可於曹溪。實悟入於天宮。故其所述法門。一依三觀。池深花大。益可知矣。師有妹。名元機。亦出家悟道。傳載傳燈錄。

○釋此集文。大分為二。初總標十章。二別明十義。先釋總標十章為二。先正其集者安次訛謬。次重為編輯次第解釋。安次訛謬者。此書必是大師生前散稿。或撰述未竟之文。而魏靜士人。惜其散花滿前。乃為貫之集之。既無隋宮剪裁之巧手。復乏寶氏迴文之奇思。多以優曇。雜彼牽牛。遂使儒童受記之因。翻糅天熱報直之筆。觀者惜之。今以兩書之式。正其編次不穩。一乾竺真丹諸師造論。必以皈命三寶偈而為其首。如智論觀心論。是其例也。今反以皈命三寶偈居於第十。一不可也。一此集所宗。皆本止觀。止觀五略。以發大心為首。次則繼之以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網。歸大處。今以發宏誓願初大心居於其末。二不可也。一以止觀十章勘之。則此集慕道志儀。事師儀則。皆止觀第六。二十五方便中。具五緣中之事。戒憍奢。當呵五欲。棄五蓋中之事。淨三業。當行五事之一事。今皆列於首。而不明修禪大意。三不可也。又以止觀十乘往勘。則第一宜觀理境。以融其心。然後發心以廓其懷。方可加功以修止觀。今則置事理不二於第八。四不可也。三乘漸次。則在止觀十大章中。明偏圓辨權實之事。今置之於第七。五不可也。況將勸友人書不急之

文。冗於集中。以貽直友之玷。俾其美玉終累纖瑕。六不可也。然此書自唐至今。歷千餘年。業已刻入大藏。而為古今諸賢所尚。肆余樗朽。區區何人。敢吹毛以求疵。示瑕奪璧。取怒於按劍而起者之所諱。第因註次。筆為之留。實流通之一壅。今則退勸友人書而別置。裂發願文為二。一為皈命三寶。二為發宏誓願。其餘進退。各有攸存。不盈不虛。無欠無餘。類中天之滿月。大海之摩尼。何必入春池而競執瓦礫。入古井以挽蟾蜍。即以此質諸真覺大師。亦必於常寂光中而為之首肯也。

大章分為十門。皈敬三寶第一。發宏誓願第二。親近師友第三。衣食誠警第四。淨修三業第五。三乘漸次第六。事理不二第七。簡示偏圓第八。正修止觀第九。觀心十門第十。

皈命三寶第一者。西乾震旦。古今耆宿。凡欲造論作疏。悉先皈敬三寶。以求顯被冥加。庶無紕繆。故居第一也。第二發宏誓願者。夫行非願莫要。願非行不導。況菩薩萬行。在自他而兼利。苟無誓願。不能要制其心。故居第二也。第三親近師友者。夫道非說不明。說非師莫授。兼之師模。匠成法器。善知識者。為得道全口緣。故居第三也。衣食誠警第四者。夫衣以蔽形。食以充腹。有待之軀。所不能廢。然須遠離四邪五邪。明知八穢八淨。然後樊籠可越。涅槃可冀。故居第四也。第五淨修三業者。身口意三業。雖迺清昇之基址。亦為沉墜之階梯。苟非清淨以修持。何能軌邪而入正。故居第五也。第六三乘漸次。第七事理不二。第八簡示偏圓。第九正修止觀者。夫事非理不成。理非教不立。以由教有頓漸。是故理別偏圓。然而頓非漸不顯。漸非頓不融。始明三乘漸次之階。終悟一乘圓頓之理。然後妙解可成。妙行可立。第觀依諦顯。諦因德彰。迷三德者。三惑以之紛紜。悟三諦

者。三觀由之法爾。其體本自非縱非橫。厥修由來不並不別。苟得一而失二。則圓伊之體乖。或為彼而執此。則惡叉之惑聚。又烏足以稱圓修哉。故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相繼以明教理行也。第十觀心十門者。此則重蒐理路。再闡修門。俾三德圓融之性。究竟以全彰。三觀明妙之修。終窮而畢顯。至於語其相應。皆果地微妙之證。及於妙契元源。乃大士懷中之秘。以此而結束一書之大旨。斷斷乎宜居乎後也。

○皈敬三寶第一

稽首圓滿徧知覺 寂靜平等本真源
相好嚴特非有無 慧明普照微塵刹

梵語佛陀耶。此云覺者。此中皈命。具明三身。初圓滿徧知覺者。報身也。梵語盧舍那。此云光明徧照。迺屬般若修成智身。徧法界中無所不覺。無所不知。此身居實報莊嚴自受用土。約三諦言之。屬真諦。三觀言之。屬空觀。今欲申明奢摩他空觀之旨。故先皈命以求加護也。次寂靜平等本真源者。法身也。梵語毗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本來清淨。故云寂靜。生佛無殊。色心不二。故云平等。為迷悟之根本。生佛之真依。故云本真源。乃屬法身本有。論知覺徧滿。與報身不異。第讓報智以為能成。此之法身乃是所證。故天台大師明眾生理即佛。云此是圓智圓覺。諸法徧一切處。無不明了。以是而知。豈有別體。全修在性。斯之謂歟。此身居常寂光土。三諦言之。屬中道第一義諦。三觀言之。屬中觀。今欲申明優畢叉中觀之旨。故先皈命以求冥加也。相好嚴特非有無者。應身也。梵語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所謂千百億應身釋迦牟尼佛是也。有二種。一勝應。二劣應。勝應如華嚴千丈之身。劣應如鹿苑丈六之身。此之二應。皆以相好莊嚴。千丈則奇特。丈六則同常。然有隱劣而現勝者。華

嚴是也。隱勝而現劣者。鹿苑是也。有即劣而即勝者。靈山會機。龍女所見是也。即勝而即劣。華嚴聲聞所見是也。今文所讚。既非有無。又慧明普照。正約中道法身。與報智合而為其本。悉類藥師。巍巍堂堂。淨名須彌山王。顯於大海。故曰。相好嚴特非有無。迺屬解脫。當有此身。下應三土。應實報。屬他受用身。亦稱勝應。應方便有餘土。屬勝應。應同居土。屬劣應。此亦一往。再往言之。三土之應皆有勝劣。但是一身隨機。感見不同爾。三諦言之。屬俗諦。三觀言之。屬假觀。今欲申明毗婆舍那假觀之旨。故先皈命以求冥加也。

稽首湛然真妙覺 甚深十二修多羅

非文非字非言詮 一音隨類皆明了

梵語達摩耶。此翻為法。法有二種。一所詮即湛然真妙覺。二能詮即甚深十二修多羅。此之二種。皆有可軌之義。故俱稱法。所詮有可軌之義。即諸法之性。為法身德。能詮有可軌之義。即語言文字。能詮諸法之性。為文身句身。諸佛因地。莫不軌之以成正覺。故曰。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非文非字非言詮。此讚能詮。離文字。即是所詮。法性。即文字而離文字。淨名謂無離文字而說解脫。故一音隨類皆明了者。此讚佛說法音聲微妙。稱適人心。一音殊解。各各不同。淨名所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是也。以三德言之。乃屬法身德。上之佛寶屬般若德。雖是一德。一必具三。當體清淨照明。無諸惑染。故如是三德是為所照。三諦之境上佛寶是為能照。三觀之智。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此之謂歟。今欲申明一心三觀妙智。故先皈命一境三諦之寶。以求冥加也。

稽首清淨諸賢聖 十方和合應真僧

執持禁戒無有違 振錫攜瓶利含識

梵語僧伽耶。此翻和合眾。一理和。謂見諦已上。身雖各異。所證理同。二事和。謂四人已上。同一說戒羯磨。然有菩薩僧。聲聞僧。自等覺已還。菩薩僧也。四果已還。聲聞僧也。此別相僧寶也。若一體三寶。則佛名曰覺。即上所皈之佛寶。法名不覺。即上所皈之法寶。僧名和合。即今所皈之僧寶。此之三寶。約舉一即三言之。則前佛寶中。報身為佛寶。佛名為覺。故法身為法寶。法名不覺。故應身為僧寶。僧名和合。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故此佛寶中一體三寶也。第二法寶中。俗諦為法寶。性為妙假。本來具足。故真諦為佛寶。真能泯俗。無有污染。故中諦為僧寶。中能融通二邊。使和合故。此法寶中一體三寶也。第三僧寶中。華嚴以統理大眾為僧寶。是則統理。理和為佛寶。統事。事和為法寶。統事即理。統理即事為僧寶。此僧寶中。一體三寶也。今欲申明一體之三德。一境之三諦。一觀之三觀。故先皈命以求冥加。庶幾所說契理契機也。

○發宏誓願第二

卵生胎生及溼化	有色無色想非想
非有非無想雜類	六道輪迴不暫停
我今稽首歸三寶	普為眾生發道心
羣生沉淪苦海中	願因諸佛法僧力
慈悲方便拔諸苦	不捨宏誓濟含靈
化力自在度無窮	恒沙眾生成正覺

此十二句偈。正發四宏誓願。所謂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是也。此四誓願。依四諦境。不外慈能與樂。悲能拔苦。今文雖云四生六道。輪迴三界。不得暫停。為之皈命三寶。仗慈悲方便

之力。以拔苦諦之果。然果由因克。是故欲拔苦果。先須為除苦因。即收得眾生誓度。煩惱誓斷兩願。不捨宏誓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眾生成正覺三句。即佛道無上誓願成一願。然欲與樂果。亦須教其先修樂因。即收得法門誓學。佛道誓成兩願。又四諦隨四教。進否不同。下文既依無作道諦。以明三種止觀。是則此願。迺依圓教無作四諦境而發也。既知此已。下去所發。悉以四諦四宏而往判之。或全或闕。莫不中規中矩。又上之四宏。則已他兼盡。下去所發。則先為己而後為人。亦莫非四宏中之事也。

說此偈已。我復稽首。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

前已皈依。今復皈依。表已慇懃。有所憑仗。蓋三界苦海。惟有三寶可作舟航。自度度人。法皆具足。故下所發願。先自為。後為人。自為中。先誓勤求無上菩提。志無退轉。

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

勤求不退。如釋迦先世為慈心童女。發心欲往大海採如意珠。以濟貧苦。其母愛念不與之去。臨行母抱女足。女固強去。因傷母一髮。母然後放之去。至大海地獄相現。有熱鐵輪從空而下。以燒其頭。女發願云。世間眾生。一切眾苦。皆集我頂。我皆代之受苦。發是願已。鐵輪自滅。故有偈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求道之志。當如是也。

未得道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夭。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痛苦。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神鬼。一切雜形。皆悉不受。

未得道前。其位甚寬。今且以未斷見思煩惱。未出分段生死之前。不免有三界生死。六道輪迴。於六道中。惟人道中可以修菩提大道。故發願生生不經中陰。世世不入三途。與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裴學士所謂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獠狔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惟人道為能爾。然雖立志如此。其如受生有隔陰之昏。是以必先願無橫病。不中夭。正命盡。不惡相。無恐怖顛倒。無病苦散亂。正慧明了。庶陰境不現前。則無瞥爾隨他去事也。

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瘡癰。凡是可惡。畢竟不生。

六道之中。人身最是難得。修行菩提。又須三業本無惡而惟善。常滅惡而生善。長得人身。聰明正直。此本無惡而惟善也。不生惡國。則不為惡之所牽也。不值惡王。則不為惡之所使也。不生邊地。無邪見之黨也。不受貧苦。無造惡之因也。奴婢女形。乃至盲聾瘡癰。凡是可惡。畢竟不生。無惡業之報。斷出家之障也。

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

前明本無惡。此言惟有善。經云。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信心難發。六根難具。既端正而香潔。復無垢而清淨。然後可為出家之具。受道之器矣。

志意和雅。身心安靜。不貪瞋癡。三毒永斷。不造眾惡。恒思諸善。

此去皆言常滅惡而生善。志意和雅下五句。明常滅惡。恒思諸善一句。明常生善。

不作王臣。不為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

王臣雖貴。無出家之志。故不願作。昔一士夫問祖師云。下官也好出家否。對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故知出家非易事也。使命能招便佞之過。亦不願作。榮飾雖美。生貪戀之心。故不願求。前言不受貧苦。今言安貧度世者。夫貧者士之常。君子固窮。正為入道之助。故能安貧而入道。小人窮斯濫矣。反為衣食之累。而無遠圖之志。古人云。克不克在乎己。可不可亦不在乎物。正此謂也。

少欲知足。不長蓄積。依食供身。不行偷盜。不殺眾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

經云。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猶不稱意。學道之士。衣足蔽形。食足充腹而已。蓋長蓄積。則多求無厭。多求無厭。則必行偷盜。至於殺眾生。噉魚肉。夭傷物命。鮮弗從不知足中來。然而學道之士。不獨不殺不噉。兼須視物我而無異。以慈悲而攝受。既已愛之。又當敬之。愛之則為我之悲田。敬之則為我之敬田。悲田普則人畜同養。敬田普則生佛等觀。斯宏曠濟之懷。以入至道之漸。

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爭。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

性行柔軟。則常柔和善順而不卒暴。此為杜過之源。故法華云。住忍辱地。忍辱得地。則辱不能入。雖即入之。而我已有其地。不致於卒暴。所謂造次必於是也。求人過者。非唯不見己過。而必掩人之善也。不見己過。則己之過日增。掩人之善。則己之善日損矣。稱己之善者。不唯自伐己善。而必覆己之惡也。自伐己善。則己之善日損。掩己之過。則己之過日增矣。此為杜惡之源。生善之漸。故大師致意言之。

必期不與物爭。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而惡斯斷。而善斯生也。

他物不恠。自財不吝。不樂侵暴。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

不恠他物。斷貪之本也。自財不吝。破慳之根也。不樂侵暴。絕欲之由也。恒懷質直。杜邪之漸也。心不卒暴。遠怒之因也。常樂謙下。來善之都也。果能如是。則何惡而不斷。何善而不生乎。

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

此總結。成斷惡生善之處。不出身口意三業。三業淨。則為十善功德叢林。三業染。則為十惡罪業淵藪。順之逆之。由乎人。

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蟲。墮峰溺水。火燒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巖頽。堂崩棟朽。搥打怖畏。趁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枉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

三災八難。皆惡業之所招。既無惡業。則何難之有。雖此生之不造。慮宿對之未消。願三寶力。冥加顯被。使一切不受。庶不為行道之障也。

惡鬼飛災。天行毒厲。邪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窮嶽。居上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

上願一切不受。直遠之而已。今願聞名覩形。發心擁護。又將誘之以善。誨之以道。若自若他。俱登彼岸。斯滿菩薩之僧那也。

四大康健。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己見。悟

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眾生。同為善友。

此願遠離邪魔。常歸正道。於人道中。未出家時。生生如是。處處皆然。

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真出家。為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鉢盂。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此大師之正願也。苟不修菩提大道則已。若欲修之。非出家不可。蓋出家為沙門。乃超塵之初步。入道之初門。預三寶之正流。登六度之法艦。第所生之處。不得值佛聞法。則不知有出家之勝。苟非童真出家。又不得為清淨之僧。既出家已。須為和合無諍之僧。持律清淨之士。故願身不離衣。食不離鉢。則一生戒律無虧。定慧重樓有址。兼之道心堅固。不生憍慢。堅如金剛。屈如橋梁。剛柔相濟。則無所入而不自得矣。

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

此及下文。皆言出家後所修之行。第一須敬重三寶。良祐福田。所依憑故。第二須常修梵行。進趣清淨。不為塵染故。第三須親近明師。隨善知識開化導達。見佛聞法故。第四須深信正法。直道而行。無邪僻故。第五須勤行六度。於六生死海。度六無極故。第六須讀誦大乘。通達圓理。能運出三界故。

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回助菩提。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以禮敬諸佛為首。次以廣修供養。則行道禮拜種種供養。莫非其事。至以回助菩提。則第十普皆回向之事。舉其首尾。中間諸願。應亦該之。

思惟了義。志樂閒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羣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

此為正修誓願。思惟了義。則以開解為本。志樂閒靜五句。即具五緣中間居靜處也。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即正修止觀法門也。

六通具足。化度眾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

上種種願。皆法門誓學。六通具足。化度眾生。即眾生誓度。令正直圓明。志成佛道。即佛道誓成。煩惱誓斷。亦在其中。故知誓願雖多。舉不外乎四宏。蓋若願不依四。其願則狂。總不發願。又墮於愚。與其愚也甯狂。改其狂也歸正。則菩薩之志成。六度之行修。佛果菩提。可希覬矣。

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及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眾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眾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熏飾。

此以發願功德。復發願之回己向他。與眾生共。正顯大師之願普。菩薩之誓成。

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阿修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修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眾。不捨本慈悲。攝受羣生類。

大師之願。本在度生。願雖立。而行未填。行雖填。而惑未盡。惑未盡。而道未成。道未成。而舟未固。以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理必然。此天台之深誠。固大師之深鑒。但眾生受苦。爾時方盛。而度生之心急。

自力未暇。須仰他力。惟三寶為世舟航。為病良藥。故亟稱名以求速救。

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

自願歸依三寶。以求度脫眾生。又不若願彼各各自歸三寶。其度脫者易。蓋一體三寶。含生本具。因無始無明。迷而不自覺知。自不覺知。則迷佛寶。不覺本有。則迷法寶。始本離而不合。則迷僧寶。迷頭逐影。捨父逃逝。輪迴六道。無有已時。故無父無家。無依無歸。今願盡空含識。各各歸依三寶。祇欲其悟本有一體三寶。為歸為依。為救為護。故曰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傍生。實自他之力而等持。始本二覺而一合。方為真歸依三寶者也。

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眾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此中發願。寓三種回向。我行道禮拜等者。因也。悉皆成佛道者。果也。即回因向果。又我行道禮拜等。自也。普願諸眾生悉皆成佛道。他也。即回自向他。又我行道禮拜等。即事也。悉皆成佛道。即理也。即回事向理。因非果不竟。自非他不普。事非理不融。三者圓滿。菩薩行成。是故發願。畢竟獲之。又如是之願。願中有行。行願相依。不豐不孤。居正修之先。為發行之始矣。

○親近師友第三

先觀三界。生厭離故。

凡欲出三界之家。須生厭離之心。欲生厭離之心。須觀無安之境。如火宅喻。頭為殿兮腹為堂。背為舍兮皆無常。高而且危兮苦無央。柱根摧朽命不長。意識網維為棟梁。諸苦所壞亦堪傷。過去行業基陛將。衰老頽毀何可當。四大和合如壁牆。圯圻崩壞時分張。泥塗陀落皮膚瘍。覆苫亂墜毛髮黃。椽栳差脫支節僵。周障屈曲識惆悵。雜穢充徧非潔香。鴟梟鷂鷂慢使長。烏鵲鳩鵲憊使強。蜣蛇蝮蝎瞋揚揚。蜈蚣蚰蜒恚堂堂。守宮百足癡不良。鼯狸鼯鼠無明場。諸惡蟲輩何攘。攘交橫馳走亦茫茫。屎尿臭處四倒邦。不淨流溢喻多方。蜣螂諸蟲集其上。不淨計淨明其贓。亦有野干及狐狼。咀嚼踐踏死屍傍。貪心引物向於己。不以道理同其鄉。羣狗競來相搏撮。飢羸求食心惴惶。積聚五塵不知止。有力之貪胡強梁。鬪爭攬掣哇喋吠。人之疑惑亦非良。處處魑魅魍魎鬼。利使如此生著長。夜叉惡鬼噉人肉。毒蟲之屬亦復噉。撥無善因并惡果。一齊剗卻胡桃踉。諸惡禽獸孳乳生。各自藏護深隄防。夜叉競來爭取食。惡心轉熾聲洋洋。邪見撥無善與惡。因果并破同其行。鳩槃荼鬼蹲土埕。離地一二尺遊行。縱逸嬉戲捉狗足。撲之取樂令聲喪。外道生天有如此。彌戾車見或低昂。復有諸鬼身長大。裸形黑瘦住其央。發大惡聲呼求食。眾生身見亦不祥。豎窮橫徧喻大長。復有諸鬼針細吭。腹大如山餒其腸。無想涅槃危如此。斷常二執互相妨。頭髮鬢亂殊兇險。飢餓所逼業報償。諸見回轉初不定。彼此相破攻疆場。夜叉餓鬼諸惡獸。飢急四向窺牖窗。邪慧觀察執四句。恐畏諸難何可量。火宅火起四面熾。棟梁椽柱爆聲彰。摧折墮落可哀傷。牆壁崩倒豈久常。生老病死苦如是。諸子不覺喜揚揚。長者悲之設津梁。誘以三車出門外。等賜

大車真法王。三乘漸次非究竟。事理不二法斯良。厭苦欣樂修三觀。乘是寶乘遊四方。

次親善友。求出路故。次朝晡問訊。存禮數故。次審乖適如何。明侍養故。次問何所作為。明親承事故。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次數決心要。為正修故。次隨解呈簡。為識邪正故。次驗氣力。知生熟故。次見病生疑。堪進妙藥故。委的審思。求諦當故。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專心一行。為成業故。忘身為法。為知恩故。

此章不出兩意。一觀三界生厭離。一親善友求出路。於親善友中。有顯是。有簡非。於顯是中。故有十三者。初親善友一句為總。餘十二句為別。以無非親善友。求出路事故也。朝晡問訊存禮數者。且言襲以人間。如子事父之常數。故曰存禮數故。次審乖適如何明侍養故者。正言弟子侍師之實事。即晨昏定省。如古人問師之儀云。少病少惱不。四大調和不。種種方法。沙彌律儀。皆有成範。至於調和飲食。添退衣衾。又皆弟子所當盡心者也。次問何所作為。明親承事故者。弟子事師必有所作。奉命而行。斯無乖戾。如釋迦之事提婆。採薪及果蓏。隨時恭敬與。是其式也。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者。前三皆瞻仰之事。若生懈怠則心不殷重。心不殷重則道心不切。何能決心要以為正修。故須守之不怠。次數決心要為正修故者。上明事師。皆為決心要。為正修而設故。明事師畢。乃繼之。此所謂心存妙法。故身心無懈怠是也。失正修者。行決心要者解。解猶有目。行猶有足。目足相假。能到涼池故。數決心要為正修而設也。今人則曰行而已矣。解奚以為。何異無目而行。曰。吾善知通塞。未之許也。又曰。悟解足矣。行奚以為。何異有目無足。曰。吾已登寶渚。未之可也。故華嚴有說行之誠。大論有目足之譬。

寄語圓修。無墜單隻。次隨解呈簡。為識邪正故者。夫心由師決。解憑己進。一音異解。得悟隨機。苟不將己解決擇於師家。何以知吾契合於佛旨。故須將解呈師。以請料揀。正則存之。邪則去之。圓宜修。而偏宜已。庶不負出家事師之志也。次驗圓修。知生熟故者。既識邪正偏圓。又能依解造行。行之氣力復須驗之於師。所言氣力者。有氣而後有力。如種子入地。得其氣而能生力也。然而未有枝葉先必生根。故法門有五根之喻。有根而後能生力。抽莖破地。生枝布葉。開花結實。其間生耶熟耶。問諸老圃。乃能知之。學道亦然。寂有力。而為得地之氣。照有力。而有出土之功。苟寂為昏奪。照被動移。善種腐爛之不暇。又何能生五根。得五力。開七覺花。結八正果乎。故須請師驗其氣力之生熟。庶不致於焦敗也。次見病生疑。堪進妙藥故者。先已請師驗其生熟。生則有病。或因病而生疑。則應治以法藥。疑則破之以生信。寂而致昏以照起之。照而生動以寂養之。蓋止為伏結之初門。觀為斷惑之正要。止乃愛養心識之善資。觀為策發神解之妙術。正以心病雖多。不出昏動。法藥雖眾。不出止觀。下文云。寂寂多。則易生昏睡。惺惺多。則易生妄想。寂寂惺惺是。則不生昏睡。惺惺寂寂是。則不生亂想。正此謂也。次委的審思求諦當故者。上已呈解驗力。請施法藥。次當自己委的審思。必求所修道業。一歸於諦當。非則照而成是。是則寂以成種種成。然後生五根。成五力。破五障。入於三解脫門也。日夜精勤。恐緣差故者。上雖破非成是。又不可雜而弗精。住而弗前。入於塵勞。異路差緣。使中道而行。半途而廢。專心一行。為成業故者。凡道貴一而忌諸。心貴精而忌雜。若諸若雜。則止觀之業不成。昏動之病日長。塵勞之門何由可闢。三界之家何由可出耶。忘身為法。為知恩故

者。夫塵勞之徒。身重而法輕。以無出塵之志故。學道之士。道重而身輕。以有為法之心故。知恩者。必忘身而為法。不知恩者。必忘法而重身。蓋師所說法。乃佛祖之心宗。含生之妙性。清淨法身。由之以生。般若慧命因之以長。恩過生身父母。德重天命至親。故恩宜知而法宜重也。第師有多種。解行證全者上也。有解行而無果證者中也。有解而無行證者下也。苟有行而無慧解。此下之又下者也。弟子之求師也。苟不獲上中之師。則與其行也甯解。蓋行在師而不預己。解在己而正在師。如弊帛裹黃金。不以帛弊棄金而不取。事師亦然。不以師之涼德而不取解也。正以澆漓之世。以解求師可必也。解行全而求師難可必也。故雪山大士。為半偈捨全身以事羅刹。帝釋天主。為佛法折慢幢而禮野干。古人為法尊師。忘身報恩如此。後世有志於大道者。宜以此為龜鑑焉。

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志。羸行淺解。泛漾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無息念。既非動靜之等觀。則順有無之得失。然道不浪階。隨功涉位耳。

前文顯是。此則簡非。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志。非但事師無禮。亦乃學道不專。是故其生解也淺。其進行也羸。歷緣對境。則泛漾逐流。攝念觀心。則隨機起妄。機者微也。動之初也。言其生心動念。都無制伏之方。故云泛漾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無息念者。正因羸行淺解泛漾隨機。故觸著眾事。則因事而生心。此法生。故種種心生也。緣於空無。則依無而息念。此法滅。故種種心滅也。正以心無主政。逐境隨流。生心非無住而生。息念非知幻而息。無住而生。則先能達境本空。然後依空而生心行度。知幻而息。則先能知法如幻。然後以幻而息滅諸念。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非漸次。乃動靜而等觀。有無而兼至。

尚何是非得失。能潛踪於其間哉。末句結云。然道不浪階。隨功涉位者。此又誡其勿生上慢。無為退屈。以理即事故。而階差宛爾。事即理故。而生佛泯然。泯然故。眾生即佛也。宛爾故。非證莫階也。故能了天台六即而修也。則圓融即行布。行布即圓融之道。可挈而行之。無不中規中矩矣。

○衣食誠警第四

衣食由來。長養栽種。墾土掘地。鹽煮蠶蛾。成熟施為。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但畏飢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己。痛哉可傷。兼用農功。積力深厚。何獨含靈致命。亦乃信施難消。雖復出家。何德之有。

此中先言衣食為功過之由。若以之資助色身而入道。則為功。以之恣縱四大而造業。則為過。蓋衣多長養而成。故鹽煮蠶蛾。食多栽種而就。故墾土掘地。墾土掘地。則悞傷物命。鹽煮蠶蛾。則故殺眾生。故成熟施為。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此言其過處。下則正寓誠警。故曰但畏飢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己。痛哉可傷。石壁云。自慮飢寒。飽求衣食。而無慚媿。悲損含靈。教誡經云。若無慚者。與諸禽獸而無有異。又不惟此也。兼用農功。積力深厚。是則此衣此食。皆出於農夫血汗。檀越脂膏。苟無道力。何以克當。故曰何獨含靈致命。亦迺信施難消。若其如此。則雖復出家。何德之有。言及於此。豈不痛心。故毗尼母論云。受人信施。不如法用。放逸其心。廢修道業。入三途中。受重苦報。

噫。夫欲出超三界。未有絕塵之行。徒為男子之身。而無丈夫之志。但以終朝擾擾。竟夜昏昏。道德未修。衣食斯費。上乖宏道。下闕利生。中負四恩。誠以為恥。故智人思之。甯有法死。不無法生。徒自癡迷。貴身賤法耳。

上已寄事誠警。今則激勵其志。故先歎噫。以為發端。然後正以其辭。而激勵之。蓋凡言出家者。出三界家也。夫三界為果。塵勞為因。此所從來舊矣。今欲出此三界。非絕塵而不可。況出家乃丈夫之事。貴能割恩愛斷塵勞也。若但以塵勞擾擾而不息其妄。竟夜昏昏而不節其睡。道德未成。衣食斯費。烏足為男子之身。具丈夫之志哉。況出家之士。其所急者三。上宏佛道。下利眾生。中報四恩。苟於是而不務。而惟務財色名食睡。返而思之。誠以為恥。能如是思。乃為智人。則甯有法死。不無法生。如佛世有二沙彌。同詣覲佛。道路遠涉。既飢且渴。遇有蟲水。忘齋漉囊。一沙彌曰。甯守渴而死。不破戒以飲有蟲之水。一沙彌曰。甯破佛戒。苟全性命而得見佛。渴者死於道路。生者前往見佛。佛呵之曰。人以戒為佛。不以見為佛。汝破戒而見我。非真見我也。彼守戒而見我。真見我矣。蓋佛以五分和合而為法身。彼守戒沙彌。已見戒身。況為五分重樓之基址。既已堅固其戒基。則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皆當得之。然後可稱全見佛身也。末句結云。徒自迷癡。貴身賤法者。蓋言悟而生慧者。必貴法賤身。迷而墜癡者。乃貴身賤法耳。

○淨修三業第五

貪瞋。邪見。意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口業。殺。盜。婬。身業。夫欲志求大道者。必先淨修三業。

人生日用所有之業惟三。曰身口意。猶如大地。因倒因起。若修三品十善。以之為出世因。則因起也。以之為三品十惡。則因倒也。故出塵之士。三業不可以不修。不可以不淨。不可以不階乎至淨也。

然後於四威儀中。漸次入道。乃至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境智雙寂。冥乎妙旨。

前言淨修三業為助行。此言四儀入道為正修。正修之德不出境智。智為能觀。境為所觀。此之境智。又不外乎日用之間。六根所對。故止觀明陰入處界。楞嚴備二十五門。莫非其事。然正修之方。妙在隨緣了達。境智雙寂。此下文所明事理不二。三觀一心之旨。如是圓修。方契妙旨。

云何清淨身業。深自思惟。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檢攝三愆。謂殺盜婬。

淨身業中。有別明總明。別總二文。皆有止善行善。於別明中。先殺次盜三婬。下文先言殺中止善。

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蜎飛。無令毀損。

於身殺業。欲行止行二善。要先以慈悲撫育為本。次以不傷物命為行。水陸空行。此明物命所依之處廣也。一切含識。此言能依之物命眾也。命無大小。等心愛護。此舉護生之念等也。凡是蠢動蜎飛。一切無令毀損。乃止善之大者也。

危難之流。殷勤拔濟。方便救度。皆令解脫。

此明行善。謂不但不殺。兼能放生。危難之流。則所濟之境亦廣。凡是物命。不問人畜。但在危難。莫不殷勤而拔濟之。方便而救度之。皆令解脫。則有二意。一因解脫。即贖其身命。却放逍遙。二果解脫。即為稱唱佛名。歸命說法。植了因種。命終生天。獲花報之樂。將來授記。得成佛之因。道人運心。志雖普廣。力有不及。量力而行。全之者上。如其不然。甯可虧於前業。不可缺於後事。蓋生誰無死。徒贖命則才免於一生。死有所因。獲聞名。則終超於永死故也。

於他財物。不與不取。乃至鬼神有主物。一針一草。終無故犯。

此盜業中。止善也。於他財物。不與不取。則所制之戒廣。乃至一針一草。終無故犯。則所限之物嚴。十誦律有六種盜心。謂苦切取。謂乞憐狀。輕慢取。有現威狀。以他名字取。謂我是善知識。觝突取。謂慢罵使伏己。受寄取。謂昏昧他寄附。出息取。謂以錢責人之息者。五分律有四種。謂諂心。曲心。瞋心。恐怖心。四分律有十種。謂黑暗心。謂不知因果。邪心謂不識正理。曲戾心。謂諂附。恐怖心。謂恐失之。常有盜他物心。既言常有。則不問多寡。必欲盜耳。決定取。若以力強取。不問可否。寄物取。恐怖取。謂以言恐之。如談他地獄搖撼之事而取財。見便取。謂伺其可取之便而盜之。倚託取。謂假借權勢。摩得伽論有三。強奪取。軟語取。施與還取。皆犯盜戒。

貧窮乞丐。隨己所有。敬心施與。令彼安隱。不求恩報。

此盜業中。行善也。謂不但不盜。兼能布施。然世出世間。其所行施同。所用心異。貧窮乞丐。隨己所有者與之。令彼安隱。則因彼悲田。成我大悲拔苦。大慈與樂之心也。敬心施與者。則能視彼悲田以等乎敬田也。又不求恩報。則心無所住。不著三有。此其所以為出世間之施也。

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經無量劫。行檀布施。象馬七珍。頭目髓腦。乃至身命。捨而無悵。我今亦爾。隨有施與。歡喜供養。心無悵惜。

石壁云。思齊上聖。久而彌堅。瑜伽云。愚夫修少時。懈怠疑已久。聖經無量劫。勤苦為須臾。

於諸女色。心無染著。

於姪業中。先明止善。於諸女色。先指欲境也。心無染著。誠弗生貪也。

凡夫顛倒。為欲所醉。耽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

此言愚人迷欲。因之起過。顛倒者。計不淨以為淨。如以首而為其尾也。為慾所醉者。以色而為酒。飲之不覺其醉。蓋世間愚人。慾上又加之慾。耽荒迷亂。不知其過。如醉又加之酒。顛倒暝眩。不覺其非。如捉花莖。不悟毒蛇者。喻上耽色不顧惡道。涅槃云。如妙花莖。毒蛇纏之。譬如有人性愛花色。不見花莖毒蛇過患。

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為喻。銅柱鐵床。焦背爛腸。血肉糜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惟苦無樂。

前明愚人之相。今明智者之觀。即以女人之口。為毒蛇之口而螫人。即以女人之手。為熊豹之手而傷命。即以女人之身。為猛火熱鐵抱之而燒人。又以女人之身。冷煖細滑之觸。以為銅柱鐵床。焦爛糜潰於其身。何以故。居因。則能敗國亡家。殞身喪命。致疴瘵虛勞等病。至果。則為地獄銅柱鐵床焦灼身體等報。能作如是觀者。則惟苦而無樂也。

革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惟臭穢。不淨流溢。蟲蛆住處。鮑肆廁孔。亦所不及。

前但假觀。此去實觀。革囊盛糞。指腸胃中之所有也。膿血之聚。指革囊中之所有也。外假香塗。藉以掩羞也。內惟臭穢。穢惡充實也。不淨流溢。彌藏彌露也。蟲蛆住處。與物同居也。鮑肆廁孔。亦所不及。極言人身之穢。雖鮑魚之肆。圍廁之孔。亦比之不及。昔一初果人。隔生中忘。姪欲熾盛。其婦不堪。家常供養一聖僧。婦以所苦訴之。僧教曰。彼欲汝時。第告之曰。須陀洹人當如是耶。婦依言道之。其人遂識宿命。厭欲心生。永絕女色。婦見久絕。復欲得之。

其夫以一畫瓶。滿中盛糞。封固其口。命婦寶持。而語之曰。汝能持此而弗失。即與如故。婦欣然執之未久。失手迸流臭穢。夫問婦曰。此瓶汝昔愛否。對曰實愛。今能愛否。對曰昔所不知。故實愛之。今已見之。不復愛也。夫曰。吾昔未悟。故與汝情愛彌篤。今已悟已。不復愛也。

智者觀之。但見髮毛爪齒。薄皮厚皮。血肉汗淚。涕唾膿脂。筋脈腦膜。黃痰白痰。肝膽骨髓。肺脾腎胃。心膏膀胱。大腸小腸。生臟熟臟。屎尿臭處。如是等物。一一非人。

人之所以貪欲者。執有人我故也。今以此身摩頂至踵。觀之中間所有。不過三十六物。質礙歸地。潤溼歸水。暖氣歸火。動搖歸風。始則聚之以為身。終則散之以歸本。中間求之。一一非我。今者妄身。何者為是。如是觀之。畢竟無身。既無有身。則假名為人。與幻化等。男女皆幻。能所俱空。姪與淫者。畢竟何有。胡乃於虛空而構惡業。致三途苦耶。

識風鼓擊。妄生言語。詐為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道。為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

此釋上文。或者之疑。疑者曰。此身空虛。若其無人。何以能言語相親善耶。故釋之曰。能言語者。不過最初託一念識心。妄有緣氣於中積聚。此識與父母已三之報風居於臍輪之下。如爐鞴橐鑪。鼓此識風。以擊喉舌齟齬而為語言。非徒喉舌齟齬而能語言也。若能語言。則諸死者尚有舌存。胡不言耶。相親善者。不過四大詐為親善。其實與我作諸怨妬。譬若有人。與怨家結為親友。自雖不即行殺。惟教作諸不善。使之敗德障道。以為罪魁為死因。四大亦然。相與百年。詐為親友。姪殺盜妄。靡不由之。為過至重。是故智者。應當遠離。如避怨賊。

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甯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可附近。

前因女色。而通明人身不淨。苦空無常。無我妄執成過。今則會人身之過。而的歸女色。應當以智慧觀之。猶如毒蛇。不可親近。

是故智者。切檢三愆。改往修來。背惡從善。不殺不盜。放生布施。不行婬穢。常修梵行。

前已三業別明止行二善。今則總明三業。要在時時切檢三愆。惡則改之。善則行之。此亦總言止行二善也。別明中。不殺不盜不婬。止善也。放生布施梵行。行善也。然有即止善而為行善。如涅槃云。不飲酒肉。施與酒肉。不服花香。施與花香。如是施者。無分文之費。而得名為大施檀越。此佛為世間人能布施。而不能持戒。故讚戒而具大施。使人知施之勝。而莫大於戒。非謂持戒。而不必行施也。

日夜精勤。行道禮拜。歸憑三寶。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

上明止行二善。猶是人天戒善。不堅牢法。不足以為出世之因。必須日夜精勤。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此則應依止觀四種三昧。備修十大願王。方合其法。三堅之法。出本事經。一不堅財。貿易堅財。謂一切世間財物。體非堅固。聚散無常。不可久保。若能持用布施清淨梵行之人。遠求無上安樂涅槃。或求當來人天樂果。即為堅固之財。永久不壞矣。是為不堅之財。貿易堅財也。二不堅身。貿易堅身。謂父母所生之身。乃四大假合而成。危脆不實。體非堅固。生滅無常。不可久存。若能持守五戒。清淨無染。修習菩提無上之道。以證金剛不壞之身。是為以不堅身。貿易堅

身也。四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也。五戒者。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也。三不堅命貿易堅命。謂人所受之命。雖壽夭不齊。皆同夢幻。體非堅固。倏忽無常。不可久保。若能了知四諦。習習正法。起越生死。以續常住不朽慧命。是為以不堅命。貿易堅命也。

知身虛幻。無有自性。色即是空。誰是我者。一切諸法。但有假名。無有定實。是我身者。四大五陰。一一非我。和合亦無。內外推求。如水聚沫。浮泡陽燄。芭蕉幻化。鏡像水月。畢竟無人。無明不了。妄執為我。於非實中。橫生貪著。殺生偷盜。淫穢荒迷。竟夜終朝。矻矻造業。雖非真實。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作是觀時。不以惡求。而養身命。

此大師誠勸行人。不可以惡求而養身命。何以故。世人只為不達一切法空。以身命而為實有。是故惡求多求以養身命。不知身非實有。命不我延。何得以人間虛幻之身。造地獄真實之罪。以閻浮須臾之命。貽惡道長久之因。以五欲苟合之樂。嬰摧折色心之苦。文有法喻。合有結責。細尋可知。

應自觀身。如毒蛇想。為治病故。受於四事。身著衣服。如裹癰瘡。口餐滋味。如病服藥。節身儉口。不生奢泰。聞說少欲。深樂修行。

此及下文。乃勸行人為治病故。應受四事。蓋人身者。法身慧命之一大瘡疣也。身瘡畏寒醜。非衣服之藥而不治。口瘡畏飢饉。非飲食之藥而不治。故曰身著衣服。如裹癰瘡。既因病而設藥。弗執藥以成病。宜節身而儉口。少欲而知足。不生奢泰。深樂修行。

故經云。少欲頭陀。善知止足。是人能入賢聖之道。

引證中意。言欲修少欲知足之行。須尚頭陀抖擻之教。事具十二頭陀經。既依阿蘭若樹下塚間露地常坐不臥。則能

於住處臥具而修止足也。既依常乞食一坐食次第乞。則能於飲食而修止足也。既但三衣糞掃衣不畜餘長。則能於衣服而修止足也。既依腐爛藥而治病。則能於醫藥而修止足也。此為比丘入道之行門。三乘聖賢之標幟也。

何以故。惡道眾生。經無量劫。闕衣乏食。叫喚號毒。飢寒切楚。皮骨相連。我今暫闕。未足為苦。

古德云。出家之人。三常不足。謂衣。食。睡眠。此三不足。真實為道。於是滿足。多生放逸。長而說淨。不生放逸。亦有道之士也。既頭陀而苦行。必三常之不足。人於不足之時。當念惡道之苦雖不足而常知足也。

是故智者。貴法賤身。勤求至道。不顧形命。是名淨修身業。

愚人必貴身而賤法。則身先而道後。惟形命是顧智者必貴法而賤身。則身後而道先。惟大道是求愚智不相及者如此。道不道。亦因是以判矣。

云何淨修口業。深自思惟。口之四過。生死根本。增長眾惡。傾覆萬行。遞相是非。是故智者。欲拔其源。斷除虛妄。修四實語。正直。柔軟。和合。如實。此之四語。智者所行。

凡淨修口業。當自思惟。口之出言。有過有功。過則口四惡業。即綺語。惡口。兩舌。妄語。此之四語能遞相是非。增長過惡。傾覆萬行。成生死根本。是為過也。愚人以四惡培其根。是故生死之本日以增。智者以四實拔其源。是故涅槃之性日以長。

何以故。正直語者。能除綺語。柔軟語者。能除惡口。和合語者。能除兩舌。如實語者。能除妄語。

行人既知口業功過。是非不同。復應須知功能除過。如藥能治病。必與病相反。口業亦然。正直與綺語反。無委曲故。柔軟與惡口反。無麤暴故。和合與兩舌反。無鬪搆故。實語與妄語反。無虛偽故。而此四語。又必相須而進。何以故。蓋正直無三。則失之於剛。柔軟無三。則失之於媚。和合無三。則失之於苟。如實無三。則失之於野。正當以一為主。以三為賓。主賓合行。既善且美。

正直語者有二。一稱法說。命諸聞者。信解明了。

稱法。即依本有之事法也。法相差別。分明決擇。能令聞者信解明了。

二稱理說。令諸聞者。除疑遣惑。

理者。文也。性也。依文而析。稱性而談。能令人斷權疑。生實信。

柔軟語亦二。一者安慰語。令諸聞者。歡喜親近。

人之所以遠己而不喜近者。以其有逆語而拒之也。今既安慰。故能使人歡喜親近。

二者宮商清雅。令諸聞者。愛樂受習。

宮商舉五音之二。若人語言既中五音。又能辭辯清雅。孰有聞者。不愛樂受習。然四語中。有勉然可學者。有勉學而不能成者。惟宮商清雅為難能也。以其人有南北。音有清濁。口有辯訥。氣有通塞。求其人於千一。吾不能於旦暮遇。噫。善說法者。於音聲之道亦難矣哉。

和合語者亦二。一事和合。見鬪諍人。諫勸令捨。不自稱譽。卑遜敬物。

見人鬪諍勸諫令捨。固謂之和合語矣。又不邀功伐善而自稱譽。兼之卑遜敬物。此和之至和者也。

二理和合。見退菩提心人。殷勤勸進。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

退菩提心者。以其與煩惱性互相乖角。若水火之同器。由是或菩提之水而不能滅煩惱之火。反為煩惱火之所煎沸。煩惱勝而菩提所以退也。蓋他未聞圓頓。煩惱即菩提之教也。今則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相與和合為一體。則不諍而和合矣。

如實語者亦二。一事實者。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是則言是。非則言非。

有無不逾其言。固道人之實語。是非不絕其口。豈出家之直言。當是於物理之論。不越其是非耳。

二理實者。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來涅槃。常住不變。

理實語者。乃稱性宣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與佛不異。則生即無生。如來涅槃。常住不變。與生無殊。則滅元不滅。

是以智者。行四實語。觀彼眾生。曠劫已來。為彼四過之所顛倒。沉淪生死。難可出離。

智者欲遷善以清修。須觀惡而知過。眾生由四顛倒以沉淪。我當循四正道以出離。

我今欲拔其源。觀彼口業。唇舌牙齒。咽喉臍響。識風鼓擊。音出其中。

欲遏其流。當拔其源。拔源乃當遡流以尋源。得源則可拔。其流可遏矣。流者。四惡語也。語由寄聲。而音聲又由唇舌牙齒等。自外而遡至於臍。臍出息風。故上擊成聲。發為言語。然而息又由識之所主。故曰識風鼓擊。是則欲息其聲。當息其息。欲息其息。當息其心。非曰總不言也。而心君持正。以司其令也。

由心因緣。虛實兩別。實則利益。虛則損減。實是起善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根本。由口言詮。詮善之言。名為四正。詮惡之語。名為四邪。邪則就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德之本。

上令遡流尋源。既得其心。苟欲拔之。先知功過。改之從之。捨四邪而歸四正。不徒為生善致樂。亦可以為助道證真。

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立。誦經念佛。觀語實相。言無所存。語默平等。是名修口業。

前明口業止善。今又兼明口業行善。止行兼進。故能滅惡而生善也。然又須觀語實相。非有非無。語默平等。不多不少。不以夥言而致失。弗事啞法以招譏。方名口業清淨也。

云何淨修意業。深自思惟。善惡之源。皆從心起。邪念因緣。能生萬惡。正觀因緣。能生萬善。

三業因緣。意為根本。意苟有念。身口隨之。善調三業者。又當先慎意業以為其本。

故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

引證中。且心作諸法。未言萬法惟心。

云何邪念。無明不了。妄執為我。我見堅固。貪瞋邪見。橫計所有。生諸染著。

種種邪念。莫不始於無明。不了五陰無我。萬法本空。由是我見堅執。人相角立。貪瞋邪見。橫計染著。起信所謂。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麤是也。

故經云。因有我故。便有所。故起於斷常六十二見。

我者。外道所計之神我也。我所者。謂五陰是神我所依之處所也。有時或計色即是我。離色是我。我大色小。色住

我中。色大我小。我住色中。一陰計四餘四亦然。成二十。歷過去現在未來。成六十。加根本斷常。有六十二。

見思相續。九十八使。三界生死。輪迴不息。

上六十二見。惟得通定外道所發。今見惑八十八使。加思惑十使。則悠悠凡夫。與諸外道。皆共有之。

當知邪念。眾惡之本。是故智者。制而不隨。

眾生無始。莫不具於邪念。愚人隨而不制。所以成惑。智者制而不隨。所以成智。

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

正觀之法。先了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心則人已一體。而誰彼誰此。惟識則依正不二。而何色何心。誰彼誰此。則彼我之分別忘。何色何心。則色心之能所絕。怨親平等。混和於法界之源。境智圓融。寂滅於真如之海。內惑不作。外境都捐。尚何惑業輪迴之有哉。

菩提煩惱。本性無殊。生死涅槃。平等一照。

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本出淨名經。天台立圓頓宗旨。本依乎此。即大師從天宮悟入。亦得乎此。上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苟微此。則旨無所歸矣。是故能於此二。達本性無殊。平等一照。則心心絕待。念念圓融。三觀正修。思過半矣。

故經云。離我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

微離我我所。則不能觀於平等。微觀於平等。則不能離我我所。言平等者。我及涅槃。二皆空耳。

當知諸法。但有名字。故經云。乃至涅槃。亦但有名字。又云。文字性離。名字亦空。

諸法但有名字。則名無實名。名無實名。則體無實體。如是則煩惱非煩惱。菩提非菩提。生死涅槃亦復如是。故涅

槃云。誰有煩惱。而言毗婆舍那能破煩惱。然則誰有菩提。而言煩惱能障菩提。菩提煩惱。二性既空。則諸法涅槃。但有名字。又文字性離。則名字亦空。名實俱空。故諸法平等。

何以故。法不自名。假名詮法。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名不當法。法不當名。名法無當。一切空寂。

肇法師云。名無召體之功。體無應名之實。無名無實。名實安在。蓋世出世間之法。皆是眾生妄計假立名字。遂執之以為真實。由是緣名責相。逐影忘形。不知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兩皆無當。本來空寂。

故經云。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假名不能詮實法。以其假實不同故也。

是以妙相絕名。真名非字。何以故。無為寂滅。至極微妙。絕相離名。心言路絕。當知正觀。遯源之要也。

妙相但絕名。非無真體。真名但非字。非無真名。良以無為寂滅。至極妙微。故絕相離名。名所不能名心言路絕。思所不能到。如是正觀。方能遯源。

是故智者。正觀因緣。萬惑斯遣。境智雙忘。心源淨矣。是名淨修意業。

因緣者。所觀之事境也。即上所明彼我色心。菩提煩惱是也。正觀者。能觀之理。觀能融事以歸理。即上所明。無差不二。名實雙忘之智慧也。能如是觀萬惑不遣而自遣。境智不忘而自忘。惑遣觀忘。心源了然清淨矣。

○三乘漸次第六

夫妙道沖微。理絕名相之表。至真虛寂。量越羣數之外。

本欲明說。先言無說以標本。蓋無說為所說之理。有說為能詮之教。能了無說則不妨有說。是則終日無言而熾然演

說。終日說法而寂爾無聲。所謂說時默。默時說。大施門中無壅塞。

而能無緣之慈。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逐根性而區分。順物忘懷。施而不作。終日說示。不異無言。設教多途。無乖一揆。

石壁云。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元照。鑒於未形。如來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惟聖人乎。又曰。順物照俗。忘懷照真。終日施為。同歸無作。

是以大聖慈悲。隨機利物。統其幽致。羣籍非殊。

慈悲利物。乃從體以起用。自無差而為差者也。幽致非殊。乃即用而即體。即差別而為無差者也。

中下之流。觀諦緣而自小。高上之士。御六度而成大。三乘漸次渡河。天台判在通教。若約時說。乃在生熟二酥。約化儀說。乃屬於漸。約不定。則如來不思議力。一音演說。得解隨機。約秘密。則如來或為此人說四諦。或為彼人說因緣說六度等。彼此互不相知。今文正明不定。故曰中下自小。高上成大。豈非上中下乘在機。而不在佛乎。

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說而悟解。故號聲聞。此明下智得名之所自也。謂聞四諦聲而悟道。故號聲聞。原其所修。四諦而為本行。

此明下智修行之所本也。謂能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故。

觀無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患六道之輪迴。惡三界之生死。

此明下智趣向之本志也。生死固無常。菩薩處之而不畏。涅槃固安隱。菩薩慕之而未暇。以其有慈悲大志故也。故於

六道三界。處之怡然。聲聞反是故於是。生恐惡患。尋樂求安。

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恒畏其生。證滅獨契無為。修道惟論自度。

此明下智觀四諦所以成聲聞之故。蓋四諦法門。四教通用。惟觀其根性進解何如。圓教亦觀四諦。彼何以獨稱無作。以其能解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等。惟此聲聞則不然。如空中本自無刺。彼故見苦而常懷厭離以拔之。見集而恒畏其生以斷之。虛空亦本自無得。彼故慕滅而獨契之。修道而獨度之。此其所以為下智也。然此但言藏教爾。通教則非然。以其能解色即是空。非色滅空故也。

大誓之心未普。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三界之慈靡運。因乖萬行。果闕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如是則聲聞之道也。

大誓未普。從容與而言之也。若峻辭奪之。正當言其不普。誓既不普。攝化何施。所謂如麀獨跳。不顧後羣者也。六和敬者。石壁云。一同戒和敬。二同見和敬。三同行和敬。四身慈和敬。五口慈和敬。六意慈和敬。余曰。聲聞非無六和之敬。第歸之於空。然而已六和既空。慈悲不運。若菩薩欲圓萬德之果。須順萬行之因。聲聞因行有乖。果德豈能不闕。六度曠然不修。自非小乘何類。所以判入聲聞乘也。

或有不因他說。自悟非常。偶緣散而體真。故名緣覺。梵語辟支迦羅。此稱獨覺。亦稱緣覺。不因他說。自悟無常。單言獨覺也。偶緣散而體真。兼言緣覺也。

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為本行。

十二因緣有三種。三世。一期。一念下且言其三世。

觀無明而即空。達諸行而無作。二因既非其業。五果之報何酬。愛取有以無疵。老死亦何所累。

無明與行。過去二支因也。通教緣覺。能了煩惱即空。結業無作。識。名色。六入。觸。受。現在五支果也。因既即空。果亦何得。故曰二因非業。五果何酬。愛。取。有。三支現在因也。由有現在三支之因。故感未來二支老死之果。愛取既已無疵。老死故無所累。此緣覺觀因緣滅相。入道之法也。

故能翛然獨脫。淨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觀秋零而入真道。四儀庠序。攝心慮以恬愉。性好單棲。憩閑林而自適。

此明獨覺。謂獨宿孤峯。樂獨善寂。觀物變易。自悟無生。如國王見落花而悟道。比丘聽釧聲而證真。

不欣說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燄。

初心菩薩。能說法而未能現通。緣覺獨覺。能現通而不能說法。惟佛與佛。乃兼有之。然而又有現通不現通諸緣覺獨覺。說法不說法諸緣覺獨覺。亦不得一準。

身惟善寂。意翫清虛。獨宿孤峯。觀物散滅。利他不普。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兩非其類。位取中乘。如此。辟支佛道也。

辟支取唯如鹿。亦能匡徒領眾。第利他不普耳。自益未圓。且約通教言之。辟支先侵正使。少侵習氣菩薩至果時。正習俱盡。以此二事。以定三人。今則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在季孟之間。故號辟支迦羅。

如其根性本明。元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先知。

此明菩薩乘。皆由宿乘。積功累德。不止一生。誠非學聚問辨而來。

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

石壁云。有悲無智。愛見是生。有智無悲。墮二乘地。今以忘機之智。導無緣之悲。所以為通教菩薩也。金剛三昧經云。若化眾生。不生於化。不生無化。其化大焉。

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

金剛般若云。滅度一切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此之謂也。

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

石壁云。一謂照真。異謂照俗。真俗雖異。妙旨不殊。解惑例然。自利。則大智為首。已證二空。利他。則大悲為先。長遊六趣。悲智俱運。故號菩提薩埵焉。

原其所修。六度而為正因。

藏通菩薩。皆修六度。應以事理二種別之。今正言修理六度也。

行施。則盡命傾財。

身命財。三者俱施。如此行檀。修三堅法。

持戒。則吉羅無犯。

七聚淨戒。雖最小者。為突吉羅。而亦無犯。況其大者乎。又應云。性重譏嫌。二皆無犯。

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毀譽。八風不動。

經云。我於往昔。節節支解。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石壁云。良由四相即空。順違無地。稱法成想。故曰深明。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精進。則勤求至道。如救頭然。自行化他。剎那之頃無間。

精則不雜。進則不退。不雜不退。以求大道。如救頭然之急。如喪考妣之哀。二利兼行。雖剎那亦無少間。如是可謂真精進也。

禪那。則身心寂怕。安般希微。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

入定之法。宜調身調息調心。入則調麤而至細。出則調細以出麤。住則三事以均調。所謂入出住百千三昧是也。梵語安那般那。此云遣來遣去。即調息之方也。謂菩薩住則修寂。定以自資。出則運四儀而利物。莫非自他兼利之事也。

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真源至寂。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豈非自性無生乎。以此充擴一切。則萬法皆如。而真源至寂矣。

雖知煩惱無可捨。菩提無可取。而能不證無為。度生長劫。

前明菩薩能達假而即空。今則能從空而出假。於無可捨中。吾故捨之。無可求中。吾故求之。不證無為。度生長劫。

廣修萬行。等觀羣方。下及諦緣。上該不共。

般若有共不共。共則三人同修。即下及諦緣等觀。通理不共。則獨菩薩法。非但六度有別。亦乃道觀雙流。

大誓之心普被。四攝之道通收。總三界以為家。括四生而為子。悲智雙運。福慧兩嚴。超越二乘。獨居其上。如是則大乘之道也。

此讚菩薩其心普。其行通。其家大。其子多。而悲智雙運。福慧兩嚴。故能超越居上。以成大乘之道也。

是以一真之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隨機。三乘之唱備矣。

理本無差。教隨機異。諦緣度法。唱為三乘。

然而至理虛元。窮微絕妙。尚非其一。何是於三。

此下示一而為三。三本是一。先明一本非一。令其於三忘三。忘三。則會歸於一。歸一。則一與俱忘。方契虛元絕妙之旨。

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之一而言一。

欲使忘三。先須了其不三。欲使忘一。先須了其不一。是則不三之三則可忘。不一之一則可泯也。

一三非三尚不三。三一之一亦何一。

即一之三。則三即一。故三非三。三非三故。尚不三即三之一。則一即三故。一非一。一非一故。一何一。

一不一。自非三。三不三。自非一。

一尚不一。則三本非三。故自非三。三尚不三。則一本非一。故自非一。

非一一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不立之一。本無三。不留之三。本無一。

夫三因一立。一既非一。而三豈留。一因三會。三即非三。而一豈立。不立之一一既空。又何有於三。故本無三。不留之三三既無。又何有於一。故本無一。

一三本無。無亦無。無無。無本。故絕妙。

一三雖無。若存於無。無則非妙。故即此無。而亦無之。苟無其無。則無有一三之根本。方能臻於至理虛元。窮微絕妙之體。言絕妙者。絕一三有無形對之羶迹也。

如是。則一何所分。三何所合。合分自於人耳。何理異於言哉。

能如此知。則一自住一。元不分三。三自住三。三不合一。今言始從一理。而分為三乘。未合三乘。而歸於一理者。

乃從三乘之機。而自分自合耳。三乘所證之理。豈為人分之果異。合之果同哉。

譬夫三獸渡河。河一甯從獸合。復何獨河非獸合。亦乃獸不河分。

涅槃經。明三獸渡河。謂象馬兔也。兔浮水面。馬才沒身。象直到底。以喻通教三人。破惑證真。淺深有異。然而獸不同。而河自合一。河之一。甯從獸而方一哉。以喻理原自一。非從人合而後一也。即獸自異。而河元不分。以喻人雖三。而理不為之三也。

河尚不成三河。豈得以河而合獸。獸尚不成一獸。豈得以獸而三河。

河祇是一。豈得以一河而合三獸。喻理本不異。豈得以理而合三乘。獸本是三。豈得以三獸而成三河。喻機本為三。豈得以三乘而為三理。

河非獸而何三。獸非河而何一。

石壁云。理不是機。自一。機不是理。恒三。

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曾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嘗一。

喻一理以應三機。而理不為機以成三。三機共觀一理。而機不為理以為一。

獸之非一。明其足有長短。河之不三。知其水無深淺。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

以法合喻。可知。

如是。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

結文亦可知。

今之三乘之初。四諦最標其首。法之既以無差。四諦亦何非大。而言聲聞同觀之位。居其小者哉。

四諦通三乘。亦通四教。十二因緣。則廣說四諦。六度。則舉道滅以該苦集。義通四教。略如前註。

是知諦似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兔為儔。雖復奔波。甯窮浪底。未能知其深極。位自居卑。何必觀諦之流。一槩同其成小。

石壁云。下智不深。觀之自小。上根所造。甯同小哉。如其智照高明。量齊香象。則可以窮源盡際。煥然成大矣。

智照高明。則能觀之智大。量齊香象。則所階之位優。窮源極際。則所證之理深。

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皎然。豈容圖度者矣。

涅槃云。下智觀者。得聲聞菩提。乃至上上智觀。得佛菩提。今論三乘。故不言上上也。

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觀離。菩薩了達真源。知集本無和合。三人同見四諦。證果之所差殊。

只一四諦。三乘所觀不同。以乘三種智慧。聲聞以苦諦為先。知苦而斷集。緣覺觀集諦為先。悟集散而觀空。菩薩以滅諦為首。了達真源。集無和合。四諦同。而證果異也。

良由觀有淺深。對照明其高下耳。

以淺深之觀。對照四諦以明高下。

是以下乘行下。中上之所未修。上乘行上。而修中下。中行中下。不修於上。上中下之在人。非諦令其大小耳。

明三乘之修。有正有兼。上正修上。兼修中下。中正修中。兼修乎下。下根惟能修下。而不能修中上也。

然三乘雖殊。同歸出苦之要。

共破見思之縛。皆出分段生死。不以觀有明昧。而脫苦亦有優劣也。

聲聞雖小。見愛之惑已祛。故於三界無憂。分段之形滅矣。

此去略明聲聞功德。兼判頓漸地位。以寓勸修之意。今此先明聲聞已得斷惑出苦。

三明照耀開朗。八萬之劫現前。六通縱任無為。山壁遊之直渡。時復空中行住。或坐臥之安然。泛沼則輕若鴻毛。涉地則猶如履水。九定之功滿足。十八之變隨心。

此明功德圓滿也。三明照耀等。言三明六通悉皆具足也。九定等。言此神通由禪定之所發也。九定十八變備如法數。

然三藏之佛。望六根清淨位。有齊有劣。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佛尚為劣。二乘可知。

文出法華元義。彼判四教。皆有果頭之佛。若論斷伏修證。階位天淵。所謂邊方未靜。借職則高。論爵定勳。其位實下。故約三藏果佛。與圓教七信位人。定其優劣。故曰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以三藏人。不知有根本無明。況能伏斷。故此六根清淨人為劣也。昔五代錢忠懿王。讀至此不知其義。問天台韶國師。師曰。此是天台教義。當問螺溪義寂法師。師為之釋疑竟。備言天台教藏。此方兵燹毀滅。惟海東諸國完備。王為遣使。齎幣往聘高麗日本。遺文復還。後世獲覩教觀全文。

望上斷伏雖殊。於下迷悟有隔。如是則二乘何咎。而欲不修者乎。

此寓勸修。故以望上雖殊於圓。於下猶勝於迷。以為發端。故曰。如是則二乘之法何咎。而欲不修。

如來為對大根。引歸寶所。令修種智。同契圓伊。或毀或譽。抑揚當時耳。

此釋或者之疑。疑者曰。若聲聞之行當修。何故如來於大乘經。種種呵斥以為焦敗。不成法器。故釋之曰。如來說法。見大機而為小障。令大不發故。或抑小以揚大。抑偏以譽圓。而作此說。然而聞之獲益。事匪徒然。

凡夫不了。預畏被呵。甯知見愛尚存。去二乘而甚遠。如來說法。各有時用。見大機。則呵小以揚大。見小機。則讚小而毀妄。凡夫不了此意。未修預畏被呵。豈知二乘之法。乃瀉愛見之黃龍湯。可以為圓修助道。其若不服。守病而死。誰之過歟。

雖復言其修道惑使諸所不祛。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諂曲。

凡夫之人。徒言修道。惑使不驅。則身口何由而端。心路何由而直。

見生自意。解背真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聖教不依。所以解背真詮。明師未承。所以見生自意。根緣非唯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辨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情。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

世有一等善無宿植。解不生知。假辨聰而談論風生。援經論而傍通曲會。不過誑惑愚聾。撥無因果。

順情則嬉怡生愛。違意則慙儲懷瞋。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儔菩薩(慙儲中心不快貌)。

上既以解驗其邪正。今復以行而測其聖凡。順之則喜。逆之則瞋。居然凡夫三受。胡以菩薩自稱。

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釁又繁。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患鏗然。三途苦輪報之長劫。哀哉。吁哉。言及愴然悲酸矣。

初篇。四重也。過人之釁又繁。言此人之釁隙繞身而多也。大既不修。又譏於小。恣強口而謗說。嬰長劫之苦輪。誠可哀哉。興言實愴。

然而達性之人。對境彌加其照。忘心之士。相善不涉其懷。況乎三業之邪非。甯有歷心於塵滴。

達性而修。對境無非心性。彌照性以成修。忘心而見。逢緣何莫真如。愈達如而忘善。邪非何有。塵滴何沾。

是以鑒元之侶。淨三受於心源。滌穢之流。掃七支於身口。

三受不淨。則元無以鑒。七支不掃。則奚以滌。所貴乎道者。惟是以為快也。

無情罔侵塵業。有識無惱蜎螟。幽澗未足比其清。飛雪無以方其素。

能淨三受。能掃七支。無情自不犯偷盜。有情自不犯淫殺。楞嚴云。心尚不緣色香味觸。身三口四。生必無因。清素之懷。不可雲喻。

養德若羽羣揚翅。望星月以窮高。棄惡若鱗眾驚鉤。投江瀛而盡底。

石壁云。養德似鳥冲虛。彌高智路。棄惡如魚避鉤。謹慎行門。

元曦慚其照遠。上界惡以緣消。

石壁云。智照高遠。量越元曦。三有緣消。功逾上界。解行如此。無以加焉。

境智合以圓虛。定慧均而等妙。桑田改而心無易。海嶽遷而志不移。

道如在己。世間相常。山海任其變更。心志豈隨物轉。而能處憤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明淨。慧解無方。

石壁云。極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也。

觀法性而達真如。鑒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

圓修之人。內自觀性。外合了義。一念性具。何法不該。故能達修善修惡。即性善性惡。心性融通。無法不具。可謂圓頓了義之人也。

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法性而順常情。背圓詮而執權說。

凡事圓修。先須開悟妙慧。如善射者。筈筈相拄。無不中的。心心相照。無不越塵。蓋照性而智自明。智明而塵自越。其或不然。以無法身與般若。胡能致解脫之神效哉。

如是。則次第隨機。對根源而設教矣。

結成佛說。三乘漸教之所以。如其圓解圓行。則不須此。若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性順情。背圓執偏。如來不得不隨機對根說三乘之教矣。

是以敘其綱紀。委悉餘所未明。深淺宗途。略言其趣。三乘之學。影響知其分位耳。

三乘法門。關繫實繁。若欲委知。須尋元文。大部今且略言綱紀。令初學知其分位耳。

永嘉禪宗集註卷上

永嘉禪宗集註卷下

明天台山幽溪沙門 傳燈 重編(并)註

○事理不二第七

夫觀非境不立。境非觀不融。境觀雙冥。乃臻妙覺。故於將修三觀之前。立事理不二之門。為全境發智之體。蓋諦境雖三。不外事理。事理雖岐。不二為宗。故題事理不二以張其本。而此妙境。乃以中道融通為體。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為宗。既以此為境。亦以此為觀。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斯之謂歟。苟不以此置於三觀之前。則無造修之路。故知古人編集。實暗大途也。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

妙悟通衢。祇是了達一切諸法。無非中道實相。譬如庖丁解牛。始解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以喻迷名滯相。雖目前絲毫之物。亦成隔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者。所謂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於大軻乎。以喻妙悟通衢。山河非壅。

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真。了達成智故也。

此正釋妙悟通衢。山河非壅之所以也。以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等。然文出法華。義闡天台。功歸般若。凡修圓行。略須明此三義。一理。二惑。三智。蓋諸佛果地。般若之智。所以無際者。以所照之境。物像無邊。物像所以無邊者。以惑趣若塵沙之多也。惑趣所以多者。正以萬法本源由來實相也。故法華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諸法者。眾生性具十法界。假名。實法。正報。依報。三千之性相也。此十種法界。有性善性惡。修善修惡。

本具九界。名為性惡。本具佛界。名為性善。修成九界。名為修惡。修成佛界。名為修善。而此性具之法。於日用中。能變造一切諸法。故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雖然能造。須知皆不變而隨緣。隨緣而不變。故九法界。能隨染緣。造九法界。迷中一切依正諸法。云萬法者。即指所造諸法也。塵沙惑趣者。即指所起染緣三惑也。惑染為因。萬法為果。由全修惡。即是性惡。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故萬物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是以諸佛菩薩。能從性善以起修。善以般若無際之智。照物像無邊之境。從物像無邊之境。起般若無際之智。境智雙融。始本一合。以成圓明大覺。遠討其功。別無他法。祇以法性本真。了達成智故也。極重在了達二字。學者思之。

譬夫行由通徑。則萬里可期。如其觸物衝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物有無形之畔。渠有窮虛之域故也。

行由通徑二句。喻上妙悟觸物。衝衢二句。喻上迷滯。以其不知二句。寄責合法。以迷者不知物即實相。乃無形之畔。惑即真如。為窮虛之域故也。

是以學遊中道。則實相可期。

中道。則非有非無。而照空照假。實相。則無相而相。相而無相。故能學遊中道。則心心契實。而實相可期。

如其執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

世間萬法之有。凡夫雖見為有。而此有。自有非有之相在焉。涅槃之無。二乘雖見為無。而此無。自有非無之實存焉。如是則有無是非。而當體中道。即此中道。又未嘗不有

不無。而雙照宛然。彼未達者既執有以滯無。豈不歸於邊見哉。

今之色像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究之則無言。

窮。亦究也。如小乘。有析色明空。瑜伽。有慧刀剖析。大乘。有體如幻化。以至了達音聲根本。悉假緣生。求之於因緣。皆不可得。苟色像不空。何以窮之則非相。音聲不實。何以究之則無言。以有例無。一切皆然。故知執有滯無。皆由情計。究之法體。實非有無。

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闐寂。

石壁云。迷則聽不出聲。見不超色。悟則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如是。則真諦不乖於事理。即事理之體元真。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

中道真諦。能不變以隨緣。為生為佛。為色為心。為依為正。為事為理。是則事理皆性。寧乖於事有理無。故即事理之體元真。然而智固性矣。即了知亦性也。既俱即性。豈有妙智獨乖於了知乎。大師對六祖云。分別亦非意。真有味乎。其言之也。

然而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真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

上已略明妙境妙智。為事理不二之標宗。此正欲明理絕言詮。智忘待對。故先明有言。以極乎忘言。有待。以臻乎絕待。若無文言。不足以詮妙旨。若無待對。不足以彰絕待。皆可因言而得旨。得旨而忘言。斯臻其奧也。

譬夫象非雪山。假雪山而類象者。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雪山而為象耶。

此借法喻難齊之事。以比羈兔不同之旨。意言雪山類象者。既不可於山而求其尾牙。例妙旨於假名。亦不得執名而責其實義也。

今之法非常而執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

法本不常。而凡夫執之為有也。法本非斷。而外道執之為無也。聖人應病以設藥。假非有以破常。假非無而破斷。病去藥忘。若夫執藥以成病。則聖人又有非有非無之教生也。

類如淨非水灰。假水灰而洗淨者。此但取其能洗耳。豈以水灰而為淨耶。

石壁云。水灰喻能破。淨喻所顯。意云所顯假能破。能破非所顯。

故知中道不偏。假二邊而辨正。斷常非是。寄無有以明非。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元源者。非常情之所測也。

此正明中道。雖假二邊以顯也。然離有無。中則假二邊以辨正。離斷常。中則寄無有以明非。理既顯矣。中亦不存。故曰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元源。非常情所測者。謂吳雖假有無。不滯有無。雖顯中道。不住中道也。

何者。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達妄名真。迷真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真逐智迴。真妄不差。愚智自異耳。

妄。即凡夫外道。所執有無斷常之二邊也。真。即假有破無。假無破有。所顯之中道也。然彼妄自為妄。不因愚而後出妄。真自本真。亦不因智而後生真。惟其達妄本空。而名為真。迷妄實有。而名曰妄。豈果有妄隨愚而後變為妄乎。

真逐智而後變為真乎。要知真妄本自無殊。特因愚智之不同。而自異耳。

夫欲妙識元宗。必先審其愚智。善須明其真妄。若欲明其真妄。復當究其名體。名體若分。真妄自辨。真妄既辨。愚智迢然。

上文。言妄不隨愚變。真不逐乎智迴。然愚與智。又不可以不分。真與妄。又不可以不辨。苟愚智不分。則愚何以滅。而智何以生乎。苟真妄不辨。則妄何以斷。而真何以復乎。是則審愚智。明真妄。乃修門之要務。然而復須究其名。而得其體。名體立。而真妄辨。則愚智分矣。

是以愚無了智之能。智有達愚之實。故知非智無以明其真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

此欲辨其名體。以為性空之旨。但名體因真妄而立。真妄由智慧以辨。智慧復待愚癡而彰。然但不知何謂之愚。何謂之智。故先釋云。所以稱為愚者以無了智之能也。所以稱為智者。以有達愚之實故也。然又何須立其智慧。蓋非智無以明其真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故也。

何者。或有名而無體。或因體而施名。名體混緒。實難窮究矣。

徵起。何須用智以明真妄以辨名體。蓋世間自有有名而無體者。自有因體而施名者。苟無明鑒之智以辨之。則名與體。混其頭緒。而名下之體難窮究矣。

是以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

今日先言因體施名。謂有名有體之法。蓋體乃名下之實體。故體非名不彰。名乃體上之假名。故名非體不施。是以

言實體。必假其假名。語假名。必藉其實體。名體相因。其來久矣。

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此明有名無體。乃體外施名。但能名其無體。豈有無體之體。以當此名哉。下文假喻彰之。

譬夫兔無角以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譬如人言。兔無有角。此名但名無角。無角則無有體。豈有無角之角。以為其體而當其名哉。

無體而施名者。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也。所名既無。能名不有也。

上明無名施名。名下無實體也。此明無體施名。名中無實名也。

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體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本寂也。

今欲發明事理不二。以為三觀之體。而此實體。必藉名彰者。反顯無假名。則無以名其實體。則有名有體。乃今觀之要義也。宜捨虛名以尋實名。棄虛體以得實體。故反覆辨明。名體虛實。故曰設名本以明其體等。正欲棄虛而就實。故曰無體元虛。無名本寂也。

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體當。何所云為。

上兩句。結上有名無體。下兩句。生後因體施名。

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而施我名。

體。主也。質也。名。賓也。假也。假名實體。不相為倫。故體不自名。要假彼假名以名我之實體。假名非自設。須假此實體而成我之假名。

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為不名而無體耳。

體之未形。名何所名。似無名矣。名之未設。體何所明。似無體矣。然而體雖未形。非如兔無角之無體。名雖未設。亦非如兔無角之未名。故曰。明體雖假其名。不為不名而無體耳。正顯世間之法。有實體而亦有假名也。

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

此正明假名。與夫實體。先之與後。使學者尋名顯體。以悟緣起本無。則性空理顯。以為入道之先資也。體不名生。名生於體。所謂第一義諦。有名有實義也。

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辨者如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源耳。

體為本。而名為末。故體是名之源也。

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

世間之法。惟名與體。推名既得其由。推體復何元緒。下文正明體之緒也。法元如絲。法因如緒。得名之緒。復何所依苟得其緒。可以盡一繭之絲矣。

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

夫萬法雖多。不出十界。十界雖眾。不外性相。性之未形。謂之體。性之既著。謂之相。第性不自相。假緣會以成相。會不自會。假性相以為會。故十地論云。單真不立。獨妄難成。要因不生滅。與生滅和合。而為緣起之法。是則不惟九界虛妄之法假緣起而成。即佛法界真實之法。亦假緣起而就。故四教皆明十二因緣。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也。然此緣起。關乎三世。過去。則已造已成。已造。即無明緣行二支是也。已成。即今世依正二報。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五支是也。現在之果。即前五支。現在之因。即愛取有三支是也。未來。即生緣老死二支是也。今且約現前一念。尋常分別識心。為所觀境以明緣起。即下文恰恰用心時。所用之心。乃以意根為因。法塵為緣。中間生起一念識心。名為緣起之法。中論所謂因緣所生法是也。如是識心。元依性起。性之不變。未隨緣時。乃體不我形。至不變而隨緣時。乃假緣而成體。然而緣非自會。要因性體而成妄緣。

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

體之未形。則性未隨緣也。隨緣。則緣有所會。既未隨緣。則雖有染淨之緣。何所會哉。緣之未會。則緣未偶性也。偶性。則體有所形。既未偶性。雖有不變之性。何所形哉。明隨緣以為所觀。故先明未會以為其本。

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

體形者。如一念識心。十法界中必落一界。謂之體形也。緣會而形者。以根塵相對。而後心生也。但因緣不自會。要因性體形兆。乃能會也。

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

法性。體自形兆。而後緣會生。法者則所生之法無別。與他相會而成其形。乃即性以為其形也。豈非形無別會。而會本無耶。

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則形本無也。

然而單形不立。要緣會而後成形。緣會而形者。則惟緣而無別形。既無別形。則知形亦本無也。此皆二法相破。各顯其無。以絕人之情。非謂果無其法也。私謂隨緣不變之法。固不無。而性由緣顯。則性無自性。緣藉性成。則緣無自性。既並無自性。則緣起無生。性亦自寂也。故云本無以此。

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

石壁曰。法性無體。全指無明。無明無體。全指法性。法性之與無明。徧造諸法。名之為染。無明之與法性。徧應眾緣。號之為淨。清水濁水雖異。清溼濁溼無殊。萬法。言其體也。從緣。言其用也。法既從於眾緣而生。則知法無自體矣。

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

初二句結成性空。次四句正名性之自空。則不當有無。何者。蓋性空則不當有也。緣會則不當無也。非有非無。中道之理顯矣。

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不當無。何者。會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緣會。故曰非無。

緣會之有者。正當是有。為其假眾緣而為體。故依有而實非有也。性空之無者。正當是無。為其因妄情而言無。故雖無而實不無也。故徵釋云。方其會時。而其性本空。故言非有。方其空時。能隨緣而有。故曰非無。

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

今言不有不無者。正言事理不二稱中道。故謂之不有不無。雙遮二邊。非離緣會之有外。別有一無。亦非性空之無外。別有一有。謂之不有不無。即此根塵識心等法。當體雙遮。名為中道也。

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

此中正結顯名之與體。稱為中道。名有召體之功。體有應名之實。以為下文奢摩他等。三法之圓修也。

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非非有。非非無也。

上文顯是。此中遣非。謂言中道。非有非無者。不是尋常於非有無上。又加雙非。非去非有。非去非無。何也。蓋餘經論。為不明法體者。情執未盡。要當於雙非。遣之又遣。故曰非非有相。非非無相。今明緣會之法。有即無。而無即有。敵體相破。情無不盡。理無不顯。豈須遣之又遣哉。

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所宗極圓頓之法。乃即因緣所生之法。當體即空。以其性本空寂故也。當體即有。以其緣會而生故也。當體即中。以其即緣會之有而無。即性空之無而有。如是中道。豈言語可以議。思惟可以度乎。然有境也。觀也。性也。修也。事也。理也。今正言境與性理。若下文言奢摩他等。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方是明其觀也。修也。事也。故知裂此一章。居於第十。使血脈理路斷絕不連。可不惜哉。具眼者。自能辨之。

○簡示偏圓第八

戒中三。應須具。

戒以防非止惡為義。三聚之戒。皆能防止一切惡非故也。

一攝律儀戒。謂斷一切惡。

攝律儀戒有四。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瞋心。打罵眾生。四者不得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

二攝善法戒。謂修一切善。

攝善法戒者。所行之行。能攝一切善法也。謂身口意所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布施等六度之法。無不聚攝。故名攝善法戒。

三饒益有情戒。謂誓度一切眾生。

攝眾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眾生也。能攝之行。即是慈悲喜捨。慈名愛念。能與一切眾生樂故。悲名憐愍。能拔一切眾生苦故。喜名喜慶。喜慶一切眾生離苦得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憶眾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四等法。攝諸眾生也。

定中三。應須別。

石壁云。定以正簡尋伺昏沉為義。

一安住定。謂妙性天然。本自非動。

此安住定。在諸經中立名不同。華嚴稱為法界。法華稱為佛慧。楞嚴稱為常住真心。圓覺稱為圓滿覺性。涅槃稱為三德。起信稱為本覺。智論稱為三諦等。荊溪云。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即當人妙心。含生本性修禪定者。先能悟此。方可全性以起修。全修而在性也。

二引起定。謂澄心寂怕。發瑩增明。

石壁云。理定本妙。迷而不知。今反迷方。還修上定。澄心息妄。發瑩智明。增道損生。功由引起。佛性論云。道前名自性。住佛性道中。引出佛性。余謂準此以明三觀。則前安住。乃是三諦。含生雖具。為惑所覆。荊溪云。見思阻乎空寂。塵沙障乎化導。無明翳乎法性。今修引起。則以空觀破一切法。假觀立一切法。中觀統一切法。三惑之昏妄既除。則三德之靜明得顯。澄心寂怕。則復乎靜也。發瑩增明。則復乎明也。引起之禪定修。安住之禪定得。能辦大事。莫此為功。

三辦事定。謂定水凝清。萬像斯鑒。

石壁云。修因趣果。所辦事圓。道後名果佛性。余謂辦事者。至於果地能辦。化度眾生。禪道駭動。智辨宣揚。無記化化。化復作化之大事也。楞嚴云。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為煩惱。皆是涅槃清淨妙德。此之謂也。

慧中三。應須別。

石壁云。慧以靈鑒不昧為義。

一人空慧。謂了陰非我。即陰中無我。如龜毛兔角。

能了五陰假名。無有主宰。此無之無。如龜無毛。兔無角之無也。

二法空慧。謂了陰等諸法。緣假非實。如鏡像水月。

能了五陰諸法。緣假不實。此之不實。如鏡中像水中月之不實也。前龜毛兔角之無。乃無體之無。今鏡像水月之無。乃無實之無。二無之言雖同。二體之義永異。

三空空慧。謂了境智俱空。是空亦空。

前之人法二境。了達一切皆空。境雖空。而不無能空之智。今則能空亦空。名俱空。是故名為空空慧。

見中三。應須識。

石壁云。見者。增計長非自是為義。

一空見。謂見空而見非空。

見空者。謂能了達人法皆空也。所見者雖空。而能見者不空。故成空見也。

二不空見。謂見不空。而見非不空。

不空見者。謂能了達所空不空也。所見者雖不空。而能見非不空。故成不空見也。

三性空見。謂見自性。而見非性。

性空見者。謂能了見自性也。所見雖性。而能見者非性。故成見非性也。第一於真諦而起見。第二於俗諦而起見。第三於中道而起見。中論云。若法為待成。是法還成待。以其未能忘能所。絕對待故。雖見三諦。而反執成見也。

偏中三。應須簡。

此中所簡三德。乃修禪極喫緊工夫。悟此。則所修一切皆圓。迷此。則所修一切皆偏。若依大部止觀所簡。先約小乘。後約大乘以簡三德。縱橫所該甚廣。所論甚博。舊註於此。亦約小乘大乘以簡偏。然皆不當修門。罔知大旨。其大旨者。正在能觀所觀。能所契合。遠塵離垢以明三德也。蓋所觀三諦名為法身。能觀三觀名為般若。能所契合。名為解脫。即縱橫不縱橫。皆約此以明也。

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

欲明三德有無者。須約縱橫二說以明之也。初約境論三者。所觀中諦屬法身德。真諦屬般若德。俗諦屬解脫德。約觀論三者。中觀屬法身德。空觀屬般若德。假觀屬解脫德。約能所契合論三者。性淨涅槃屬法身德。圓淨涅槃屬般若德。方便淨涅槃屬解脫德。今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約豎論者。知有本具三諦法身。不能全性以起三種般若之修。何有能所契合三種解脫無累之證。故有法身無般若解脫也。約橫論者。於境知有但中之諦。不即二邊。於觀但修中觀。不能即空即假故。有中道法身而無般若解脫。又烏能三諦三觀。境智契合以得果上三解脫圓證哉。私謂此中橫豎。橫約即一之三。豎約次第之三。又橫約三法。豎約境觀能所。

二有般若。無解脫法身。

約豎論者。有空觀般若照真諦。而不能照中道法身。烏能境觀契合以證性淨解脫哉。約橫論者。有三觀之修。而不能徹照三諦之境。又烏能契合法身而得解脫哉。

三有解脫。無法身般若。

約豎論者。有世間等禪定解脫。而不能照中道法身以修般若。又烏能境觀契合以成出世間解脫哉。約橫論者。偏教三乘有果上解脫。而不知圓頓境智。故無真般若與法身也。

有一無二。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或縱或橫。有一無二。皆不能契三德妙性也。

又偏中三。應須簡。

前則有一缺二。今則有二缺一。皆不成圓。故須簡之。

一有法身般若。無解脫。

約豎論者。能從法身之性起般若之修。故有二也。有二。應離垢脫塵。其如昧而不明。故無解脫也。約橫論者。能以空中。照真照中。然但複修。不能具修。故闕俗諦假觀解脫也。

二有般若解脫。無法身。

約豎論者。能以般若空智照見陰空。度見思苦厄。而不能徹照中道。故無法身也。約橫論者。能以空假二觀。觀真觀俗。但能複修。而不能具修圓觀三諦。故無法身也。

三有解脫法身。無般若。

約豎論者。或由宿秉。曾觀法身妙境。自然於塵無累。離染著心。然而此世無般若之真修。故有二無一也。約橫論者。能以假中二智。照俗中二諦複修。而無三觀三諦圓照之具修。故闕一也。

有二無一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問曰。圓覺二十五輪。單複具足。皆屬圓修。今以複修。判歸於偏何耶。答曰。圓覺為攝機故皆屬圓。此中為顯圓。故判屬偏。又圓覺悟圓。則脩複脩單皆屬於圓。此中慮未悟者執之為圓。故判屬偏。

圓中三。應須具。

石壁云。云何三。云何德。法身。般若。解脫。是為三。一一皆具常樂我淨。是為德。

一法身不癡。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

法身不癡者。天台明理即佛之法身也。此是圓智。圓覺諸法。遍一切處。無不明了。蓋含生本有清淨法身。當體如此照明。則不癡。不癡故即般若也。既稱般若。般若豈有染著。故般若無著。即解脫也。以其解脫。故能寂五住煩惱。滅二種生死。以其全體寂滅。故即法身也。論舉一即三。以法身必具般若解脫。只須立二句。不必更至於三。復云解脫寂滅即法身者。為顯三德極圓。如循環之無端。故作如此說耳。又若作二句。則二德有釋。法身無釋矣。為顯法身是寂滅義。故須第三句也。

二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法身不癡。即般若。

義釋同前。但三法中。每以一法為頭。各各互具耳。

三解脫寂滅。即法身。法身不癡。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

如文同前。

舉一即具三。言三體即一。

三德舉一即三。言三即一者。所謂直法身非法身。以法身必具般若解脫。直般若非般若。以般若必具法身解脫。直解脫非解脫。以解脫必具法身般若。如摩尼珠。即體圓。即瑩徹。即具寶。雖是一珠。而有三義。雖有三義。而是一珠。然有性中之三德。則法身般若解脫是也。法身屬一性。般若解脫屬二脩。雖是法身一性。於全性而起般若解脫二脩。故直法身非法身。於法身必具般若解脫。雖是般若解脫二脩。而全脩在法身一性。故直般若非般若。於般若必具法身解脫。直解脫非解脫。於解脫必具法身般若。此就性中論三也。有

脩中之三德。則空觀假觀中觀是也。雖是三脩。乃全性中三德以起脩中三觀。全脩中三觀而在性中三德。惟其全是三德。故三觀雖在於脩。亦可論乎修性。蓋全法身以為中觀。故直法身中觀。非法身中觀。謂法身中觀。必具般若空觀。解脫假觀。全般若以為空觀。故直般若空觀。非般若空觀。謂般若空觀。必具法身中觀。解脫假觀。全解脫以為假觀。故直解脫假觀。非解脫假觀。謂解脫假觀。必具法身中觀。般若空觀。此就脩中論三也。有果上之三德。則三種解脫是也。雖是果德。乃全性中三德。脩中三觀以成果上三德。蓋全性中法身以脩中觀。而證果上性淨解脫。全性中般若以脩。脩中空觀。而證果上圓淨解脫。全性中解脫以脩。脩中假觀。而證果上方便淨解脫也。又此三德。於性中但名法身。於脩中但名般若。於果上但名解脫。以其名分主賓。故圓脩之人能悟此者。單脩亦可。複脩亦可。具足脩亦可。圓覺備明二十五輪。有單脩複脩。具足脩。非惟顯攝機之遍。亦以彰圓脩之妙也。

此因中三德。非果上三德。

正顯前所明三德。乃就眾生因性。并修性以辨也。往人不諳。乃約小乘大乘果證以辨者。有違此旨矣。

欲知果上三德。

石壁云。有曰。禪宗何論於果。故智者歎云。嗚呼。聾駘。若為論道。偽說滋漫。難可紀矣。

法身有斷德。邇因斷惑而顯德。故名斷德。

天台云。法身不顯。過在無明。故曰。法身流轉五道。法身既顯。功由斷德。故曰。出纏名大法身。余謂前二。法身寂滅。此之謂也。

自受用身有智德。具四智真實功德故。

石壁云。準唯識轉於八識。以成四智。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此之四智。能嚴法身。不就他論。故云真實功德。余謂自受用身者。報身也。此之報身。惟佛自己受用。初住已上。等覺已還。所不能見。

他化二身。有大恩德。

如文下釋。

他受用身。於十地菩薩。有恩德故。

石壁云。問。自他受用二身云何。答。自受用身。上冥如理。他受用身。下應機緣。亦是如理如量二智。根本後得二智。然地上聖人。見他受用。即舍那十重。為十地所現。故余謂別明初地。破無明。見他受用身。圓明初住。破無明。見他受用身。今言十地。依華嚴故。

三種化身。於菩薩。二乘。異生。有恩故。

石壁云。大化千丈。小化千尺。并丈六。更有隨類化不定。余謂佛有三身。曰法。報。應。今云自受用身。即報也。他受用。即報即應。他菩薩所受用故。亦可稱勝應。故又今但云化。不云應者。合應為化故。若具論者。須分應化。如釋迦丈六。名為劣應。於法華會。又召十方分身。故知不開。未為詳說。

三諦四智。除成所作智。為緣俗諦故。

石壁云。謂成所作智。多附利他種種變化。是以除之。若準唯識說而實異。大圓鏡智成法身。平等性智成報身。成所作智成化身。妙觀察智遍於三身。存斯兩文。學者詳也。

然法無淺深。而照之有明昧。心非垢淨。而解之有迷悟。

石壁云。結示次位。因果歷然。約法約心。水波無別。論照論解。清濁須分。故無濫於聖階。亦不屈於凡下。如斯奧旨。味而研之。

初入初心。迷復何非淺。終契圓理。達始何非深。

初心迷淺者。不了三德以成偏。終契遠深者。能了三德以成圓也。

迷之失理而自差。悟之失差而即理。迷悟則同其致。故漸次名焉。

悟則同其致者。譬如以清明眼。觀晴明空。惟一晴虛。迥無所有也。迷之而自差者。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見虛空種種非相也。合法可知。

○正修止觀第九

奢摩他頌。

梵語奢摩他。此云止。豎而明之。義當於空。橫而言之。義開三止。廣如止觀中說。今且豎明。有遮義空義。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此承上章。明事理不二。空有雙忘之理。與夫簡示偏圓。三德相即。圓融微妙。乃即有而無。即無而有。即邊而中。即偏而圓。至今全性起修。時觀根塵。緣起一念之心。全修在性。可謂妙契寰中矣。恰恰用心時者。即佛種從緣起。屬會緣之有也。雖緣會而性本空。故恰恰而無心用。是則常無心。何妨恰恰遮止之用。常遮止之用。何妨恰恰以無其心。又恰恰用心時者。照也。有也。恰恰無心用者。遮也。無也。無心恰恰用者。即遮而照。即無而有也。常用恰恰無者。即照而遮。即有而無也。此是圓融止觀。故即遮即空時。以明即照即有也。

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

上且泛明有無一念。遮照同時。今正明奢摩他義。蓋止義如止觀中說有三種。一止息止。二停止止。三不止止。言忘塵而息者。即止息止也。言念非忘塵而不息者。以人之妄念因緣塵。分別而有。塵不忘而念不息也。然而塵之所以得忘者。乃因念息而忘也。蓋此二法。相待而立。存則俱存。忘則俱忘。有一則有二。寄存則偶存也。

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

承上章。蓋言塵忘。豈非息念而忘乎。念息。豈非忘塵而息乎。

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

此明妙止。忘能所。絕根塵之所由也。謂雖忘塵而息。其實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其實忘無所忘。以其能所性空故也。

忘無所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

忘既無所忘。則遺却前塵而無所對。息既無能息。則滅去其念而非能知。

知滅對遺。一向冥寂。

知滅。則忘能知之根也。對遺。則忘所對之塵也。能所圓融。根塵泯淨。則一向冥然寂滅矣。

閬爾無寄。妙性天然。

妄想。寄寓根塵。靈知閬寂。獨脫此之妙性。乃自然而然。實不因修而後得。不修而非無也。

如火得空。火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比妄念之不生。

石壁云。靈知廣大。取譬於空。能所妄情。猶如於火。火投空滅。妄至真傾。一相法門。功德若此。

其辭曰。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
契本真空的的。

妙性寂寂。因忘緣而得。靈知歷歷。由寂寂而生。契寂寂而自歷歷。悟歷歷而自寂寂。歷歷不寂寂。則非靈知矣。寂寂不歷歷。則非妙性矣。當寂寂而歷歷。歷歷而寂寂。則無記昏昧者。昭昭也。契本真空者。的的也。

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

惺寂二法。本是一體。隨用不同。不分而分也。何妨辨乎主賓。如其妄緣既寂之時。則以寂為主。惺為賓。此為主中之賓。要賓來歸主。用來歸體。則寂寂之主有力。不墮於寂寂無記之非。此則是也。不然又成非矣。如其靈知歷歷之時。以惺為主。寂為用。此亦主中之賓。要賓來歸主。用來歸體。則惺惺之主有力。不墮於惺惺亂想之非。此則是也。不然又成非矣。

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

寂。即上之寂也。知。即上之惺也。以知知寂者。即以惺惺而照寂寂也。雖然若以能惺之知。而照所寂之境。則能所宛然。待對角立。如此之知。非無緣知矣。

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

如意喻寂。手喻於知。以知知寂者。如手執如意也。言其未能忘能知之知故也。

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

以自知知者。已勝於以知知寂。然雖是一體。而猶未忘能所。故非無緣之知。

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

手喻能知。拳喻所知。雖離如意。而歸於本拳。拳雖是手。猶有作意而捏之也。且又終存能所兩相。喻以自知知其所知。終不能忘於緣也。

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

上文簡非。此中顯是。謂亦不以能知而知。其寂亦不以自知而知。其知脫去兩重。忘能忘所。如此雙忘。非謂一總無知。同於木石者為是焉。故曰不可為無知。中間自性了了。然而常知。故不同於無情也。

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

手不執如意。以喻脫去初重。亦不自作拳。以喻脫去次重。不可為無手。以喻中有不必脫者。安然如故。故不同於兔角有虛名而無實體也。

復次修心漸次者。夫以知知物。物在知亦在。

此文所示。與前所辨似同實異。同者。亦約兩重能所而辨也。異者。前初重約寂以辨所知。今初重約物以辨所知。善須分別。弗使雷同。況云物在知亦在。則能所兩者俱在。豈同前有知而不能忘知乎。

若以知。知知。知知。則離物。物離。猶知在。

此脫去初重。猶存乎次。亦非真離。以其知猶在故。

起知。知於知。後知若生時。前知早已滅。

此出第三重之過也。後知若生時。即再起能知知於所知。則後知生時。前知已滅矣。

二知既不竝。但得前知滅。滅處為知境。能所俱非真。

前念滅而後念生。故云不竝。以滅處為所知境。既有生滅。復有能所。非妄而何。

前則滅。滅引知。後則知。知續滅。生滅相續。自是輪迴之道。

石壁云。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生滅不斷。即是輪迴。圓覺云。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余謂起過雖與不同。結過輪迴是一。

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

前已簡非。今文顯是。而言知者。但一靈明獨知。無能所。絕待對也。

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

如是但知之。知者。前不接滅而有。後不引起而知。前滅後知。不斷不續。中間妙體。靈然自孤。

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既已滅。豁然如託空。

石壁云。儻顧。還成能所。不顧。如倚太虛。

寂爾少時間。惟覺無所得。即覺無覺。無覺之覺。異乎木石。

豁然如空。復何所得。亦非一總無覺。亦非一總有覺。但即覺而無覺。乃無覺之覺也。故異乎木石。

此是初心處。冥然絕慮。乍同死人。能所頓忘。纖緣盡淨。

人以慮為人。絕慮則同死人。此乃塵勞暫息。乍爾如斯。非如永死者。果永死矣。則入涅槃。豈不快哉。私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一念回光。便同本得。惟圓修頓悟。一超直入。則能所頓忘。纖塵盡淨矣。

閒爾虛寂。似覺無知。無知之性。異乎木石。

第無慮知。非無真知。故無知之性。異乎木石。

此是初心處。領會難為。

結前旨趣。初學難知。

奢摩他之餘。

入初心時。三不應有。一惡。謂思惟世間五欲等因緣。二善。謂思惟世間雜善等事。三無記。謂善惡不思。闕爾昏住。

此三種念。一往言之。初則惡人有。次則善人有。三則中人有。再往言之。三人俱有。惟多少不同。俱為道障。故宜無之。

復次初修心人。入門之後。須識五念。一故起。二串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即靜。

此且總標。下自釋出。

故起念者。謂起心思惟世間五欲。及雜善等事。串習念者。謂無心故憶。忽爾思惟。善惡等事。接續念者。謂串習忽起。知心馳散。又不制止。更復續前。思惟不住。別生念者。謂覺知前念是散亂。即生慙愧改悔之心。即靜念者。謂初坐時。更不思惟世間善惡。及無記等事。即此作功。故言即靜。

前之三念同於前二。但無無記。與之為異耳。

串習一念。初心者多。接續故起二念。懈怠者有。別生一念慙愧者多。即靜一念。精進者有。

後之二念。誠如定判。前之三念。一往可爾。再往言之。自有初心三念頓除者。自有久修浮沉任運者。總以二言斷之。懈怠者有。精進者無。若圓解成就。達念本空。則知幻即離。不作方便。其若不然。如水上擎葫蘆。展轉相依。亦奈之何。

串習。接續。故起。別生。四念為病。即靜一念為藥。雖復藥病有殊。總束俱名為念。

別生一念。雖判為病。猶是藥中之病。然約一念相應言之。雖不可有。約息前四言之。則不可無。即靜為藥。亦未

離念者。藥雖治病。何如無病。不藥為愈哉。又俱名念者。此為坐禪時。靜境正好。於此境上。寂而照之。使離於念。況乃尚未離念。豈非猶屬於念。

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為一念相應。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

石壁云。五念都息。一念現前。一念者。謂無念也。無念之一念。即靈知之本源。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然五念是一念枝條。一念是五念根本。

石壁云。五念非離一念而有。一念不藉五念而生。束為本末之相須。應同水波之無有。

復次若一念相應之時。須識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

此先標列。下文自釋。

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念也。雖無差殊。俱非解脫。是故總束。名為緣慮。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真心。但是昏住。此二種名為病。

前文明病。則三不應有。今又束三為二。惟昏與動。以為惺寂。藥病之主對故也。

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寂寂。謂不念外境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為藥。

病相雖多。不外虛實。藥品雖眾。豈出補瀉。天地生之。醫王則之。不差毫末。

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破二病。故名對治。

良醫因病立藥。亦復因之設方。病有虛實之因。藥有補瀉之力。昏住失於實。以惺惺瀉之。緣慮失於勞。以寂寂補之。天台云。止乃伏結之初門。觀為斷惑之正要。止乃愛養

心識之善資。觀為策發神解之妙術。大哉醫王。可謂神聖工巧矣。

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因藥發病。故曰過生。

圓修之人。須知破過。有能破不如所破者。服寂惺之藥。能治昏妄之病是也。有能破如所破者。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是也。始則豈非能破。今則翻成所破矣。

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此四句者。前三句非。後一句是。故云識是非。

前三句或是執藥以成病。或是藥病不主對。故生過患。惟第四句因病服藥。藥效則病痊。既元神充實。亦體用不孤。故稱為還源之妙性也。

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為正。以寂寂為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

論此二法。謂體則俱體。用則俱用。約相須而言也。若約動靜論體用者。豈不以寂為體而惺為用乎。譬如空之與日。十方世界同一明照。當爾之時。空不異日。日不異空。非體用之必俱乎。然而虛空則靜。日光則動。豈不以空為體。而日為用乎。第以一念靈知。而為主。則不得不以惺為正寂為用也。至於下簡偏圓中。論三德則又以法身為體。般若為用。

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為正。以杖為助。夫病者欲行。必先取杖。然後方行。

先喻可知。

修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不致昏沉。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

心體本寂。因緣慮而生勞。性理本明。緣昏任而生睡。今欲復之勞擾。非寂寂以無功。昏睡。非惺惺而不力。二者相須。缺一不可。第用有先後。治有開除。今論初入定門。必捐塵勞為始。故須以息緣慮為先也。

譬夫病者欲行。闕杖不可。正行之時。假杖故能行。作功之人。亦復如是。歷歷寂寂。不得異時。雖有二名。其體不別。

石壁云。惺惺如行。寂寂如杖。此二相須。奢摩在手。

又曰。亂想是病。無記亦病。寂寂是藥。惺惺亦藥。寂寂破亂想。惺惺治無記。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寂寂為助。惺惺為正。思之。

類通識病。識藥。對治。過生。是非。正助。六門。令學者一一諳練方藥。臨機應變以用之。則無不奏效矣。

復次料簡之後。須明識一念之中五陰。

石壁云。此文來意由前云。一念靈知自性。慮淺學之流。不達一念無念。無念之念。即靈知自性。反認緣塵有知者為靈知。如此則謬之甚矣。故此文以五陰破之。

謂歷歷分別。明識相應。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污穢真理。即是色陰。

五陰之義有二種。一生死五陰。二法性五陰。生死五陰。九界有之。法性五陰。惟佛證之。生死五陰。又有二種。分段五陰。六凡有之。變易五陰。三聖有之。分段五陰。又有

二種。一期五陰。感報有之。一念五陰。緣慮有之。今文所辨。即緣慮五陰也。緣慮為因。一期為果。苟未脫此。焉契靈知。不契靈知。焉超生死。故須識之破之。

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此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總在一念。別分色心。

歷歷見此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有空慧。

人以主宰為義。見此無宰。故契人空。

見如幻化。即法空慧。

法以陰實為義。見此幻化。故契法空。

是故須識此五念。及六種料簡。願弗嫌之。

石壁云。他不見者。謂為煩惱。若不委示。學者焉知。

如取真金。明識瓦礫。及以偽寶。但盡除之。縱不識金。

金體自現。何憂不得。

始則金沙混雜。中則揀沙存金。末則惟金無砂。但能去砂令盡。縱不識金。而金體自現。以喻合法。思之可知。

毗婆舍那頌。

梵語毗婆舍那。此云觀。豎而明之。義當於假。橫而言之。義開三觀。謂空假中。今且豎明。有照義假義。又觀有三名。觀穿觀。觀達觀。不觀觀。廣如止觀。釋名體相中說。

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

境有事理。智亦同之。了世間事境。達正因緣生。世俗智也。了因緣本空。無人無我。真空智也。了空即假。知病識藥。出假智也。了達二邊。惟即中道。中觀智也。今明境智。且言因緣即空。以為出世間空智。所以下文但云緣生性空。及以色即是空。以為修心創步之方。舉一例二。何俟盡說。夫萬像森羅。博地共有也。了與不了。智愚之分也。愚則逐境以飄流。起緣塵之分別。生生故生。生以為生死之因。

智則觀緣生而制止。達物性之空虛。有有而不有。以為涅槃之道。如是則境智相藉。以了以生也。

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

未了境時。而智終不生。未生智時。而境終不了。故知智生。乃了境而後生也。境了。乃因智而後了也。

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

境若非空而不可了。則智生何以能了。今既智生而了。則境本自空。而了無所了也。智若非空而不可生。則境了何以能生。今既境了而生。則智本自空。而生無能生也。

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

若有能生。智則屬有。若有所了。境則屬無。既無能生。智則非有也。既無所了。境則非無也。非有非無。則境空智寂。即空即有。則境淨智明。

無即不無。有即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

上文所論境智互明有無者。不是離無而別有於有。離有而別有於無也。祇無即不無。祇有即非有。無則非無。無即是有也。有則非有。有即是無也。始既雙非。末則雙照。如是妙悟。萬累蕭然。

如火得薪。彌加熾然。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

石壁云。實智照境。如火燒薪。大品云。色大般若亦大。其辭曰。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非著。

楞伽云。不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若起分別。則為境之所縛。達境惟心已。分別則不生。分別不生。則不為境之所縛。能達惟空。則反乎是。故雖緣假境。而亦心無所著也。

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

達性空。即照空也。緣妙假。則照有。此雙照也。達空由緣假而達也。緣假由了空而緣。此雙遮也。雙遮雙照。圓中著矣。

若智了於境。即是境空智。

此言智非境不生。所謂智生則了境而生也。蓋智能了空者。亦由境本自空。而後智能了空故也。

如眼了花空。是了花空眼。

楞嚴云。見與見緣。併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圓覺云。知是空花。即無流轉。二經義明。可以即喻而即法矣。

若智了於智。即是智空智。

智雖了境空。存智智未了。猶如然火木。薪盡木猶存。既然諸薪已。木亦復自然。故自了空已。更以智了智。如是了智智。是為智空智。

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

合法可知。

智雖了境空。及以了智空。非無了境智。境空智猶存。牒結前第一重。所觀雖空。能觀猶在。

了境智空智。無境智不了。

了境智空智者。結前境智俱空也。無境智不了者。總言若能如此。則無有境無有智。而無不了也。

如眼了花空。及以了眼空。非無了花眼。花空眼猶有。了花眼空眼。無花眼不了。

初二句。喻前境智俱空。第三四句。重出能觀之智不了之非。第五六句。顯境智俱空之是。了花。則境空也。眼空眼。則智空也。無花眼不了者。喻無有境無有智。亦無不了也。

復次。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自性。

自性者。諸法自生之性也。人不了之。執法自生於自。果能自生。則不假因緣。以正理而推。世間無有一法不從因緣生者。比如眼識內從根。外從色塵。二者和合。識生其中。離二則本無眼識。豈非眼之為識。無自性乎。生無自性。故其性也空。故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欲推性空。須此二句。若欲觀假觀中。又有後二句。所謂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此是天台傳宗要旨。近有人云。若據教意。大凡一偈。皆有四句以成其意耳。智者離為三觀。似乎支蔓。余謂若三智一心中得。亦出智論。豈龍樹亦支蔓乎。又瓔珞圓覺楞嚴涅槃等經。皆明三觀。若如所破。則釋迦金口誠言。亦支蔓矣。夫為宗師者。教眼亦須具一隻始得。其或不然。難免徐六擔板去也。

一法既爾。萬法皆然。

一切諸法。無有不從因緣而有自性者。

境智相從。于何不寂。

智因照境而空。境由智了而寂。二法相從。能所俱泯。何以故。因緣之法。性無差別故。

因緣之法。雖有差別。因緣之性。本無差別。譬如波有千差。水性不二。不二之性。即實性也。

今之三界輪迴。六道升降。淨穢苦樂。凡聖差殊。

正明因緣之法而有差別也。

皆由三業四儀六根所對。隨情造業。果報不同。善則受樂。惡則受苦。

此明因緣差別之所由來也。

故經云。善惡為因。苦樂為果。

引證可知。

當知法無定相。隨緣構集。緣非我有。故曰性空。空故非異。萬法皆如。

祇如四大。無情搏之以為山岳。有情搏之以為色身。戒善搏之為人天。惡逆搏之為鬼畜。豈非法無定相。隨緣構造乎哉。情念本空。罪福無主。一切性空。何莫非如。

故經云。色即是空。四陰亦爾。

色是幻色。空是真空。迷時全真空為幻色。悟時全幻色證真空。

如是則何獨凡類緣生。亦乃三乘聖果皆從緣有。

石壁云。十界緣起。凡聖兩分。六趣染緣。四聖淨緣。染淨雖異。緣起則同。猶如清水濁水。波溼無殊。

是故經云。佛種從緣起。

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則聲聞以四諦為緣起。緣覺以十二因緣為緣起。菩薩以六度為緣起。佛界以佛乘大白牛車為緣起。復須了知華嚴。能隨染淨緣。具造十法界。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旨。方契諸法實相之宗。

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

日用觸緣。對境莫非因緣生法。而緣生無性。當體全空。全空即寂滅道場。真阿練若處。是故能達此者。何適而非菩提哉。

色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

夫境藉智融。而智隨境遍故。色像遍法界。而般若亦遍法界。前云道場者。指本有法身之理也。今云般若。指修成菩提之智也。境智圓融。斯理有在。因筌得魚。無負空言。前簡徧圓中已明。

故經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

自非達境成智。安令二俱無邊。

何以故。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

重牒前文。以明無非道場般若之旨。

生無能生。則內智寂寂。了無所了則外境如如。

內智本來寂寂。而不寂者。過在不達境空。外境本自如如。而不如者。過在無能達智。若了生無能生。了無所了。尚何智而不寂。何境而不如哉。

如寂無差。境智冥一。

境如。即智如。智寂。即境寂。元是一體。今悟生而無生。了而無了。境智冥一。如寂無差。則法身般若冥合而不分矣。

萬累都泯。妙旨存焉。

天台云。直解脫非解脫。解脫必具法身般若。皆由境智圓融。能所不二。故能超塵越累。慧翅高飛。

故經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如是則妙旨非知。不知而知矣。

般若雖以知而為其用。苟存其知。非真般若矣。惟其無知。而無所不知。如是之知。則不知而知矣。

優畢叉頌。

梵語優畢叉。此云止觀等。亦名中道妙觀。在止觀中。此屬圓頓中攝。乃即前二觀。即豎而橫。即橫而豎。亦雙遮雙照。非遮非照。

夫定亂分歧。動靜之源莫二。愚慧乖路。明闇之本非殊。

動靜明闇。病也。定亂愚慧之所由生者。是皆支流。考其源本。莫不從明靜之性生也。觀其支流莫不異。觀其源本莫不同。愚迷則從流出流。因靜而生昏。因明而生亂。智悟。

則從流遡源。破亂以為靜。破昏以為明。是以欲明止觀不二之旨。標昏動明境。之源。

羣迷。從暗而背明。捨靜以求動。眾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

羣迷非無其明。祇背明而從暗。非無其靜。祇求動而捨靜。所以為愚迷也。眾悟非無動。能背動而從靜。非無其暗。能捨暗以求明。所以為智悟也。

明生。則轉愚成慧。靜立。則息亂成定。

明生何以能轉愚而成慧。靜立何以能息亂以成定。以其動靜之源莫二。明闇之本非殊。是故可以縛而可以脫。蓋為物所轉。故為昏為動。若能轉物則為靜為明矣。

定立。由乎背動。慧生。因乎捨暗。

定立既由背動。則動不可以不背也。慧生既因捨暗。則暗不可以不捨也。

暗動連繫於樊籠。

暗之與動。何須背捨。以其能連繫於生死之樊籠故也。

靜明相趨於物表。

靜之與明。何須還復。以其能趨於煩惱之物表故也。

物不能愚。功由於慧。煩不能動。功由於定。

靜明何以復。定慧何以成。以其得大體而能起大用。大用現前。則物不能愚。而煩不能亂。遠討其因。則功由止觀。

定慧更資於靜明。愚亂相纏於暗動。

得定慧相資。則本體靜明。靜者而愈靜。明者而愈明矣。若愚亂相纏。則本心暗動。暗者而愈暗。動者而愈動矣。

動而能靜者。即亂而定也。暗而能明者。即愚而慧也。如是。則暗動之本無差。靜明由茲合道。愚亂之源非異。定慧於是同宗。

即亂而靜者。如虛空本無動靜。風生則動。風息則靜。然風亦依空而生。所以拂衣則有。垂裳則無。拂之垂之。由乎人。豈非即靜而動。即動而靜乎。即暗而明者。亦如虛空。本無明暗。日出則明。日入則暗。然日亦依空而住。所以揭之則有。覆之則無。揭之覆之。亦由乎人。豈非即明而暗。即暗而明乎。法性亦然。合之可知。故曰暗動之本無差。愚亂之源非異。如此。則靜明由茲合道。定慧於是同宗矣。

宗同。則無緣之慈。定慧。則寂而常照。

宗同。則定慧合一。當中道無緣之慈。雙忘乎定慧也。定慧。則寂而常照者。當生緣法緣之慈。雙忘乎空假也。

寂而常照。則雙與。無緣之慈。則雙奪。雙奪。故優畢叉。雙與故毗婆舍那。

雙與。即中道之雙照也。雙奪。即中道之雙遮也。故三種止觀。一一各有主對。

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

奢摩。當靜義。然法性之體立不孤然。故雖寂而常照也。

以毗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

毗婆舍那。當觀照義。然法性之體亦不孤立。故雖照而常寂也。

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

優畢叉。當止觀等。既非寂而非照。亦即照而即寂。今文為顯中道故。且言其雙遮。

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說真而即俗。非寂非照。故杜口於毗耶。

此正結歸真俗中三諦。以明所宗空假中三觀。故奢摩他雖當於止。亦名為空觀。毗婆舍那雖當於觀。亦名為假觀。優畢叉雖於止觀等。亦名為中觀。蓋法性至元。義極於三。

至於煩惱菩提。般若涅槃。亦惟極於此三。噫。明明大道。昭昭耳目。聞而不信。見而不行。肆無目而浪行。甘蹙足而望路。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觀心十門第十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疏忽。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元源。

十門生起者。凡百修行。入道須悟諦理真實。然後觀門得體。可以全性起修。能如是修。必得相應。苟不相應。則精進者有上慢之失。懈怠者墮疏懈之非。前出觀體。言略意周。重出觀體。義圓法備。廣略相從。然後造修有路。求寶知方。復慮修心。前多歧逕。或執非以為是。或以是而為非。是非之中。最宜明識。一切義門。皆憑詮旨。詮旨有會。方契佛心。則一一行門無非圓通。若如是者。則左右逢緣。觸迷成觀。不執觀以迷旨。不封言而惑理矣。

第一言其法爾者

法爾者。自然也。謂法法皆爾。性是天真。蓋真如之理。法爾不變以隨緣。一切諸法。法爾隨緣而不變。

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不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

心性。即真如異其辭爾。虛通。言其體德。此心真如。於三際時。十方處。虛空了無一物。融通毫無窒礙。如大火聚。四邊不可湊泊。爍破一切思慮緣影。故曰心性虛通。真如絕慮。然而現見眾生有緣慮之心。舉則動。息則靜。與心性真如二之殊之者。皆迷而不自覺悟故也。云何謂之迷。又云何謂之悟。須知迷無別迷。祇於諸佛悟處而成迷。悟無別悟。亦祇於眾生迷處而成悟。故一切動靜。遠尋其源。與心性虛通之源莫二。一切緣計。遠尋其根。與真如絕慮之心非

殊。楞嚴云。佛告文殊。十方如來與諸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靜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是則心性虛通。真如絕慮。其猶清明之空。眾生緣慮昏動。其猶捏目以見空花。方其捏目以成花時。果有花乎哉。果無花乎哉。果有起滅動靜乎哉。果無起滅動靜哉。然而花即空也。空即花也。其猶動靜。即心性之虛通也。緣計即真如之絕慮也。故曰。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苟明此義。則其旨皎然矣。

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

此以現事證成上義。苟動靜之源與心性虛通有二。緣計之念與真如絕慮有殊。何以故。若惑見紛馳。用觀法窮之究之。而此惑見。當處銷融。唯是一寂真空。以是驗之。斷非虛也。

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

靈源者。即上所言心性真如之體也。虛通者。以其絕慮故也。故云不狀。方其動靜緣計未狀之時。如鏡臺鑑物不差。莫逃其狀。非以心性虛通真如絕慮而然乎。上句證念起元同。下句證離念廓照。

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

此以果德大用現前。以明全是眾生因心本具。如果上法眼能鑒乎俗。全由因心靈源不狀。鑒之以千差。慧眼能照乎真。全由因心惑見紛馳。窮之惟一寂。佛眼之功圓著者。全由因心一寂如理智。千差如量智。雙消中得來。所謂因超果海。果徹因源者以此。

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元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

上文所說。固是得意元談。又不若取質捨文。結歸實際。此正事理不二。簡示偏圓。正修止觀中。深切旨歸。三諦一境之法身。三智一心之般若。境智冥合之解脫也。蓋圓伊之道。非縱非橫者。正以所觀之境屬法身。當此三諦圓中之一諦也。譬彼圓、最上一點。第此諦。舉一即三故。直法身非法身。以法身必具般若解脫。以此中諦。即真即俗故也。能觀之觀。屬般若。當此三觀真空之一觀也。譬彼圓、左邊一點。第此一觀。舉一即三故。直般若非般若。般若必具法身解脫。以此空觀即假即中故也。能所冥合。屬解脫。當此三脫。屬方便淨解脫。譬彼圓、右邊一點。第此一脫。舉一即三故。直解脫非解脫。解脫必具法身般若。以此解脫。即法身般若故也。若親切指示。即當人現前一念。性具諸法。依正差殊。即解脫也。居於一念無有差別。即般若也。即一念而諸法。即諸法而一念。即法身也。此為所觀。即是法身。能觀此三。即是般若也。能所冥合。絕思絕議。即是解脫也。

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

一心深廣者。則豎窮橫亘。無心不三智也。無境不三德也。無塵不三解脫也。如是微妙。不可思議。逢緣對境。無非出生死之要。舉足生心。何莫入菩提之路。

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眾生從真起妄。如從源以出流。行人返妄歸真。如從流以溯源。是故修行善入流者。正在即流得源。不遠而復。其若捨流而別尋源。則愈求愈遠。流者一念識心是也。源者。一念空假中是也。故曰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第二出其觀體者

祇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觀者。三觀也。體者。三觀出生安立之處也。祇知一念者。不須緣理斷九。離此一念別求清淨真如也。一念即空。何般若而不具。一念即不空。何解脫而不有。一念即非空非不空。何法身而不圓。此大師所傳。天台一宗。即陰觀妄。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性具之旨。舊注欲改祇字作應字。豈知宗旨者哉。

第三語其相應者

空破見思。與般若相應。假破塵沙。與解脫相應。中破無明。與法身相應。

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

人逢逆順之境。喜怒縈之於懷。以其心不空也。若得心空。不因讚譽而喜。不為譏毀而憂。以其心空而無所受故也。

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

喜怒不形於色。古之高士。及修忍之人。皆能行之。惟刀割不苦。恐不能以強力忍。若忍辱仙人。為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而無煩惱。金剛經云。爾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此則身與空相應。乃能若是也。

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

依報者。謂人身正報所依一切受用物也。若素位君子。於富貴患難無適而不自得。則已能忘得失略喜慍。矧修禪之人。依報與空相應者。得失能擾其心哉。

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

愛見俱忘。空之力也。慈悲普救。不空之力也。始則旋假以入空。次則旋空而入假。故能不住無為而利益諸趣。

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

與空相應。內則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與不空相應。
外則山花若也逢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

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

石壁云。貪求已滅。理順於空。給濟恒施。事符於假。
肇法師云。般若之門觀空。漚和之門涉有。

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

法華云。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開居於初。菩薩無明初破。
初見實相。能與中道相應故也。

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
昧起。

石壁云。一塵諸塵。惟約依報。祇於一塵。即入即出。
即雙入出。即不入出。於依報中。一一自在。於正報中。亦
復如是。三昧者。此云正受。良以不受諸受。名為正受。

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
生。

香臺寶閣者。自受用身所居實報莊嚴土也。即以之而嚴
土自用。即以之而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

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天台約六即以辨圓位。即。故不生退屈。則前二門中事
也。六故不生上慢。則相應門中事也。故知相應一門。已當
明位矣。

第五誠其疏怠者

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
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喻中雖云。非船何以能度。意在勸人登舟。法上雖云非觀無以明心。意在策人入觀。蓋此誠怠。為知觀人說。不為未知者說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

祇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祇知。照也。不知。寂也。即照而遮。故即空不空而雙非也。即寂而照。故雙照也。非去非有。乃是照空。非去非無。乃是照有。前出觀體者。且正顯中。重出觀體者。中亦不立。存然亡然。不可得而名焉。斯臻元妙。

第七明其是非者

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

此章來意。為明重出觀體之所以。蓋言心不是有。故即空。心不是無。故即不空。心不非有。故非非有。心不非無。故非非無。

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

釋前所以。何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以是有是無。即墮是故也。何故心不非有。心不非無。以非有非無。即墮非故也。

如是。祇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

石壁云。結指是非俱非。對前相待之非。未是絕待之是。

今以雙非。破兩是。

非。不也。即前心不是有。心不是無之兩不者。以破是有是無。

是破非是。猶是非。

是。即是有是無之是。既以不而不去者。豈非非是。猶是非乎。

又以雙非。破兩非。

雙非。雙不也。即前心不非有心不非無之兩不者。以破非有非無。

非破非非。即是是。

非。即前非有非無之非。既以雙不而非去非去。則是存。豈非。非破非非。即是是。石壁云。權立為是。慮犯無窮。向下結成。還成能計。

如是。祇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

石壁云。如是下。結上兩重。未是下。釋上一重。破所立能。此亦破之。故云。不非非。不是是。下釋上二重。病去藥存。此亦破之。故云。不不是。

是非之惑。綿微難見。

石壁云。問。此惑為復障理障事。答。能障於理。非障於事。乃由無明不了。橫計是非。陰宰若亡。是非都泯。

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石壁云。是非幽微。其義最細。察之無象。尋之無踪。若非智眼朗然。云何能祛此見。

第八簡其詮旨者

詮。即能詮。旨。即所詮。欲其始則因詮而會旨。終則得兔以忘罣。故須簡之。

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

大品云。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

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

石壁云。理智非行。藉行熏成。圓覺云。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今謂旨即正因。宗即了因。觀即緣因。余謂非也。應以旨作正因。宗觀皆作了因。蓋此宗。非五重中之宗。

乃宗趣之宗。義屬於解。解之與觀俱屬了因。若明緣因。取助道法門。

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理得之於內。言得之於外。未有形直而影不端。理明而言不當者也。宗會之於心。觀深之於行。未有聲和而響不順。宗會而觀不深者也。

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

始因宗而觀深。藉旨而言的。終因觀而宗愈會。藉言而旨愈明。

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石壁云。理明則言廢。智會則觀亡。且旨即理。宗即智。言即教。觀即行。應知理顯因言。是以忘言。智明因觀。是以忘觀。得免忘筌。誠如此也。

第九觸途成觀者

未諳上之入門。則凡有修入。如著弊絮。荊棘中行。觸處罣礙。既解此已。則歷緣對境。觸途成觀。如風行空中。一切無障礙也。

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

石壁云。言移。則設教千端。何乖其旨。觀移。則造修萬種。安易其宗。良由理智同源。機緣異轍。是以言兼權實。觀帶淺深。為明宗旨。元微欲顯。且隨言觀。

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

石壁云。言移則教別。理顯無殊。觀改則行遷。智明不異。

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

石壁云。不異之理是宗。此宗全理。故云即理。無差之理。此理全智。故云則宗。理智如如。言觀泯矣。

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

石壁云。宗旨體一。而立二名。如鏡與光。亦彰二號。因言達理。藉觀契宗。理智既其齊明。言觀即為方便。

第十妙契元源者

夫悟心之士。甯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

悟心之士。全性以起修。則旨即是觀。全修而在性。則觀即是旨。故不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因筌而得魚。決不執筌以為魚。體顯名忘。決不循名而忘體。故不滯言而惑理。

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

石壁云。言不能議。理本非名。心不能思。智元絕慮。天台云。口欲言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余曰。大師所說妙觀之宗。正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為其主。故於第十妙契元源。究竟指歸也如此。

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石壁云。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真實。體無不現。故曰妙契寰中矣。

永嘉禪宗集註卷下(終)